

美赫主

第十九卷

作者：宝·喀邱瑞

翻译：石灰

校对：方寸

目录

美拉扎德闭关工作	1
继续美拉扎德闭关	31
普纳达善	44
闭关中的闭关	91
美拉扎德宇宙工作	131
古鲁帕萨德闭关	148

美拉扎德闭关工作

纽约州伍德斯托克的两名艺术家，林恩和菲利丝·奥特，从邻居伊冯·赖利那里听说美赫巴巴。伊冯和丈夫汤姆，1958年在默土海滨见过巴巴，汤姆在大学期间跟菲利丝很熟。1964年5月26日，奥特夫妇致信巴巴：

我们打算来印度见您。我们之所以来，是因为对我们俩来说，这是今生要做的唯一真正重要之事。我们相信您就是弥赛亚、阿瓦塔、救主。我们渴望您的恩典，只渴望您，我们只渴望这个。那就够了。

我们相信，通过您的恩典，我们会服务您的宗旨。我们相信您的宗旨无上重要。所以说我们来拜访您，对我们无上重要。在我们见您之前，我们将一直是您的忠诚爱者。

1964年6月4日，巴巴致电回复奥特夫妇：“来信让我满意。你们可明年5月来访，但不是现在。给你们俩我的爱与祝福。”

在古鲁帕萨德的上下午，巴巴会和男满德里坐在小侧间。有时人们来求达善，若干人从数百英里外旅行过来，但按规定，巴巴不见他们。他确实破例过，比如一对挪威的男女青年，希拉里·辛丁拉森和罗伯特·米切尔斯（会见巴巴后一年左右结婚）。希拉里由阅读《神曰》得知巴巴，该书令她深深折服。她在印度亲如回家，旅居期间身穿纱丽。

另一次破例是纽约来的哈里·肯莫尔，6月19日抵达普纳，居住一周，每天访问古鲁帕萨德。阿娜瓦丝获准，从6月1日起住十天。普卡也来短住。6月20日，大阿迪被召到普纳，就某项工作来见巴巴。

有一次，巴巴对哈里·肯莫尔谈到他的苦难：“**我背负着宇宙负担，在身体、精神、灵性上皆受苦。我的身体痛苦，身边的人有目共睹。我的精神痛苦无限强烈。至于我的灵性痛苦，它永无止境。**”

巴巴最后说：“**当我打破沉默时，它将是受苦的结束。**”

6月末，巴巴开始感到右侧背部剧痛。建议他去看格兰特医生，他同意，但拒绝拍X光片。6月30日，给巴巴做了血糖和胆固醇检测。发现血

尿素过高，格兰特医生诊断，疼痛原因在于肾脏。巴巴的食谱停止摄入蛋白质，他们返回美拉扎德后，疼痛减轻。

过去两年，巴巴遭受三次严重肾绞痛，两次排出麦粒大的结石。因颈部疼，他每天还要戴特制颈圈一段时间，偶尔会让高荷给他热敷，以获得些缓解。

巴巴将于 1964 年 7 月 1 日率男女满德里前往美拉扎德。普纳爱者欣喜获悉他们获准在滨江花园聚集，为他送行。而天公添美意，雨季已开始，巴巴启程前一周，昼夜下雨。这使他们不可能聚集滨江花园，而改为 7 月 1 日早晨被召到古鲁帕萨德。

彭度、宝和阿娄巴忙碌将行李装车，因众多爱者在场，很难将行李搬上卡车。爱者信徒围着巴巴而坐，堵着他们的路。巴巴边频繁指示彭度赶快，边微笑着，愉快地坐在爱者中间，同时马杜苏丹唱着爱歌。

装车完毕后，巴巴起身离开，领他穿越拥挤人群很艰难，但男满德里做到了。巴巴坐入车中，一个普纳男子感情爆发之下，冲去要达善巴巴，但阿娄巴挡住路，制止他。

车道通向大门外，信徒们成排地站在两侧。巴巴的车缓缓驶过，人们依次涌向前，快速触摸或亲吻他的手。漫长的分离夏季后，他们和车里的他共处的时间太短暂，车驶过时，他们心中喊道：“巴巴……美赫巴巴……我的巴巴……我的父亲！”

巴巴坐车窗旁，朝他们微笑，把手伸出更远，让他们更易亲吻或触摸。他们的脸上洋溢着爱，留在原地，眺望着轿车转过拐角，从视野消失，上路返回阿美纳伽。

离开普纳地界后，便无下雨迹象，沿着通往阿美纳伽的公路，前方是绵延的干旱田野。旅行期间和过后，美赫巴巴显得疲惫不堪，但如同风向标，他的外表健康每一刻都在变。一时红光满面似玫瑰，下一刻如枯萎的花儿。尽管他的肩上肯定承受着宇宙重担，在他的无限苦难中，时而可见散发出无限极乐之光辉。

他们抵达阿美纳伽后，巴巴的举动颇不寻常。他指示司机在库希如大院旁停车。通常他会直接驱车至美拉扎德，不会停留。谁都不知，昨日有个贾巴尔普尔的大学生，26岁的戈卡兰·斯利瓦斯塔瓦，来达善巴巴。1961年，戈卡兰在大学教授巴特纳伽家中看到巴巴照片，深受吸引，多日后问教授那人是谁，遂初次得知巴巴。后来他参加了1962年的东西方大会聚。

戈卡兰·斯利瓦斯塔瓦一直想，本地邮差多幸运，可每天造访美拉扎德。他到阿美纳伽后，费拉姆建议他去美拉扎德，因为巴巴一到那里，不会允许戈卡兰访问。费拉姆给他一大叠攒积的邮件。戈卡兰因此成了幸运的邮差！他把邮件送给卡卡后，卡卡领他参观了美拉扎德。（几年前，戈卡兰参加国民学兵团时，曾赴坪坡岗地区训练，无意中到美拉扎德借盐，佣人给了他。）

巴巴在库希如大院附近停车后，把手伸出窗外，让每人亲吻。费拉姆过来，转交另几封寄往美拉扎德的信件电报。戈卡兰知道巴巴在闭关，未靠近。但有人告诉巴巴他在，他遂被召上前。巴巴向他伸出手，慈爱地抚摩他的颊。戈卡兰第一次有机会近距离看巴巴的脸，并注视他的眼睛。那一幕触动他的心，永不忘却！由于巴巴闭关，他若不停车，戈卡兰决不会有幸那样瞥见巴巴。

巴巴在奥兰加巴德路的D. S. P. 拐角处再次停车，拉塔和近20名爱者在此等候。他们也有幸亲吻巴巴的手。

巴巴抵达美拉扎德，入口饰有花彩以示欢迎，主屋门槛前绘着彩粉图案。巴巴拥抱了卡卡，美拉扎德享有特权为至爱提供庇护，再度绽放光彩。



1964 年，普纳

从普纳返回后，巴巴继续闭关，不离开美拉扎德。之前有时会去美拉巴德，但自 1962 年 8 月顾麦去世后，他停止访问那里。若有需要，他会召帕椎或邓肯从美拉巴德过来。（帕椎于 1964 年 7 月首周被召到美拉扎德住几日。）同理，他偶尔会把曼萨丽、凯克巴德家人和宝的家人召到美拉扎德。

巴巴每天两次来满德里大厅——上午 8 点半至 11 点，下午 1 或 1 点半至 3 点。该惯例基本持续到最后。巴巴在大厅，会让人出声读信件电报，还同男子玩牌消磨时间。弗朗西斯对这些游戏很感兴趣，甚为享受，要是发现手气差，会嚷道：“不行！”

1964 年 6 月 27 日，巴巴为他的沉默 39 周年纪念日授述此讯：

没有任何爱与真理的讯息，能把求道者拉近对它们的真实体验；但我的打破沉默，将粉碎求道者的无知硬壳，对其揭示讯息之真义。

全体联系巴巴的爱者，要于 1964 年 7 月 9 日午夜至 7 月 10 日周五午夜，保持沉默。那些因故不能保持沉默者，要于 10 日上午 8 时至晚 8 时，全天不饮水禁食 12 小时。

期间，关于他的沉默，巴巴表示：“**于我沉默时聆听我，因为当我打破沉默后，将一无所剩让你聆听！**”

7 月 12 日，周日上午，瓦曼开阿迪的车，把凯克巴德送回美拉扎德。

与之同时，那年夏季，约翰·海恩斯为华盛顿特区的一名国会议员做事。他和总统林登·约翰逊的女儿露西成了朋友，对她谈到巴巴。他通常下午造访白宫，在那儿做些工作。巴巴致电他：“巴巴很高兴听说，巴巴让约翰在白宫做的工作，以及约翰获得机会在高官们中间派发巴巴著作。”

值此期间，邓·斯蒂文思迁居加利福尼亚。他随后旅行至印度，7 月 31 日拜访巴巴。斯蒂文思获准在美拉扎德住几天。每次他来访，巴巴会让他回去时，把爱讯带给艾微·杜思、她女儿夏闵与苏非们，还有阿兰·尤埃尔，他现在旧金山的大学读心理学。

邓·斯蒂文思是标准石油公司的高管，薪酬丰厚。他曾经想，自己应该从事更富于人道主义的行业，比如当医生、教师或顾问，考虑放弃石油业。他决心下次来印度，把他的决定告诉巴巴。抵达后，寒暄结束，邓说：“巴巴，原谅我拿这事烦你，可我的个人生活中有件事挺重要的，我很想跟您谈谈。”巴巴面露兴趣，示意他继续说。邓才说几个字，巴巴就开始同埃瑞奇交流别的事。

邓又开始说。听了几句，巴巴又开始同埃瑞奇交流。他就某事询问邓。邓回答得太投入，彻底忘了他的改行计划。上飞机离开印度时才记起，为失误甚感难过。

邓决心，下回见巴巴时，要提出这话题。那是在数个月后。他到后，立马开始说；可同样情况又发生了。巴巴一开始仔细听，然后换话题，斯蒂文思又给忘了。在飞机上记起，对自己愈发失望。

邓决定，下次要想方设法，与巴巴充分讨论此事。到印度后，他说：“巴巴，我脑子里有件事缠着我；它深深困扰我。我多次谈起此事，可总这样那样地被岔开话题。”这一次，巴巴直视他的眼睛，让他继续说完。

邓切入要点，说他感觉是时候换行业了，这时被巴巴打断。“你认为谁把你放在石油业的？”他问。邓大吃一惊。答案显而易见。巴巴继续：“**我把你放在石油业，因为这个环境最有利于调动出你这一生必须消耗的业相。我把你放那里，现在留在那里。**”

巴巴的话对邓有极大的影响，完全改变了他对自身职业的态度。“现在我不再把职业当成苦工——一条挣钱的途径好让我能做其他事，”他说，“它成了激动人心的探险。我期待去发现路途上，巴巴可能把我置于怎样的情形，以最优地解决问题。”

自从返回美拉扎德，宝的守夜职责从每天下午2点半或3点开始。但巴巴不会那时召他，因女子们会和巴巴在一起。而让宝坐在不远处、拉诺的走廊上（因巴巴随时会召他），巴巴总在5点女子们离开后，召他过去。宝看不出有何理由，每天让他下午3点待命，在走廊等候2小时。他有印地语信件要回复，找不到其他时间写信。

有些日子，巴巴早晨7点就来满德里大厅，宝得在场，直到11点巴巴去用午餐。之后巴巴返回时，宝也得坐在大厅；下午3点巴巴回房间，宝得跟他去，值班到午夜。因此，他仅有2小时可利用——上午11点至下午1点——期间他要洗澡，吃午饭，处理印地语信件，等等。可有时信件太多，没有足够时间回复所有来信，所以宝对让他每天闲坐2小时感到受挫

和恼火。这样过了多日。宝遵命从下午 3 时至 5 时坐在走廊，认为自己无所事事。

一天上午在大厅，巴巴指示宝：“给今天接到的所有来信写回信。”并指出某封信尤为紧急。

可宝尽最大努力，都未能完成任务。时间一到，只好去拉诺走廊等候。

下午 5 点，巴巴把他召入房间，问：“你写完那封信了？”

宝感到受挫，脱口说：“我哪有时间，巴巴？我没有时间写回信。我从 3 点钟一直坐在走廊，没做工作。我等了又等，想知道您何时召我，可你从未在 5 点前召我。我只好每天这样浪费两小时，抽不出时间回信。”

巴巴痛切地回复：“你在说什么？你是傻瓜！你以为你在无谓地闲坐？你以为你没做工作？等候我的召唤是你可能做的最伟大工作！我通过让你坐走廊上所取得的工作，不能与回信相提并论。

“喜马拉雅山中的睿希（圣贤）和牟尼（沉默瑜伽士），在雪地的钉床上打坐，以保持清醒念记我。他们长年等待我的召唤——我依然不见他们。钉子扎入皮肉，他们没有睡眠，经受无数磨难，等待我到最后一息。可我依然不召见他们。

“看看你，舒适地坐在椅上等我。而且肯定，我将在 5 点召见你。你应该感到开心，我在两小时内就召见你。你不必静坐多年等我的召唤。我不是让你无谓地坐着。等待我召见怎可能是浪费你的时间呢？你以为，你坐那里没做工作。告诉我，等待我召见难道不是工作？你不知道，你在做多么重要的工作。”

宝认识到巴巴话中的真理。

此时在美国，菲尔·考恩斯和对象相处时遇到问题。尽管姑娘觉得爱菲尔，对他有感情，却不接受美赫巴巴。菲尔就此写信给巴巴。1964 年 6 月 15 日，巴巴通过埃瑞奇回信：“巴巴要我对你传达：你不仅要淡出和所述女孩的关系，而且要分手。现在是爱真正至爱——巴巴并为之吸引的时候了，对真正求道者来说，这才是真实追求。”

菲尔·考恩斯依旧有找对象的问题，他感到困惑，自己该不该结婚。他就此写信给巴巴。1964年7月，巴巴通过大阿迪回信：“婚姻不会妨碍人爱神。不管你结婚还是单身，都不要紧。重要的是你爱我并服从我。爱之祝福。闭关中的巴巴。”

通过阿迪的另一封信，巴巴忠告菲尔：“你选的女孩起码应该接受巴巴；否则，你将偏离生活目标！”

1964年8月，巴巴通过阿迪寄给菲尔此讯：“巴巴想要你知道：一个人是否爱他服从他，对他没有影响；有影响的是，他，巴巴，是人类和造物界的爱者，这带来影响。爱与祝福。闭关中的巴巴。”

1964年8月中旬，索菲·凯利女士，带女儿、兄弟和侄子，从孟买驱车到美拉扎德。他们之前没见过巴巴，同爱者也无联系。他们先去古鲁帕萨德，被告知巴巴住处。凯利女士是犹太人，孟买一所著名预科学校，希尔-庄园中学的校长。她读过《神曰》，觉得她必须会见巴巴。

巴巴罕见地破例，允许全家人来见他。他表示，她女儿白皙漂亮，让他想起拉德·丁普夫尔的女儿“3B”。会见巴巴后，凯利一家在美拉扎德又待了两小时，同埃瑞奇和弗朗西斯交谈。凯利女士告诉埃瑞奇：“我读过许多形而上学的书籍，但《神曰》首屈一指。它是唯一的权威著作，逐步揭示了造物界及其目标的完整公式。它完美无缺。”

8月5日，艾微致信玛妮说，她想把苏非教和吠檀多教的术语表收录在第二版《神曰》中。8月20日玛妮回信说主意不错，巴巴赞成。拉德·丁普夫尔随后开始整理术语表。

8月20日，巴巴开始说心脏区域疼痛。4天后，把格兰特医生请到美拉扎德，做了心电图，可此时疼痛已减轻。巴巴再次验了血，表明尿素水平过高。因此，巴巴必须摄入低蛋白食物。而由于高血糖，他得控制摄入碳水化合物；由于高胆固醇，又不可摄入脂肪。高荷对该给巴巴吃什么食物左右为难。

查尔斯·坡德穆对记述巴巴生平的原著《至师》予以扩写，新传记书名为《神人》，1964年由伦敦的乔治爱伦和爱文出版社出版。8月13日他寄给巴巴一本书，并写道：

我寄书给您时，清醒意识到其不完美。写作对我是很棒的体验，我希望书页中对之有所传达。我希望表达出我在其他书中学到的更多东西，因为现在我似乎才知道，我应该写些什么……

书收到后，巴巴于8月22日电复坡德穆：“你写《神人》时投入的爱，已伴随你寄的第一本书抵达我，使我非常开心。”

一个阿美纳伽的马尔瓦尔人，去年同期见过巴巴。8月24日，他带了近12人到美拉扎德，包括一个纳西科的萨度，名叫罗伽特·马哈拉吉。萨度在巴巴跟前极度傲慢，冷嘲热讽。但巴巴似乎毫不介意，反而亲切待他。离开前，马尔瓦尔人对巴巴道歉，因为萨度的举动让他觉得不好意思。

另一个扰人的访客，是精神失常的孟买年轻女子拉提·巴里瓦拉。8月底，她见了巴巴近半小时。巴巴指示她立即回孟买，可她不听，9月1日晚8点半许，溜达回到美拉扎德，干扰巴巴休息。巴巴传话，应该用车把她送至阿美纳伽，坐上火车回孟买。

9月1日，巴巴还让邓肯离开美拉巴德，赴英国探望他患癌临终的兄弟。一周后，邓肯飞离孟买。（注：1964年10月中旬，兄弟在英国去世后，邓肯于11月返回美拉巴德。）

那年降雨不足，阿美纳伽地区的农民庄稼欠收。饮用水同样成问题，因为井干涸了。9月6日周日，中午时分，30个阿冉岗村民坐牛车，近15英里一路唱歌，来到美拉扎德。因巴巴闭关，他们犹豫能否进院，但彭度听到他们的响亮欢呼，去跟他们谈。他回来禀告巴巴，下午3点巴巴把他们召入大厅。“跟我说实话，你们为何来这里？”巴巴问。

他们对他讲，缺水的危急状况和濒临饥荒，并请求他赐雨。巴巴回复：“别担心，我会处理的。”他分了帕萨德，10分钟后村民离去。归途中，开始下雨。他们欢呼巴巴，回到阿冉岗。9月9日起，连降三天暴雨，避免了旱灾。

9月13日周日，60多名村民来美拉扎德，为降雨向巴巴致谢。巴巴亲切接见他们。他们给他戴花环，他给每人几颗糖果帕萨德。他要一些人唱歌，让另一些人讲述他们在阿冉岗中心的活动。这引出问题所在：他们做工作时之间出现一些争执不和。巴巴鼓励各位工作者在他面前诉苦，清理他们之间的问题。他忠告他们要互爱，这时一名男子说：“爱您很容易，巴巴，互爱却很难！”

巴巴回话：“我知道，但如果你们那样做，它将是比让你们今天来此的赐雨更大的奇迹。尽最大努力，我会帮助你们。”

与此同时，北印度发生严重旱灾，成千上万穷人挨饿。报纸上充斥着灾情报道。每天上午在大厅，处理完通讯和待办事务后，若有时间，巴巴会说：“现在我们听些假新闻！”意思让埃瑞奇读些新闻提要或有趣的文章。

宝听到旱情时，想起那些饥民，自感无能为力减轻其可怕痛苦。一天他读到，有个著名实业家开设了免费食堂，向许多穷人施食。他很高兴看到这则新闻，也把文章读给巴巴听。宝的反应是，心忖：“这是真正无私服务的范例。神给此人财富是好的，因为他用来利益他人。”

当晚，他伴随巴巴，为他按摩足，心里忽然想起那个实业家。又开始想，这人一定多了不起，多慷慨。巴巴突然问：“你在想什么？”

宝照常说：“没什么。”

巴巴坚持：“对我说实话。”

于是宝袒露心迹——关于北印度穷人的灾情，无私富商开设免费食堂，等等。巴巴回应评论：“他不是在做无私服务，而是在做最自私的服务！不过他做的事情是好的。”

宝震惊了，巴巴解释：“他‘服务’的背后是自私动机——他为了名望和声誉这样做，让照片和名字见诸报端。他想变得受欢迎，希望民众认为他仁慈慷慨。还想让政府看到，他捐出大笔钱财做慈善，为此可以申请免税。”

“再来看你。你满怀着爱，不带动机地服务我。整个宇宙在我里面。那个资本家，哪怕他变得真正无私，都决不可能服务整个宇宙。故他的服务与你的服务之间有着天渊之别。你通过我，在服务整个宇宙。”

尽管宝那年 38 岁，他对世俗人情欠缺经验，颇为天真。

哈佛大学的两名教授及临床心理学家，蒂莫西·利瑞博士和理查德·艾伯特博士，在纽约市米尔布鲁克的 3000 英亩私人庄园里，用多种新的强效毒品（后称迷幻剂）做试验。1964 年 8 月，利瑞博士和艾伯特博士带一批哈佛大学的学生，驱车到附近的伍德斯托克，听达文·肖作关于巴巴的讲座。尽管利瑞博士和艾伯特博士曾听说，美赫巴巴是关于意识的首要“灵性权威”，这是他们首次被引见给一位实际遇见且认识巴巴的人。自 1932 年起，达文·肖一直是美赫巴巴的弟子。

达文·肖讲座的听众当中，有个社会关系专业的研究生，24 岁的艾伦·Y·科恩。认识达文·肖后，科恩对巴巴产生兴趣，开始阅读相关资料。9 月 29 日他致信默土海滨的吉蒂，描述他对 LSD（麦角酸酰二乙氨）的体验。在一个优美怡人的日子，科恩曾带着美赫巴巴的《语录》来到林中空地，并吸食了毒品。他写道：

据我的意识（当然那不再是我），也就是说，我的自我，所记得的是：它是愉悦、狂喜的，很接近成道。现在，我确实无法评判该体验处于什么层次——但事后听来，大致等于灵魂面对着无限（同时仍认为自身有限）。

现在谈谈这些（改变心智的）迷幻剂，诸如 LSD、麦斯卡林和裸头草碱。我不知道你熟不熟悉这些药、其效力或相关争议。就我所知，要是没有这些药给我的效用，我是决不会遇到美赫巴巴的。它们给予一段不限定时期的超意识，扩展的意识，自我死亡，等等。（当然不是自动的，而要通过适当的配备和环境。）

尽管迷幻药被用于心理治疗、教育和纯粹低层次的场景，我开始明显看出，它们最适当的用途是：获取灵性自由（或者至少有助于人看见道路）。我还有种感觉，这些迷幻药（实为普通植物中发现的天然化学物质）的存

在并非偶然事件，其增长的影响很可能是重大的一步，（最坏情况下）会松弛我们的扭曲文化，（最好情况下）增强迈向灵性自由的驱动力……

不过，依我的合理浅见，这类体验的可行性，是解放自我和人类的最激动人心的前景之一（当然，同爱与服务的道路并存）。可以把它比作一门技术，类似静心……它能够极有效地突破我们自我的‘游戏’和陷阱。

吉蒂不清楚这类毒品的影响，对艾伦·科恩的来信感到震惊，将信转寄给巴巴。巴巴虽然在闭关，但让人读了信。1964年10月10日，巴巴通过阿迪给科恩回信：

我很高兴告诉你，我能够把你来信的主旨传达给阿瓦塔美赫巴巴，尽管他当前在闭关。

美赫巴巴指示我，把他的祝福与爱送给你，并且告诉你，他很高兴你在学业过程中一直想念他。美赫巴巴想要你研读《神曰》，因为该书将有助于你理解，无常生命的秘密和永恒存在之真理。

《神曰》这本书，对所有渴望理解生命和宇宙的根本目的及机制的学生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教科书。《神曰》向我们揭示，所有的体验，甚至求道者在通向成道的灵性道路上（意识内化的自然进程中获得）的体验，皆属于幻相领域，短暂无常，毫不重要；而跟灵性道路上求道者的体验相比，一个实验室里的外行人用毒品试验所诱发的体验，更是何等地虚假和令人分心！

美赫巴巴表示，唯一真实的体验是对真理实在的体验，因为一旦获得成道，它是持续、永无间断的体验。

求道者惟有让自己谨慎地避免所有虚假的实验，并谦卑地投靠神爱的庇护，才可能体验神即实在的遍在光辉。

惟有通过将全部的爱——纯洁、简朴和无染之爱——投入爱神，才可能证悟神。当他对神（惟独神）的爱臻至顶峰，与神结合的真渴望达到最强，那时求道者的自我断言才处于最低点。

此阶段的求道者处于第六意识层面，面对面看见神及其全部荣光。求道者有意识地、持续不断地体验神的光辉。他在“看见”

神荣光的持续不息体验中，没有对波动的任何担忧。即使这个面对面“见神”的最崇高体验，都未达到唯一真实体验——与实在之神合一。

一个真正渴望与神（实在）结合的灵性求道者，绝对有必要避免这些假修行：瑜伽姿势和练习，静思除了至爱上帝之外的对象，用某些毒品的效力和各种饮食风尚做试验。这些事情不会提升求道者，也不能使他脱离幻相的窠臼。一旦求道者撤离或被抛出所采用的技术制造的效力轨道，这些做法引发的体验就逐渐消逝。

通过使用“改变心智”的麻醉品所引发的所谓灵性体验都是肤浅的，并且极大地增加人对（只是实在影子的）幻相骗局的上瘾。

这些毒品可能暂时让人体验貌似自由，但这种自由对努力从生死轮回中解脱的求道者，实则是个沉重的包袱。

知道有些药可减轻人类的痛苦是好的，了解具体的药用于特定疾病则更好，运用具体的药利益于人体健康则最好。

但没有任何毒品能够促进求道者的进步，或者缓解与至爱上帝分离的痛苦。爱是唯一的推进器，唯一的良药。求道者应当全心全意爱神，直到忘记自己，在自己和他人内里认识至爱上帝。当你研读《神曰》时，将懂得：求道者要证悟神，没有至师的恩典是多么不可能，因此对于真诚的灵性求道者，将自己臣服于已证悟神的至师，具有无上的重要性。

由于阿迪的这封信和后续通信，艾伦·科恩遂停止使用毒品，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同期，10月18日周日，马文·坎彭抵达美拉扎德，会见巴巴。他在印度班加罗尔参加埃索公司的化学品东方销售会议。伽吉瓦尼和司机驱车，把他从孟买送到美拉扎德。（在普纳停车过夜，美赫吉陪他们到美拉扎德。）他们获准逗留几小时。上午，巴巴就爱、服从和抓紧他衣边的必要性，对

坎彭讲了半小时。坎彭带了 35 毫米的摄影机，巴巴允许其拍摄他在大厅，包括同伽吉瓦尼和坎彭在一起的几段彩色镜头。坎彭在曼谷给满德里买了几件泰式丝绸衬衫（未能找到给巴巴的纯粉色衬衫）。巴巴温和地责备他带这些东西，提醒他此前曾指示他“莫带礼物”。



1964 年 10 月 18 日，马文·坎彭，美拉扎德

当天下午 1 点至 5 点，有一场卡瓦里节目。巴巴召十名男子出席：大阿迪、萨若希、查干、鲁斯特姆·卡卡、巴吉拉施、兰格勒、达克、瓦曼、巴斯克和普雷姆·基纳尼。

10 月 22 日，格兰特医生来美拉扎德，又做了心电图。还采了巴巴的血样。所有检测结果，除了尿素，都大有改善。

24 日，寇诗德从孟买来，同女子们居住两天。

10 月末，美赫巴巴宣布，若健康允许，他会于（1965 年）5 月在普纳给东方爱者、12 月在孟买给西方爱者施达善。迅速通知西方爱者，而几周后把这些计划通知东方爱者。

11月1日周日，巴巴把普纳中心工作者召到美拉扎德，为古鲁帕萨德的达善活动商议安排事宜。他们答应安排一切事务。巴巴要求他们，参照东西方大会聚的做法，在古鲁帕萨德后方搭建类似遮棚。尽管最初巴巴表示，会在5月的前15天施达善，现将日期削减为5月1日至6日。会后，普纳爱者离去。



1964年11月1日，美拉扎德

站着：弟弟佳尔、马杜苏丹、罗摩克里希南、卡姆卜里、苏巴若玛尼亚姆、
辛德、萨达希乌·帕特尔、巴夫萨

坐着：美赫吉、普若塔普·阿希尔、巴巴、索曼

两天后，11月3日，一巴士的安得拉信徒来到美拉扎德。由于闭关，巴巴只见大家5分钟。

11月巴巴的健康依旧很差。自格兰特医生上次来访，巴巴心脏疼痛过一两次，但持续很短。经用药治疗，总体上频次减少，尚可忍受。但巴巴感到很虚弱。伴随疼痛，还有沉重和压迫感。另外，巴巴整个腿部都长了瘙痒的疥疮和皮疹，几天后消退。



1964年11月5日

普卡去年居住古鲁帕萨德期间，跟巴巴谈过他一直考虑的一个主意：即让一批信徒买一大片土地，以便在哈默坡建一个定居点。巴巴准许了，计划规模宏大，于11月15日至19日哈默坡的年度美赫集会上启动该项目。巴巴派瑙萨里的霍桑·巴如查、阿美纳伽的达克夫人做他的代表，11月6日他们先到美拉扎德拜见巴巴，后启程赴哈默坡。

巴巴拥抱他们，说：“把我的拥抱带给哈默坡的千万聚会者。”全国各地的许多爱者都参加集会，包括瑜伽士修达南德·巴拉提、加尔各答的G·S·N·穆提、碧谷姆·阿克塔、莫汉-赛伽，以及普纳、孟买、德里、德拉敦、贾巴尔普尔、那格浦尔和阿美纳伽等地的人们。

居住区被命名为“美赫普里”（普里意为圣化的社区居住地）。在居住区中央区域，放置了奠基石，以竖立真人尺寸的巴巴大理石像。大理石板由美赫吉运来，上面安置雕像。（巴巴曾特意站立这块石板上并合十致意男满德里。）还运去巴巴祝福过的，闭关山的两块巨石，11月18日由巴如查医生置入地下，用水泥砖块浇盖。巴巴还寄去他的一张特别照片，由伽吉瓦尼揭幕。

巴巴致电普卡、克夏夫·尼伽姆和师利帕特·沙海，表示他们为美赫普里和集会投入的爱与努力让他很高兴。1952年11月巴巴首访哈默坡，旅行经过美赫普里的当初地点时，对普卡指出那块地方。当时普卡不懂巴巴手势的意思，以为巴巴在问田地里的庄稼，就天真作答那是粟。巴巴微微一笑，普卡不知巴巴想表明什么，意识到巴巴的手势比他的猜测有更深意思。12年后，为美赫普里选购了同一块土地，他才认识到当年巴巴手势的意义。

普纳工作会议期间，巴巴曾告诉他们：“如果你想看见我并见证我的爱，就去哈默坡吧。我将在那里。”那些前往者发现他在那里，并被神爱之洋浸透而归！

吉姆·米斯特里致信孟买组：“他们仍处于美赫普里集会的恍惚状态，在那里体验到对巴巴压倒性的爱，令他们惊叹不已！”这是巴巴的里拉（神圣游戏）。闭关期间，他会远离爱者；然而他们未被剥夺达善。他的闭关愈严格，各地愈感受到他的在，诸如瑙兰伽的美赫达姆，哈默坡的美赫普里，迈赫瓦的美赫之居，科弗尔的美赫斯坦，德拉敦的美赫达姆和美赫村等处。

11月25日周三，下午2点，一个在印度生活了11年的英国人来到美拉扎德。是塔勒岗的R·查克拉帕尼让他来的。他成了弃世者，改用梵文名“马亨德拉·纳施”。有个僧侣随行。[注：马亨德拉是印度教神祇因陀罗的梵文名。纳施是奎师那的梵文名，意为“保护者”。对瑜伽士、睿希、牟尼、萨度和弃世者来说，采用神祇之名很常见。

会面时，巴巴问他：“你从这里去何方？”

“哈德瓦。”他回答。

“从哈德瓦去？”

“贝拿勒斯。”

“你要继续这样漫游多久？”

“我不是漫游，而是拜访圣地。”

巴巴对他解释：“神在内里，只能在内里找到。应当从内里，而不是从外部寻找他！外部旅行寻找他没有价值。”

那人回答：“我在准备定居某地的过程中，完成这过程后，我将停止漫游。”

巴巴评论：“停止漫游是很难的。惟有诞生对神的爱，漫游才会逐渐停止。头脑应当在爱火中焚为灰烬；当它被烧焦后，你的所有漫游将止息。”

三天后，11月28日，邓·斯蒂文思到印度，短访巴巴。美赫吉从普纳驱车送他到美拉扎德。一进满德里大厅，巴巴就问邓：“摩诃普罗来亚，你可知它是什么？”

未等回答，巴巴继续打手势：“它是神吸入和呼出整个造物界。”

邓总会尝试逗巴巴发笑，这次也试了。“是，巴巴，我对它够了解的。我一想到，我若身陷其中会发生之事，就感到难过。这辈子不容易，一切努力付之东流会让我伤心。”

巴巴没有笑，实际上甚至未微笑认可。“根本不是，邓。当你被（神）吸入时，你实际上正是以当前的状态被储存起来，直到造物界再次被呼出。

“那时，当某个行星系统到达适当的发展阶段时，你就从（摩诃普罗来亚之前）中断的地方获得转世并且继续内化。”（注：关于摩诃普罗来亚，大消融或大吸入的进一步阐释，请参阅《神曰》英文版 119 页和 248 页。）

“不可思议，”邓自忖，“神的创造里没有一丝的损失或浪费。”

1954-55年同艾微·杜思完成编辑《神曰》，以及1955-56年编辑《听着，人类》后，邓休息了相当长的时间，未参与巴巴文字方面的创造性工作。前次来访时，他们拥抱后，巴巴首先对他说的事情之一是：“邓，最近你用巴巴的文字做些什么？”

邓明白巴巴的意思，事实上他感觉挺内疚，活得太悠哉。尽管如此，他回答：“巴巴，其实我一直没用您的文字做什么；我只是享受您的爱！”

巴巴看似满意，微微一笑，换话题继续。但半小时后，他突然直视着邓，重复问：“说真的，邓，你用巴巴的文字做什么？”

事已至此，邓不再回避，坦承说：“巴巴，其实我什么都没做。我对自己感到羞愧。我有种感觉，应该回头开始阅读您的文字，再研读一遍，因为其他编辑工作现已结束。”

巴巴简单回应：“去做吧。”接着又换话题。

邓下次来访时，巴巴首先问的事情之一又是：“现在，邓，你用巴巴的文字做了什么？”

邓忘了上次的事，对自己的疏忽感到难过。他真诚地回答：“巴巴，我很惭愧。生活太忙了，我给忘得一干二净。但我向您保证，家庭作业没做好，我就不回来。”巴巴微笑，点头同意，迅速换话题。很快访问结束。

邓回美国后，翻出C·D·德希穆克编辑的五卷版巴巴《语录》。他七八年前初读语录时，印象不是很精彩，他常想自己应该重读一遍。本次重读让他震撼，简直句句珠玑，一针见血。他纳闷从前自己怎么读的，领悟不到字里行间的诸多精妙处。

这回邓重返印度，读过《语录》中的内容令他深深折服，便主动对巴巴提起话题，说：“巴巴，我兑现了诺言。回去重读《语录》，觉得文章棒极了。

“事实上，我感到《神曰》和《语录》可能将成为您授予的基础书籍——实乃圣经，可供正在敲（旧金山）苏非教中心和世界各地诸多巴巴团体之门的年轻人研读。”

邓·斯蒂文思进一步解释，继续说：“但在读《语录》时，我注意到，文风更像印式英语而非美式英语。有时，有点别扭，我无意中必须花时间重新倒置语句，才能理解意思。我认为，您应该让人重新编辑成公认的西方文风。”

巴巴注视着邓·斯蒂文思，打手势：“我同意。你来做。”

邓无奈地感慨，怎么给自己揽上这么艰巨的任务。巴巴接着指示斯蒂文思，同大阿迪商议此事，当时阿迪有巴巴多部著作的版权。他去商量，阿迪同意。就这样，启动将《美赫巴巴语录》重新编辑成一套三卷平装本的项目，后来在日本印刷，由苏非教再定向公司发行到整个英语世界。（注：美赫巴巴离开肉身后，邓·斯蒂文思继续做《语录》工作。他监管将《语录》译成西班牙语和法语，还将《神曰》译成西班牙语。）

然而，这并不是巴巴关于编辑和最终重译他的文字所做的最后评论。邓对《语录》工作数个月后，一次访问美拉扎德时，巴巴问他工作进展情况。正如任何项目时有发生，邓的活力显然处于低潮，他不假思索地脱口说：“现在快结束了，巴巴，可我不知道这一切工作将带来多大益处。”

巴巴对他的话显得惊讶，打个惯常的手势，让邓直抒胸臆。“喏，我听到许多人说，文字，如果有什么用，也只会遮蔽真理，头脑最终不可能掌握真理。甚至最深爱您的一些人都说，在追求成道的过程中，连巴巴的文字都应搁置一边。”

“人们这样说巴巴亲授的文字？”他近乎震怒。

邓默默点头：“是。”

巴巴相当不快，飞快地继续打手势，埃瑞奇读出：“你必须明白，每当巴巴授述文字让爱者使用和阅读，他都给这些文字加持了灵性能量——就像一枚灵性原子弹！这样，有人阅读这些文字时，即使对所读的内容一个字都不懂，仍然会吸收一部分的灵性能量。而该能量对其灵性进步将会非常重要。”

巴巴最后说：“这是你的责任，邓，把巴巴说的话告诉人们，让他们要从事巴巴文字工作并阅读巴巴的文字，因为这对他们的灵性进展将有极大的助益。”

邓有一次访问期间，巴巴派他第三次去埃洛拉石窟，这次和埃瑞奇同行。邓忆述：

我们在“海得拉巴的尼扎姆”招待所宿夜。埃瑞奇受令在夜幕降临时带我去，石窟已对公众关闭，不得进入凯拉什庙。巴巴指示过我：要单独进入庙堂，盘腿坐在地上，返回美拉扎德后，要对巴巴讲述我的体验。我独自坐在庙堂，一时没什么感觉。接着忽然，我感到一股临在，把我吓坏了。我离开庙堂，跑到庙外埃瑞奇等我的地方。回美拉扎德后，巴巴问我有何感受。我对他讲到我的惊骇，他诧异地望着我，未作评论。埃瑞奇告诉我，巴巴曾常坐在那个主庙堂，同时埃瑞奇在门口站岗。

1964年11月底，第38届罗马天主教国际圣体大会在孟买举办。期间巴巴爱者向代表们派发了17100份《宇宙讯息》手册。一个孟买爱者写道：“我们不应该让子孙后代指责怪罪我们：没有对人们说，他们期待的基督复临已经发生，基督本人就在我们中间。”教皇保罗六世也从罗马来参加会议，于1964年12月2日飞抵孟买（注：教皇抵达的时间，几乎与八年前巴巴在乌达拉遭受第二次汽车事故的時刻重合）。这是天主教教皇首次访问印度。

与之同时，一场佛教徒大型集会由西藏人达赖喇嘛在鹿野苑主持举办。（鹿野苑是贝拿勒斯附近的村庄，2500多年前，乔达摩佛首次讲道处。）巴巴评论：“发现以教皇为首的世界各地大量天主教徒，和以达赖喇嘛为首的世界各地大量佛教徒，于我当前降临期间，在印度两个不同地点同时召集会议，有着重大意义。”

12月1日，诺希尔·伊朗尼从哈默坡之旅返回，继续住美拉扎德。桑吉瓦妮·达克也作为巴巴代表去了哈默坡，6日随达克来美拉扎德，汇报他们的行程。拉玛、希拉和美赫纳施一起过来。7日邓肯从英国返回美拉巴德，11日下午2点到美拉扎德见巴巴。

德里的哈吉万·拉尔最近去了英国，带回患抑郁症的儿子印德。12月10日上午10点，他们获准来到美拉扎德。巴巴告诫印德什么都不用担心，只要留在印度，恢复健康。还叫他每月给巴巴写一封信，并参加来年5月的聚会。

自12月16日周三下午起，巴巴的髌关节一有承重就剧痛。疼痛持续到次日，高荷推测，可能如之前发生过的，有小块碎骨，伤及关节内部。17日下午1点半，邓肯被召到美拉扎德为巴巴检查，帕椎随行。

巴巴的弟弟小阿迪，带妻子芙芮妮、两个孩子达拉和希琳从英国回来，12月15日到阿美纳伽。17日上午，他们来见巴巴。小阿迪获准常访美拉扎德。有几次，经巴巴允许，带全家人过来。

12月中旬，几个不期而至的西方女子，同样获准会见巴巴。一个是克拉丽丝·亚当斯之女，21岁的辛西娅。在澳洲墨尔本读完大学后，辛西娅决定周游印度。和朋友詹妮丝·卡姆（不是巴巴爱者）做好同行的全部安排后，辛西娅写信给弗朗西斯·布拉巴赞，问她有无可能见到巴巴。

弗朗西斯回信说，巴巴处于最严格的闭关，根本不可能。辛西娅料到如此，同另几个澳洲大学生一起乘船出发。

两个澳洲姑娘于12月19日抵达孟买，辛西娅打电话给阿娜瓦丝，阿娜瓦丝当晚正要去美拉扎德，庆祝美媞的生日。（阿娜瓦丝和恺娣获准在美拉扎德住一周庆祝美媞生日，还有蔻诗德从孟买，玛奴·杰萨瓦拉从普纳，也获准同样来住一周。）

阿娜瓦丝对两个澳洲女孩见巴巴的机会也不乐观，但她说至少会为辛西娅试试。辛西娅为巴巴和女弟子带了一些礼物，阿娜瓦丝就带去给他们。

次日上午，两人计划去象岛石窟旅游，可“由于某种原因”，辛西娅改主意，决定下午再去。幸亏如此。不久，旅馆电话响了，纳瑞曼通知她，巴巴召她们俩去美拉扎德。下午，她们与纳瑞曼、恺娣和霍玛·达达禅吉会合，一起驱车去阿美纳伽。他们在普纳宿夜，12月21日上午9点到阿美纳伽。阿迪告诉他们，巴巴指示辛西娅和詹妮丝应于10点去见他。故两

人去萨若希和纬露家等待出发时间，纳瑞曼、恺娣和霍玛则继续驱车去美拉扎德。

在萨若希和纬露家，辛西娅·亚当斯和詹妮丝·卡姆，结识了另一个西方女子。她就是昨晚到的美国人，菲利丝·奥特。事实上，因菲利丝在那里，才弄混让詹妮丝过来。巴巴通知阿娜瓦丝，只应让辛西娅和菲利丝过去，而詹妮丝应留在孟买。可阿迪打电话给恺娣说，“辛西娅和她朋友”应该过去，他把菲利丝·奥特当成辛西娅·亚当斯的熟人。菲利丝·奥特已离开孟买，故恺娣以为阿迪是指詹妮丝·卡姆。将此事报告巴巴后，他决定：“让詹妮丝也来。”所以，看来他始终打算让她来见的。

休息后，三人由萨若希和纬露驱车送去美拉扎德。大阿迪、小阿迪和他家人，坐另一辆车尾随。抵达停车时，弗朗西斯先出来迎接他们，把他们直接带入大厅。巴巴身穿粉色上衣，已坐在那。他一一拥抱他们，叫他们在墙边的垫子上坐下。

巴巴问起詹妮丝·卡姆，她回答自己是辛西娅的老友。巴巴转向辛西娅，问：“你妈妈好吗？”辛西娅说：“她挺好，巴巴，她向您致爱。”

小阿迪、芙芮妮、达拉和希琳坐大厅里，男满德里也在。希琳坐在巴巴足边的地上画画，巴巴时不时会俯身抚摩她。

随后，巴巴同菲利丝·奥特交谈一会儿。菲利丝是一名有造诣的画家，在伍德斯托克的一所社区大学教艺术。去年5月，她和丈夫林恩致信巴巴表示他们打算来印度，但巴巴电复不要来，等到下一年。可菲利丝感到“内在召唤”要来，便拍电报说，学校圣诞节假期她要来度假，随后乘飞机赴印。如同辛西娅·亚当斯，她不知实际会获准见巴巴；只希望尽可能接近他本人，也许结识一些认识他的人。

菲利丝·奥特对会见美赫巴巴的最初反应如下：

我通过满德里大厅敞开的门，瞥见他左耳轮廓，其形状让我一眼就认出大师。我毫不迟疑，脱了凉鞋，过去投入他的怀抱。我亲吻他的手和脸多遍。他显得被动。我不觉得他回报过我的吻，但并未拒绝。我去坐他身

边，在门旁。我心想：“如果美赫巴巴说话，那会是一位强大领主的雷霆之吼。”

埃瑞奇说：“菲利丝，巴巴说你可知：他要 1965 年 12 月施达善，而现在是 1964 年 12 月？不过他很高兴见你。巴巴想知道，你现在印度，有何计划？”

菲利丝回答：“我计划在这里住两天，周三回孟买，周四飞回纽约。”

巴巴表示：“谁都不许再住这里，但你可以同萨若希和纬露住阿美纳伽。你们都很幸运能见到我，因为我处于严格闭关。”

他看着纬露，继续：“纬露爱我。我去年派她代表我赴北方参加哈默坡集会，而今年，我要派她赴南方参加（安得拉邦）一个中心的揭幕式。”

巴巴问她们要不要私下会面，三人说要。

巴巴问詹妮丝·卡姆：“明年 12 月你会回来参加撒晤斯活动吗？”詹妮丝不置可否。

他同样问辛西娅·亚当斯。“当然啦！”她回答，似乎把弗朗西斯逗乐了。

巴巴转向菲利丝·奥特，问：“林恩怎么样？”就几周前，林恩因出血性溃疡住院，不过菲利丝赴印时他在康复中，她回答：“我不知道他怎么样，不过我希望他没事。”

“你为何不带林恩一起来？”

“我不能带他来，巴巴。他必须自愿来。”

“他为何不来见我？”

菲利丝正要回答：“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可念头被截住，她答道：“林恩听话。”

巴巴又同别人交谈一会儿，之后问道：“你呢，菲利丝，你不听话？”

她说：“我听话的，可巴巴不。”

巴巴非常高兴地回应，将拇指和食指合成圆圈，表示完美。后来，菲利丝意识到她的意思是，当我们专一属于巴巴时，我们的所作所为其实都是他做的。

林恩·奥特患有色素性视网膜炎，一种视网膜退行性疾病，导致他管状视野。巴巴问：“林恩的眼睛怎么样？他看得见吗？”

菲利丝说：“林恩看到很多，但靠自己做事或行走仍不现实。”

“他看得见我的脸吗？”巴巴问。

“很难说林恩能否看清您的脸。”

“叫林恩来见我。我将向他展示我的本来面目。我只对少数人揭示之。”

菲利丝说：“很难让林恩独自从美国来印度。要换那么多次巴士去乘飞机，还有飞机中途经停，然后下飞机从孟买乘火车来这里。”

“有啥原因你不能陪他来？”巴巴问。

菲利丝想到缺钱问题，随即摒弃此念，说：“没有。”

巴巴让她明确：“你应该陪林恩同行。”

其他人出去，菲利丝·奥特先私下面谈。仅埃瑞奇和弗朗西斯在场，埃瑞奇在巴巴右边，弗朗西斯在他左边。菲利丝过来，坐在巴巴右边的地上。会谈开始：

巴巴问：“你为何来印度？”

她答：“巴巴，我如婴儿般啼哭，要您来我的房间，而既然您没来，我就像婴儿般起床，穿过走廊进入您的房间。”

巴巴重申问道：“你为何来印度？”

菲利丝未抬头看，答道：“巴巴，我想摆脱自己。我知道把自己给另一人是不对的。表明你多么爱对方，对他是可怕的负担。不过我可以把自己给您，巴巴。接受我不会伤害您。”

巴巴要她复述刚说的话。菲利丝说：“我想摆脱自己。我想做服务。我做了服务，做得不错，可我自己的需要成了阻碍。我没有满足感，这限

制了我的服务能力。我没有办法满足我的需要，它们简直要我的命。所以我想摆脱自己。”

巴巴打手势：“既然巴巴将在你内里，将来无需来印度。”

菲利丝·奥特接着提到头脑里的一些想法。她来见巴巴，因为她个人爱他，但生为犹太人的信仰是崇拜无形的神而非神人，她感到无法接受他为大。她说：“巴巴，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跟随您。我是犹太人，您知道犹太教徒有过许多假弥赛亚。”

埃瑞奇宣读巴巴的回复：“菲利丝，巴巴想要你知道，巴巴是神。”

她回话：“我一向知道神是沉默的。”

巴巴问：“你读过《神曰》吗？”

“我试过，可后来生病，无法专注读它。有时我感到无力照顾孩子（她有四个孩子，三女一男）。林恩有眼疾，身体需要大量照顾。”

她问：“巴巴，我因何那么操劳？”

巴巴未回应，她继续：“我感到事情超出了我的能力，所以就在来之前，我做了合法堕胎和绝育。巴巴，我无从解释，可我感觉如丧亲之痛。”

菲利丝忆述：“我正说着，听到、感觉并看到自己就像一位伟大的母亲，圣经中的拉结，她登上山顶，在那里遇见上帝，她为被杀的儿女恸哭。

“我在向巴巴抱怨，向上帝哭诉。我是一个身陷包围，为儿女、残疾的丈夫、有时为自己的需要而操劳的母亲。我是一个按照现存人为法框架内可以做的举动，杀死腹中胎儿的母亲。”

巴巴未作反应，她继续：“就在我来印度前，我感觉事情超出了我的能力。巴巴，我无法解释。”

巴巴未评论她的告解。他显得严肃，问：“你对《神曰》的理解程度如何？”

她说：“我不知道，只有您能知道，我是否理解您写的书。”

巴巴又做了圆圈手势。菲利丝问什么意思。“不差，挺好。”埃瑞奇说。

巴巴继续：“把《神曰》读上三四遍。你的眼将滚滚流泪。你的心将熊熊燃烧，被吞噬。你将体验真实。”

菲利丝后来回忆：“这些话进入我的意识，带来炸弹般的冲击。我生命中的一切琐碎问题立即崩塌了，如拥塞的贫民窟化作瓦砾尘埃。”

她试图继续会谈久些，回到半小时前的轻松友好气氛。她提到有人让她带讯，请求巴巴帮助他。巴巴脸上浮现阴云，没理她，打手势：“你待的时间已经够久。你可知现在有千百万人需要我？”菲利丝被打发出去。

后来巴巴安慰菲利丝·奥特，向她保证不用悲伤，解释说他已经把她流产的孩子传给加尔各答的G·S·N·穆提夫妇。他们近20年未育，想要一个孩子。

被召入的第二个女子是辛西娅·亚当斯。她进入大厅，也坐在巴巴足旁，弗朗西斯在她右边。巴巴通过埃瑞奇说：“我允许你见我，你是蒙福的。你可记得，1956年我到访你家？”

“我记得很清楚。”她说。

巴巴说：“我今天很敞开，你可以畅所欲言。”

辛西娅担心父亲饮酒的事。她说：“巴巴，我担心我父亲。他喝太多酒。”

巴巴看来对消息很高兴，饶有兴致，问道：“他病了吗？”

辛西娅对巴巴的高兴劲儿大吃一惊，便安静不语。当时，她父亲并无患病迹象，但数年后，因严重呼吸困难导致失能。她后来还意识到，父亲实际上一直在常光顾的当地酒吧传播美赫巴巴的名。巴巴高兴地听说斯坦·亚当斯喝太多酒，使辛西娅意识到是巴巴的意愿带来的结果，其实不关她的事。这是巴巴和她父亲之间的事。

巴巴告诉她：“你父亲，也应参加12月的撒唔斯。”

接着问：“可你呢？你怎么样？”并重申她也必须来。

巴巴 1956 年访澳期间，曾问辛西娅爱不爱他。现在他重复问：“你爱我吗？”

“是，”辛西娅说，“我想我爱。上次我不确定，可现在我想我爱您。”

“你必须更爱我。”巴巴打手势。

接着说：“你应该从头至尾读几遍《神曰》。它将解答你的全部疑问。”

听此，辛西娅自忖：“什么疑问？我无任何疑问！”

“你把我看作什么？”巴巴问。

“神。”

他对她的回答满意。“是，”他打手势，“我是神。”并就此主题略作阐释。

他们随后谈到弗朗西斯·布拉巴赞的两本书，《与神同在》和《让我们万民歌唱》。弗朗西斯告诉巴巴：“辛西娅嗓音很不错。”但她回答自己放弃了声乐课。巴巴未要她唱歌。此刻巴巴似乎凝神内撤。

接下来，巴巴召詹妮丝·卡姆进去，又问她 12 月会不会来。“达善时刻，我打开爱闸，让爱淹满爱者的心。”他解释。

巴巴朝辛西娅点头，问询：“你们现有何计划？”

她说：“我们打算回普纳，接着去德里，还可能南下到马德拉斯和班加罗尔。”

巴巴沉思一番，停顿良久，手指快速移动，然后准许她们去，让人通知沿途的爱者照顾她们。（辛西娅后来意识到，她应该就旅行计划先征得他允许。）

巴巴指示她：“要非常小心你们的健康。不要（从街头小贩处）喝水、吃普通印度食物。只在好的旅馆或餐馆进食。”

他还强调：“切莫拜访任何圣人或萨度。去见其他圣人对你们无益，因为你们刚见过我。事实上，它会有害处。”

小阿迪、芙芮妮、达拉和希琳被召回大厅。希琳开始向巴巴提各种问题。埃瑞奇大笑，说：“希琳总向巴巴提问。”

巴巴对孩子说：“用头脑不可能理解我，只能通过心灵。”并解释：“我遍在，在万人万物里。”

接着问她：“你爱我，如我爱你一般多吗？”

希琳仔细打量巴巴，答道：“更多！”众人大笑。巴巴也被逗乐了，拥抱希琳。

接着他让菲利丝、辛西娅和詹妮丝去见美媞和其他女满德里。玛妮告诉辛西娅，她送巴巴的礼物（回旋镖）大受欢迎，巴巴投掷过。

少顷，她们返回大厅。巴巴指示她们在萨若希家用午餐，下午去普纳，弟弟佳尔会接待她们，带她们参观市区。他再次一一拥抱她们，上午 11 时左右她们离去。菲利丝返回美国，辛西娅和詹妮丝在印度旅行一个月，1 月的最后一周返澳。

1964 年 12 月 22 日，美媞的生日活动甚为低调。仅召来几名亲近爱者，纬露送来特别的午餐。高荷的父亲鲁西·帕帕、弟弟嘉尔和弟媳朵丽久别巴巴多年，次日来见。

巴巴被建议每天在阳光下坐一会儿。故 12 月 25 日，大阿迪用巴吉拉施的卡车，将他的旋转办公椅运到美拉扎德，供巴巴用。次日下午 1 点，德拉敦的芙芮妮·纳拉瓦拉和埃尔查·米斯特里，来见巴巴半小时。芙芮妮被召进去见美媞，埃尔查（被昵称为宫廷小丑）则讲笑话和荒诞故事，娱乐巴巴和满德里。

27 日，基纳尼和喀邱瑞的家人获召见。28 日，伽吉瓦尼和斯甘坡瑞亚来达善。孟买的精神失常女子，拉提·巴里瓦拉，于 29 日不召而至，又来美拉扎德，不得不将她送回孟买。

阿米亚·库玛·哈兹拉也于 12 月 28 日来到，同巴巴度过两小时。次日他返回美拉扎德。哈兹拉是贾巴尔普尔来的跟随者，一有机会就携家人达善巴巴。

30日，哈兹拉带来一位著名印地语作家，出身贾巴尔普尔的国会议员，赛斯·戈文达斯，哈兹拉对他讲过巴巴。

戈文达斯的儿子，是中央邦政府内阁部长，最近去世，戈文达斯因丧子悲不自胜。（有人把孩子先于父母去世视为诅咒。）

戈文达斯恳求巴巴：“我想要脱离悲伤，我想要心安。”

巴巴回答：“我定会给你心安，但5月要来普纳。”

“在那之前我得不到心安吗？”

“它将逐步来临。但你到普纳，将感到彻底心安。”

“我儿子在哪儿，巴巴？”

“他和我在一起。”

“我对神没信心！”

“谁对神有信心？人若对神有信心，有什么可担忧？事事皆按神意发生，一旦信心诞生，就没有我们生存或去世的问题。”

会面让戈文达斯深受触动，但因患病，未能参加1965年普纳达善。后来，他康复后请求达善，巴巴因闭关未准许。

12月31日，巴巴授述特讯，寄给巴基斯坦的阿迪·阿贾尼，他在编辑巴巴的每天日记语录：

爱你不恨的人是自然的；爱你无法爱的人，则是以应该爱我的方式爱我。

1964年就此结束。尽管美赫巴巴处于严格闭关，少数幸运的西方人获得机会拜见。闭关中，巴巴的宇宙工作持续进行，事实上在增强。与之同时，他的受苦也在加剧。

继续美拉扎德闭关

1965年1月1日周五，德希穆克博士来到美拉扎德。当天下午1点半，安得拉的钦塔·萨瓦劳，马杰提·拉玛莫汗·劳和玛尼克亚拉·劳，也会见巴巴一小时。2日，拉姆玖带一个萨塔拉的朋友，顺势疗法医生S·G·乔格，来见几小时。

如前所述，巴巴多次允许弟弟小阿迪，携家人到美拉扎德。希琳年仅七岁，却相当聪慧早熟。她的到访活跃了美拉扎德的氛围，巴巴和满德里享受她的陪伴和求知欲。从前在伦敦，有客人到她家，看见墙上的巴巴相片，问那是谁。阿迪或芙芮妮还没回答，希琳就宣布：“那是神！”

她有时向父亲提的问题，连他都回答不了。例如，一次她问：“空间之外是什么？”她对得到的回答都不满意，就说：“你是神的弟弟，却不知道答案！”

小阿迪告诉女儿：“不如等你见到伯父的时候，向他提这些问题。”

一天，希琳拥抱巴巴后，坐在他足旁，一有机会就问他：“巴巴，空间之外是什么？”

满德里惊叹，一个七岁小孩提出这种问题。巴巴慈爱地看着她，打手势：“神。”

希琳似乎懂了，却接着问：“那么天堂在哪儿？”

巴巴打手势回答：“空间与神之间。”希琳显得满意。

希琳还问巴巴：“日、月、星、云，哪个更高？”

巴巴对孩子微笑，答道：“我。我是高之最高。”

（希琳和一校友共同想出这个问题的。她告诉朋友她要去印度拜见神时，她们想提个恰当的问题，问神：“哪个最高？”）

一天，在美拉扎德进大厅前，小阿迪叫她脱鞋。希琳问原因，阿迪解释说：“你不知道我们要进去拜见神？”

“难道神不是无处不在？”她质疑，“他不在鞋里吗？”

阿迪说：“巴巴是人身上帝，为表示尊敬我们要脱鞋，因为鞋积聚污垢，而我们在神跟前应该保持洁净。”

希琳照做脱了鞋，不过访问期间她婉转地提起这个话题，说：“巴巴，您是神。”

巴巴微笑，打手势：“是，我是神，而神无处不在，在每个人内。”他指向坐他面前的每个满德里。

希琳转身对坐她旁边的人说了句悄悄话，可巴巴示意她直言。她说：“我刚有个想法，巴巴。如果神无处不在，在每个人内，那么（指着巴巴）谁坐在椅子上？”

巴巴答复：“人身上帝。神确实无处不在，但你能看见万物里的他吗？你能在遇见的每个人内感受他吗？你肯定不能。因此我——上帝——采用这人身，来告诉你们并让你们全体觉悟该事实：即神无处不在，在万人万物里。我乃神人。”

希琳的皈依礼要于1965年1月7日在阿美纳伽帕西火庙举办，巴巴指示应按芙芮妮父母的意愿进行。当天上午，小阿迪、芙芮妮、达拉、希琳、芙芮妮母亲苏娜玛西和萨若希，先驱车到美拉扎德见巴巴。巴巴祝福了圣衫圣带，亲手给侄女穿戴好。凯克巴德被要求念诵短祷文。

皈依礼之前一周左右（希琳须为之学多篇琐罗亚斯德教祷文），巴巴要她学《帕瓦蒂伽祷文》，并念给他听。她照做了，并于皈依礼那天上午，对巴巴背诵祷文。希琳的背诵准确无误，将它视为她的真皈依礼。讽刺的是，那天迟些，她在火庙念琐罗亚斯德教祷文时，背错很多地方。

背诵祷文后，希琳获准达善巴巴。之后，她和巴巴之间进行如下交流：“巴巴，我知道我们一遍遍地出生，可您是神，您怎么会出生呢？”她问道。

巴巴回答：“时不时，神出于对造物界的爱而出生。我用人身出生，以便你们可以看见像你们一样的我，而如果你们有幸知道我爱我，有一天你们将看见我的实相。”

“您在我们大家内里，那么我们大家都在您内里吗？”

巴巴点头：“是，就是如此。”

“我们是您的孩子，那我们为啥不能和您同住？”

“如果你爱我，我就和你在一起，不管你住哪里。”

“假如我不爱您，巴巴——哦，我不是说我不爱，因为我当然爱您！——可假设我不爱，它不会是我的错，对不？那是因为您不想要我爱您！”

“是，这全是我的意志。我的意志支配造物界。你爱我，是因为我要你爱我。”

次日，全家也到美拉扎德伴随巴巴。又一次，同巴巴和满德里坐在大厅里，希琳全神贯注望着墙上一幅带框的巴巴像。她注意到，画中巴巴头部周围有光。“巴巴头部周围是什么？”她问。

一名满德里答：“光圈代表巴巴周围的光环。”

巴巴给她的解释更简单，示意说：“那是我的光，希琳。”

“可是巴巴，”她提出异议，“我没看见您周围有光。”

巴巴要她再看画像。接着示意她闭上眼，她闭眼后，问她：“现在你看见画像中，脸周围在放光吗？”她仍合着眼，回答说看不见。

“睁开眼。现在你能看见画像中的光圈吗？”

“是，巴巴。”希琳说。

“我是光，光之洋。你不可能用平常的眼看见它。见那个光的眼是不同的。一旦那个眼开启，你将见我的光，比你现在看见画像中的光更清晰。”

“您为何不开启那个眼，巴巴？”

“我可以。但是为此，我的恩典必须降临，而为了我的恩典降临你，你必须按应爱我的方式爱我。”

“如果我见那光，它会灼伤我吗？”

“不，它不会灼伤你，它将使你喜乐幸福。”

“我啥时见那光呀？”

“当你真想见它时，你将看见。就像小孩真饿了，哭着要食物时，母亲就会喂食。当你真正渴望它时，将获得视力见我的光。”

“我啥时会真正渴望它呀？”

“按应爱我的方式爱我时。”

“我如何能那样爱您？”

“通过全心全意始终念记我。”

“我应该用什么名念记您？”

“念‘巴巴，巴巴，巴巴……’”

希琳善于接受巴巴对她揭示的话。和他谈话期间，她好像忘了屋里坐着的其他人。稍后，巴巴问她在想什么，她恬美地凝望巴巴，用可爱低柔的声音，动唇念着：“巴巴……”

同巴巴和女满德里用午餐时，她忽然大声说：“愿我有一根魔杖！”一名女子问她想用魔杖做什么，她答道：“我会许愿我要的东西。”

“那你想许愿要什么？”另一人问。

“看见被光围绕的巴巴！”

在英国，希琳鲜有机会听说蛇和蝎子，但在印度，当她被警示要提防蛇蝎时，感到害怕厌恶。一次访问美拉扎德期间，她就此问巴巴：“神为何创造蛇和蝎子——那样让人毛骨悚然的东西？”

巴巴微笑，指示埃瑞奇回答。埃瑞奇说：“神创造这样的事物，使我们出于恐惧，会呼唤他忆念他。”

希琳不满意，反驳说：“可神是全能的，他可以使我们直接忆念他，不必通过蛇蝎这样的恶心可怖的事物。神创造这些，是否有失误？”

这种天真却同样深刻的问题，使在场的成年人为之愕然。巴巴显得满意愉悦，对她解释：“好与坏、美与丑，皆是我的。它们就是我。神创造蛇蝎，并非神的失误。一切本应如是。”

“可神何必创造这样的生物呢？”她坚持问。

巴巴解释：“希琳你这么漂亮可爱，而每天你坐便盆上，排出臭臭的污物。你为啥这么做呢？因为它是必要的，帮助你保持健康漂亮。同理，神创造的一切事物皆有必要。好与坏、美与丑，皆是我的。”

这个答案立即被女孩接受，她满意地深叹一口气，脸上浮现愉快表情。

一次巴巴对她说：“我爱你。”希琳过去，在他耳边低语：“我更爱您。”只要美姘或者谁送她礼物，糖果或玩具，她会跑去先献给巴巴。为哄她高兴，巴巴会吃糖果（否则他不会吃糖），拿玩具玩。

偶尔，巴巴会让希琳唱歌，给他讲笑话。下午巴巴喝汤时，会把汤给她喝完。

谈到她和“最爱的伯父”度过的时光，希琳本人忆述：

巴巴让我感到被深爱着。他给我大量关注，这无疑让我高兴。我想他太奇妙了——我亲爱的伯父，魔法师，全知的上帝。感觉我什么都可以问他，他总是在我的水平，小孩子的水平，回答我的问题，但同时认真地对待每个问题。

我们逗留印度期间，我只想一直跟巴巴在一起。

凯克巴德在大厅里，通常坐巴巴的右边，巴巴会对达拉说：“他看见我的真性。”

巴巴问起达拉的工作，并且说：“英国现在一定很冷。”

达拉说：“您适应，巴巴。”

巴巴佯装寒战，打手势：“你是勇敢的小伙子。我适应不了！”

达拉患有和林恩·奥特同样的眼疾，在逐渐丧失视力，巴巴问起情况。达拉说还好，但傍晚天色转暗时，他就看不清。但幸运的是，有的邻居和他同路，会帮助他回家。

巴巴安慰侄子：“别担心，达拉。我的纳扎在你身上。”还补充说：“我将给你找个合适的妻子。”

小阿迪必须于1月17日返回伦敦，但芙芮妮、达拉和希琳在印度住到3月初，他们获准多次到美拉扎德。

自1964年起，阿玛尔·辛·赛伽通过全印广播电台，在德里、博帕尔、海得拉巴、巴特那等诸多站点（他所在之处），用印地语发表讲话。宝会为赛伽写这些讲稿，从美拉扎德寄给他。不过由于具有争议，印度政府禁止播报在世圣人或古鲁的任何事情，故宝写的讲稿就针对一般话题，如诚实、正直、兄弟情谊与爱，通篇穿插巴巴的语录。巴巴和大家在美拉扎德，会收听收音机播的讲话，每次赛伽讲到“阿瓦塔美赫巴巴说……”时，让大家兴奋不已。

1965年1月8日下午1点半，赛伽来到美拉扎德见巴巴，当晚在阿美纳伽中心发表讲话。次日晚9点，他在市区的甘地麦丹（广场）对大批群众演讲。

大阿迪开车送赛伽去美拉扎德，贡图尔的N·V·罗摩奈亚、普纳的罗摩克里希南和巴夫萨同行。罗摩奈亚于1959年1月首次在古鲁帕萨德达善巴巴，从那以后一有机会就常来访。贡图尔中心近一年前设立，他渴望拓展中心的工作，12月曾赴普纳，向罗摩克里希南请教在普纳中心工作的经验，并收集一些文献。当时他请罗摩克里希南，让巴巴祝福米兰工作室拍的一张巴巴照片，寄给他用于贡图尔中心。

然而罗摩奈亚接到电报通知，巴巴要见他本人。巴巴触摸照片，评论：“这是独特事例，我祝福自己的照片。我将和你一起回贡图尔，按我自己的计划亲自做工作。”后来，照片于那年巴巴生日安置在中心里。

同期在美国，迈阿密的欧文和爱德华·拉克，常写信给巴巴，汇报其活动。1965年1月6日，为答复他们问询，巴巴让埃瑞奇写信：“巴巴说，惟有他是至爱；作为真正至爱，他已经与你们，他的爱者，同在。他要求你们作为真正爱者，去感受至爱在你们近旁。凡真正爱者，总想在任何情形下——无论顺境逆境——都取悦至爱……”

1月13日，巴巴给普卡寄去此讯，用于哈默坡他的默言（Mauni-vani）出版社的揭幕：

从神的沉默道言发出的一切文字——被忠实地发表时，将承载我的爱与真理讯息传遍世界。我祝福默言出版社实现目标。

1月14日，巴巴给安得拉邦体育委员会的第三届年度田径赛寄去此讯：

当一方的出色表现同样被另一方欣赏时，体育运动不但有益于身体健康和精神警觉，还成为一种灵性和充实经验。当这种健康、警觉与充实被纳入个人日常工作和关系时，人就能以真正的体育精神打好人生竞赛。

巴巴表示他身体疼痛，1月16日被驱车送到阿美纳伽的医院，拍了胸、颈和脊柱的X光片。

1月第三周，巴巴开始出现颈部剧痛。他对满德里说：“这只是我颈上承载的宇宙苦难重轭。”

1月24日星期天，拉姆·金德医生从孟买来，为巴巴检查。他建议巴巴，上午戴泡沫橡胶颈圈两到三小时，晚间再戴一遍，避免颈部过多移动，以侧面和背部卧床休息，用药膏轻柔按摩，并服一些维生素和其他药物。金德医生逗留三小时，后回孟买。

一周后，1月30日，金德医生返回，颈圈制做者辛德和按摩师戈帕尔·S·乔希随行，两者将在美拉扎德住20天，按摩巴巴的颈、肩和上背。辛德为巴巴带来塑料冲孔颈圈，希望更凉爽舒适。金德医生建议每天戴三次，上午9点半至12点半，下午1点半至3点，4点或4点半至7点。巴巴会戴着颈圈，和男子们坐在大厅。金德医生次日回孟买。乔希和辛德都成了巴巴的忠实爱者。

也在1月30日，答复欧文和爱德华·拉克的问题时，巴巴让埃瑞奇写道：“一个人爱不爱巴巴无关紧要，真正重要的是他对爱者的爱……”

给拉克兄弟的同封信中，埃瑞奇补充：“巴巴要你们在他的爱里保持开心镇定，这将极大帮助你们……”

2月1日上午11点，巴巴双臂出现很疼的麻刺感，长达45分钟左右。左臂更剧烈，持续更久。有两天巴巴未说起，但2月4日，他做日常按摩后，戴上颈圈半小时，11点又复发疼痛感。高荷过去担心，可能因心脏问题，现在推理是由于颈圈给肩部造成的压力所致。经乔希按摩，巴巴的颈疼有所减轻，但从这以后，间隔时间不等，他颈背或肩部的疼痛会复发。既然已判定塑料颈圈导致他手臂的尖锐麻刺感，巴巴夜间停戴。2月5日，辛德给巴巴送来新颈圈，后来为巴巴使用。

同期，越南战争如火如荼。1965年2月7日，美国人开始对北越发动第一轮报复性轰炸。

2月13日，金德医生回来，为巴巴重新检查，在美拉扎德宿夜。这次在大厅，巴巴会叫宝读《美赫酒歌》中的诗句给金德听。听了几句印地语诗后，巴巴对宝说：“你知道吗？你知道你写了什么？胜过卡比尔！”

巴巴转向金德等人，评论：“此人自称不懂如何写诗，可他哪知道他写了什么？卡比尔当然写了绝妙的诗作，但语言简单。宝用印地语写作的风格是，既注意语言又兼顾内容。他还常抱怨不懂如何写作！”

金德医生对巴巴忠心耿耿。满德里吃什么，他就吃什么，不用为他特别做饭。每次金德到美拉扎德，第二天巴巴会告诉他疼痛减轻，让医生很欣慰，因为他即将回孟买。回途中，金德会在普纳停留，在他的亲戚、律师海勒喀家吃午饭。金德还没到家，大阿迪会按指示从办公室打电话给他，说巴巴的疼痛加剧了；尽管如此，巴巴表示金德应直接去孟买，莫回美拉扎德。这让医生困惑，不过他会遵命赴孟买，下周再回美拉扎德。

就这样，巴巴耍弄金德，把他拉近。金德在美拉扎德时，巴巴甚至会在夜间把他召到卧室。事实上，看来金德好像成了满德里，和巴巴十分亲密。金德为巴巴的爱而痴迷，甚至考虑放弃在孟买的神经科诊所和舒适生活，永久迁居美拉扎德。但巴巴会指示他：“继续服务患病者。那是我的服务，故要继续做。”

一次，金德对巴巴的顽固性疼痛表示苦恼又惊讶，巴巴慈爱地拍拍他胳膊，解释：“莫担心。这全凭我的意志。惟有我知道我疼痛的肇因，它

将在7月后消失。照样，我要你继续尽力减轻之。”停顿片刻，又补充：“而我将尽力加剧之！”

满德里忍不住插话说：“我们希望你赢，医生！”

1965年2月底，拉姆·金德医生从印度赴美，参加休斯敦的神经学会议，并带两名病人前往治疗。出发前，24日晚10点45分，他打电话给阿迪，请他带讯给巴巴：

阿瓦塔美赫巴巴，无限仁慈的至古永恒遍在之父，荣耀归于您。请用您的卓绝之爱，把我引向您，祈求让我永远服务您，以便我可以尽早地成为您的一部分。

巴巴25日致电，亲切回复：“我是罗摩，你是罗摩（拉姆）。这意味着你是小‘翻版’。我的爱与祝福给你、你妻子和家人。”

期间2月21日，芙芮妮、达拉和希琳访问美拉扎德，并受邀25日再来。

2月23日，布焦·梅塔在阿美纳伽的阿克巴棉纺厂，传达全体亲近爱者给巴巴的生日祝贺。

巴巴的这则讯息（1964年12月18日提前授述），于1月底寄给爱者，以纪念他71周岁生日：

不要辜负我寄托于你的信任，要全心全意地想念我。给予你们我的爱与祝福。

1965年2月25日星期四，他的生日当天，又一则讯息通过电报发往东方的所有中心：

关于道路和目标的一切谈论都好比盲人打灯笼。盲人手里需要拐杖；求道者的手需要神人牵着。

巴巴给贾巴尔普尔的《神人》双月刊电告此讯：

一旦你开始爱那些你无法爱的人，你便开始以应该爱我的方式爱我。

巴巴于2月初把萨若希和纬露召到美拉扎德。通知将派遣他们代表他，前往科弗尔的美赫斯坦，那里一座招待所将于25日上午启用。

25日上午11点半，碧谷姆·阿克塔随美赫吉抵达美拉扎德。她是来阿美纳伽，应当地中心为巴巴生日所作安排，举办公众音乐会的。她想为巴巴唱几首格扎尔，作为她个人的爱之献礼。虽经长途旅行和紧张的预约日程，她颇为疲惫，却唱得超棒。一名阿美纳伽诗人，阿夫萨·西马尼，写了一首赞颂巴巴的格扎尔，碧谷姆·阿克塔诵读此诗。随后她自发地唱起来。

唱毕，巴巴对她说：“你的歌声是我的最佳生日礼物。你的歌喉无与伦比。”

碧谷姆·阿克塔回应：“这全是您的恩典，巴巴，别无其他。”

巴巴见她面显倦意，表示关心说：“下午休息吧。”

她热泪盈眶，说：“在您足前，方为我的休息。”

当晚，碧谷姆·阿克塔在阿美纳伽的甘地广场，对7000名听众演唱。普卡演讲美赫巴巴的生平和讯息。

当日到美拉扎德的其他访者，包括蔻诗德、阿娜瓦丝、纳瑞曼、小阿迪家人。美赫文·杰萨瓦拉已在美拉扎德居住一个月，28日前往普纳。芙芮妮、达拉和希琳再次见巴巴，后于3月5日赴孟买，返回英国。

美赫巴巴的生日庆祝，在印度和海外的诸中心，以多种多样的方式举行。有济贫施食活动、巴赞-克坦节目、大型游行、展览、戏剧、演说等安排，纪念此日。默苏利珀德姆的爱者，给巴巴名下的一个免费药局揭幕。巴巴电告此讯：

要施食、添衣并照顾穷人里的我。

在海得拉巴，为纪念神人71岁生日，自12月17日至2月25日，举办了持续71天的活动。巴巴致电他们：

我把爱与祝福给予海得拉巴和塞康德拉巴德的你们和全体爱者，愿你们71天的每日活动都能成为我的爱树上的花朵。

对卡基纳达的聚会者，巴巴电告：

我把爱之祝福给予卡基纳达等地的你们和全体爱者，愿你们71天的每日活动都成为你们的爱之花朵，以织成花环献给我的71岁生日。

3月7日星期天，巴巴通过大阿迪向东方爱者发布如下通告：

阿瓦塔美赫巴巴指导我通知全体东方爱者：尽管他的健康状况非常虚弱，他将于1965年5月1日至6日仅用6天在普纳施达善。

美赫巴巴说，他的宇宙工作已增加许多倍，他的宇宙苦难也按比例加剧，现在正极大地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但巴巴还说：“在我打破沉默一年之后，才会放弃这个身体。还有什么比我为全人类受苦更光荣的呢！”

除了髌关节持续疼痛和不能自如行走，最近几个月以来，巴巴的颈椎，即颈后背，且延伸到肩部，还出现疼痛。近期疼痛加剧。

最近照顾巴巴的医生的观点是：他根本不应该在5月施达善。尽管他们有意见，巴巴仍要给爱者施达善。故医生们劝巴巴至少限制达善的天数及时间，切莫让爱者太靠近他，以免不慎造成他颈部的急促动作。

该通告接着概述了达善活动的日程表。施加了对谋求私下会见、提问或拥抱巴巴的常规限制。由于仅于上午9点至11点在古鲁帕萨德举办2小时达善，巴巴也不希望安排任何特别的演唱节目或其他娱乐。

访问安得拉的美赫斯坦后，纬露和萨若希返回阿美纳伽，巴巴把他们连同乌莎·库卡尼召到美拉扎德。三人汇报了参加的活动，巴巴高兴地聆听。报告结束时，萨若希微笑着说：“如果将来安得拉邦被称作美赫邦，都不足为奇。”

巴巴对乌莎·库卡尼说：“我对你的歌很满意。你嗓音甜美，故继续演唱。我的纳扎在你身上。”三人随后离去。

3月16日，邓·斯蒂文思抵达美拉扎德，拜访巴巴数小时。越南战争愈演愈烈，达到高潮，巴巴问邓：“美国人想在越南达成什么？”

邓·斯蒂文思答：“我相信，美国政府的意图是阻挠俄国和中国共产党在那里联合势力。”

巴巴将双手并拢，随后分开，表示：“他们不会联合。”

他进一步说：“虽然中国共产党政府中有很多人不好，但毛泽东本人心很好，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不过，他身边的许多人，素质相去甚远。”

巴巴押韵地说：“毛炒……炒毛！”埃瑞奇解释说，巴巴的意思是毛泽东会“吞噬”地方（或许指人），反过来也会被吞噬。

“那是个好计划。”巴巴评论，并继续说，“尽管毛是很好的人，而另一方面，斯大林却心很坏，对世界造成巨大伤害。”（注：中国最强有力的革命人物毛泽东[1893-1976]，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者。约瑟夫·斯大林[1879-1953]，在担任俄国政府首脑期间，颁布一系列死刑和监禁令。被处死的精确人数不为人知，估计在数千乃至数百万人。）

邓·斯蒂文思谈到《神曰》中的多个主题，就此苏非徒和其他人提过一些问题，巴巴答应为第二版作出阐述。巴巴还说：“在新版《神曰》出版之后，我才会打破沉默并显现。”（1967年《神曰》重新出版。）

会面前不久，邓坐在埃瑞奇房间时，玛妮过来，说：“邓，我很高兴你来了，因为巴巴让我们为你收着一份礼物。”她走开，几分钟回来，拿着一只马尼拉纸袋。“打开吧。”她说。里面是一件补过的旧长衫。

玛妮告诉邓：“（1965年）1月14日晚，巴巴上床时，脱下这件长衫，交给美媞，表示：‘为邓留着，他下次来时给他。’”

在大厅问候巴巴后，邓说：“巴巴，我收到您的长衫，我说不出多么感动。我要谢谢您。”邓回忆：“我一开始说，巴巴显得很高兴，可我说完后，他看上去非常不悦。”

逗留即将结束，邓·斯蒂文思对巴巴的厚爱善意不胜感动，向巴巴提起长衫作为最后话题之一，再次致谢：“巴巴，我要再次感谢您的可爱长衫，还有您附赠的奇妙之爱。”

巴巴看上去相当气恼，但未置一词。他同邓·斯蒂文思道别，离开大厅后，邓对埃瑞奇说：“我为长衫的事感谢巴巴时，他是对我生气，还是我的想象？”

埃瑞奇说：“你不理解？”

“不理解，”邓说，“我深深感动，想要谢谢他。”

埃瑞奇解释：“邓，你怎么能感谢你自己呢？”

此事深深体现了阿瓦塔与弟子的同体性，对邓·斯蒂文思是个深刻教训。他从未告诉过巴巴或别人，1月14日实际是他的生日。

三天后3月19日，一名不速之客，53岁的安东尼·布鲁克爵士来到。他出身英国的贵族家庭，曾受邀担任（马来西亚）砂拉越的王公一年。（注：砂拉越是前英国殖民地，现属马来西亚。）布鲁克对灵性感兴趣，从英国的毛德·肯尼迪那里查到巴巴的居住地，并打算周游印度，拜访圣人奥罗宾多和拉玛那·马哈希的埃舍。

布鲁克乘马车抵达美拉扎德。埃瑞奇出来，讶然看见一名英国贵宾从马车下来。他谦卑地问起美赫巴巴。并询问：“他可曾收到我的信？”

埃瑞奇解释，巴巴在闭关，并查问访者何人。“我从砂拉越来，”布鲁克答道，“我是砂拉越的王公。我远道而来，要见美赫巴巴。”

此时，巴巴击掌。布鲁克被领到满德里大厅，和巴巴简短交谈，认出他的神性。布鲁克就他的会面叙述：“当时，我被爱的力量吸引去那里。一到，我就径直扑入巴巴的怀抱。交谈了几句，至今我仍记得。巴巴非常虚弱，在他面前坐了几分钟后，我就离开。”

布鲁克后来致信毛德·肯尼迪：“与至爱巴巴的会面无以言表。极为简短，但一切尽在其中。他乃是纯爱。”（注：安东尼·布鲁克爵士后从英国移居新西兰，创建“团结和平行动”组织，致力于“普世和谐”。）

普纳达善

2月底，金德医生赴美国参加神经学会议，虽远隔重洋，他会寄信致电，为美赫巴巴的持续性疼痛提供建议。3月26日他返回印度，次日到美拉扎德为巴巴检查，与高荷和邓肯讨论治疗。他照常留下过夜。

1965年3月30日，周二上午，美赫巴巴离开美拉扎德前往普纳，男女满德里随行。卡卡·巴瑞亚近期因心脏病身体不适。故夏季巴巴不在期间，帕椎和他一起住美拉扎德，此安排持续到最后。

在古鲁帕萨德，美赫文·杰萨瓦拉送巴巴一个特制的可折叠马桶座，他是根据高荷的指示，为了巴巴的便利设计制做的。巴巴对新设备相当满意。

巴巴抵达普纳后，就着手布置工作，在古鲁帕萨德后方搭巨型遮篷并建平台。在彭度的协助下，辛德监管全部事务。罗摩克里希南、巴夫萨和图勒卡，将住宿安排在不同的机构、客栈、饭店、旅馆、学校和结婚礼堂，用于将从印度各地、巴基斯坦、伊朗和亚丁过来的数千人。所有安排的相关通信剧增，尽管巴巴处于极大疼痛，仍会聆听来信，发布指示回复。缓解巴巴颈痛最需要的是适当的休息并且限制活动，以免给脊椎压力。可这是巴巴最不愿做的！他根本不听身边人的恳求和劝告。

希尔妲·哈彭于1960年出版了一本译成德语的巴巴讯息小书，书名《爱与智慧》。巴巴通知她：“我祝福你努力用母语传播我的爱与智慧。”（注：希尔妲·哈彭是国际知名的笔迹学家，有着广泛的重要客户圈。1956年她在洛杉矶的希尔妲·福克斯家（其最有可能给她讲了巴巴）见到巴巴。希尔妲的丈夫奥托是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

近期在以色列，凯莉·本·莎麦的丈夫，将巴巴的一些语录译成希伯来语，书名《美赫巴巴如是说》。书在耶路撒冷出版，巴巴致电她：“《美赫巴巴如是说》一书使我很满意。我把爱之祝福送给你和你丈夫，还有以

色列的全体爱者。”（当时欧洲和以色列只有少数爱者；美国爱者人数最多。但数目这种东西对巴巴意义甚微。）

4月3日，格兰特医生给巴巴检查了血液指数。三天后6日，做了血糖检测。巴巴不止颈疼，还头痛。当时，有项新发现，一种叫DMSO的油（二甲亚砷，新式却有争议的抗炎药），搽后可麻痹神经末梢，缓解疼痛。金德给数名病人试用，发现效果甚佳。

4月14日，金德医生来古鲁帕萨德，对巴巴介绍DMSO油。巴巴第一次欣然同意，尝试新型疗法。金德给巴巴的颈背和肩部一小处，用油搽了两次。当晚，搽过油的肩颈部位开始泛红发炎，有灼烧感，形成大水疱，整个搽油处如被烧伤，显得很可怕。高荷吓坏了，不知所措，而金德已赴孟买。她抹了镇痛膏和香蕉树叶，这常用于清凉消炎。巴巴躺着，却无法入眠。他通宵侧卧，因为整个背部灼痛。坐椅子上也不舒服，他若往后靠，患处就会碰到椅背，刺激到他。

三天后，情况恶化。高荷打电话给金德医生，他得知后慌了神，立即驱车回来。他给巴巴抹了镇痛露，并乞求巴巴宽恕。他说给巴巴用药之前，曾给多名病人试用，从未发生这种不良反应。巴巴安慰他：“这不是你的错。我必须经受这个痛苦。记住，巴巴明知会有怎样的结果，仍欣然答应治疗。”这是巴巴怎样故意让自己承担身体痛苦的又一例。过了两三周，水疱才彻底痊愈。

DMSO油有助于减轻25%的颈痛，可到月底，疼痛复发到最强程度。（据记载，就在此事之前，1965年4月9日，印巴军队在库奇兰恩爆发战斗。）

金德医生基本每个周末都来古鲁帕萨德见巴巴。一次来访期间，他向巴巴讲述，曾对一个被宣告死亡的小孩做手术，并把他救活的经历——而他相信，靠念巴巴的名做到这点！

男孩拉什希·维迪亚，从孟买的一栋高楼坠落，导致头颅严重骨折，已无生命迹象。可金德受内在启示，尝试挽救男孩的性命，用了八小时给他做脑手术——时刻想着巴巴，持着他的名。金德相信，他的劳动获得回

报，孩子终于恢复意识。就这样，美赫巴巴圣名的大能与荣耀，再次向一名忠实信徒证明。

近期，纽约世博会重新开放。4月20日，巴巴电告美国爱者：“我的爱与你们全体同在，你们蒙福重燃希望和活力来工作，通过展会传播我的《宇宙讯息》。”

尽管5月达善主要只给东方人，有三名西方男子从美国受邀：哈里·肯莫尔、本·海曼和约瑟夫·哈勃。[注：关于受邀的三个西方男子，约瑟夫·哈勃的妻子凯莉，于1965年5月16日给凯莉·本·莎麦写信说：“他们让我想起三个火枪手，还有佛教寓意的三只猴：肯莫尔医生目盲，海曼博士耳聋（不戴助听器时），约瑟夫是另一个：不妄视、不妄听、不妄言！”]

一对澳洲夫妇，彼得和海伦·罗文，在印度旅游，也获准参加活动。更多西方人想来，但巴巴通告他们等到12月。

4月25日，三个西方男子抵达孟买，由金德和伽吉瓦尼接待。27日夜晚他们乘火车到普纳，美赫吉去接。次日上午9点45分，美赫吉将他们送到古鲁帕萨德，访问一小时。本·海曼是整骨医生。巴巴就他的颈部剧痛指出，它会持续到7月。“我将让医生试着治疗，是因为他们的爱，可他们的成效将只有大约一天的一丁点缓解。7月后，疼痛将消失。”

三个美国人获准于下午4点至5点回来。

4月底，公众达善的一切安排已完成。普纳中心搭建了大型装饰遮篷，巴巴将在此开始五天的撒晤斯。但4月30日周五夜晚，天降暴雨，伴随可怖的电闪雷鸣。狂风暴雨打乱了周密计划。遮篷完全湿透。但有个愉快的结果是，不合时令的降雨使炎炎酷暑变得凉爽。实际上，这是巴巴促成的，以使爱者免受酷暑的不良影响，能够全神贯注于他。

有哈默坡的近1000名信徒，安得拉的2000人，以及印度其他地方、巴基斯坦和伊朗的3000人来到普纳。因此，6000名爱者涌入普纳，利用美赫巴巴给他们的这次罕见机会，争取达善。

5月1日周六，远在黎明前，爱者们就聚到普纳中心。如蜜蜂涌向蜂房，他们在通向中心的巷子两侧排队，热切等待巴巴到来。中心大厅只能

坐下 150 人，故搭建了遮篷，篷下也很快人满为患。所以，人群溢出到巷子里，主路边的队伍长达 200 多米。包括男女老幼，各个宗教、种姓、语言以及各行各业的数千人。早晨 7 点 55 分，巴巴的轿车驶抵，人们自发高呼：“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

车停在普纳中心的入口，巴巴下车，坐在抬椅上。美赫吉和阿迪抬前柄，埃瑞奇在后面抬。巴巴被抬上主席台，他站立台上合掌致意聚会者，人群中爆发雷鸣般欢呼。欢呼声平息后，他入座。近 150 名爱者坐大厅内，其余数千信众在外面，争相从门窗瞥一眼至爱巴巴。



1965 年 5 月 1 日，普纳中心

萨达希乌·帕特尔代表普纳中心，为巴巴戴上檀香木花环，并代他们致谢巴巴莅临。辛德和卡姆卜里将装有帕萨德的盒子搬到台上，让巴巴触摸祝福。由爱者达善后，在出口领取帕萨德。台上，埃瑞奇站巴巴右侧，珊塔迪薇王妃坐他左侧。大阿迪站巴巴后面，美赫吉和霍桑·巴如查等人也在后面。

阿玛尔·辛·赛伽接着通过麦克风，用印地语念诵《帕瓦蒂伽祷文》，语调感人。带相机的爱者围着巴巴，为他拍照。他含笑坐在台上，指指某人，引起另一人注意，对另一人扫视或打手势表示认出。弟弟贝拉姆、比库拜等人拍照。

马杜苏丹和苏芭卓及普纳巴赞组一起，唱了欢迎歌。巴巴问：“是新歌？”

转向巴如查医生，巴巴打手势：“我颈部疼得厉害。”

阿瓦塔美赫巴巴普纳中心的秘书，K·K·罗摩克里希南，随后宣读欢迎辞：

一切心灵的至爱，阿瓦塔美赫巴巴，我们今晨首先想到：“哪有场地可欢迎无限存在者，哪有座位可留给将一切存在囊括于自身的他？”

不过，根据您的沉默启示，我们懂得：正是出于对人类的无限慈悲，回应人类心灵的呼唤，您让自己穿上人类形体的外衣，作为我们的至爱巴巴，以便我们能在此向神本人提供一个场地和座位。我们有幸饱览您优美的神圣人身。我们的心灵将爱、崇敬与忠诚倾献在您的圣足前。

一年前，您为这个会堂揭幕，这是我们为传播您的爱与真理讯息建造的中心。我们祈祷，您今天的再度莅临预示着，未来所有的周年纪念活动都将获得您的祝福。

我们欢迎您，至爱巴巴，不仅在此地而且在我们心中，永远登基为我们的神圣至爱。

作为回应，美赫巴巴通过埃瑞奇授予如下讯息：

我很高兴，在欢迎我来到你们出于爱为我的工作建造的会堂时，你们是在欢迎我在你们的生活中和每一颗心灵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因为正是为了活在你们的心灵中并且分享你们的生活，我才来到你们中间。

克夏夫·尼伽姆和 K·N·索曼分别宣读巴巴讯息的印地语和马拉地语译文。通过麦克风读出讯息时，巴巴打手势：“没人在听！”大厅外的人们变得抓狂，怕耽误达善巴巴。他们持续不停地唱着“捷美赫巴巴！捷，捷！美赫巴巴！（胜利属于美赫巴巴！）”，未注意宣读者。屋外人群拼命往前挤，想透过窗格瞥一眼巴巴。窗前的人竭尽全力抓紧窗格，以免被背后的人群挤走或压伤。

简短致辞后，埃瑞奇宣读以下指示：

第一：阿瓦塔美赫巴巴的爱者，尤其来自安得拉各地和孟买的爱者，他们的爱之捐献帮助完成了这座会堂的建设，如今尝到他们衷心响应 1963 年佳尔拜（弟弟佳尔）为此作募捐之旅的成果。从明日起在古鲁帕萨德举办的达善活动期间，佳尔将对巴巴介绍安得拉和孟买的一些爱者，是他们通过美好合作，帮助使会堂的竣工成为可能。

第二：那些自视为巴巴的新爱者和首次达善者，从明日起将在古鲁帕萨德，由认识他们的小组领导引见给巴巴。

第三：请注意，无论在这里或古鲁帕萨德，谁都不得请求巴巴私下会面，或试图登上主席台。

第四：接下来 5 天里，巴巴将准许每位爱者（不管新老）在古鲁帕萨德再次达善他。古鲁帕萨德安排有爱者专座，如 1962 年东西方大会聚的做法。因此，接下来在古鲁帕萨德的 5 天，你们要有耐心，依各组排队等待召见。

第五：普纳中心做了最大努力，让大厅容纳尽可能多的巴巴爱者，但遗憾的是大厅不可能容纳所有来达善巴巴者。因空间有限，今天这里或接下来 5 天在古鲁帕萨德，均不邀请普纳公众。

第六：今天达善巴巴的机会，将只给那些因空间有限未能进大厅者。因此，大厅外的所有人现在请进入大厅，正常排队，上前达善巴巴。坐大厅内的人请留在原位。

第七：明日必须离开普纳者，现在也应排队达善巴巴。

第八：请注意。以下是阿瓦塔美赫巴巴给你们全体的直接讯息：“过往这些年，我会拥抱你们，我的爱者，并顶礼你们对我的爱。现在我不能拥抱你们，故我允许你们顶礼我对你们的爱。”



1965年5月1日，普纳中心

上午 8 点半，达善开始。单次 100 个男女获准进大厅。有时门前的争抢、推搡和拥挤太厉害，志愿者难以管控。足够幸运进大厅的爱者站成队。他们逐一经过巴巴，俯首拜他的足，离去。为表示爱，有人献上鲜花环；有人献上丝绸、纸质或樟脑做的花环，还有爆米花。还有人赠送水果、太妃糖等糖果。巴巴会触摸这些爱礼，还给他们作帕萨德。政府议员、部长、军官、法官、律师、医生、邮差、鞋匠和萨度——芸芸众生走过美赫巴巴跟前。达善巴巴后，多数人依依不舍，但一路被志愿者催促，直到发现自己在出口门前，一包帕萨德被放到手里。他们还没弄清方向，就发现被淹没在大厅外的爱者人海中。

几名男女来自伊朗。一个身材丰满的波斯妇女，在巴巴面前毫不掩饰地抽泣。不得不扶起她离开巴巴的足。

携婴儿来达善的母亲们，都会把孩子举高，让巴巴触摸。一名哈默坡妇女，抱来才出生 15 天的女婴。

每次有人向他举起婴儿或小孩，巴巴只好前倾触摸孩子，颈部会剧烈刺痛，他的面容却若无其事，依然愉悦放光。一时，巴巴转向巴如查医生，打手势：“疼得厉害，可我显得多愉快。”上前达善者中谁都不知道，巴巴实际处于身体剧痛，因为对他们而言，他显得容光焕发。只有亲近满德里知道，巴巴忍着怎样的痛苦。

约瑟夫·哈勃坐在第一排。他气色不佳，巴巴问起他的健康：“你胸疼吗？”约瑟夫·哈勃回答是。巴巴指示让人用抬椅抬他出去，立即送去看医生。约瑟夫按巴巴指示离去，次日迅速康复，加入其余达善者。

不可能让所有人一一经过巴巴，因他要于 11 点离去。他召来罗摩克里希南，要求大组爱者轮流登上大厅楼座，使他们至少能清楚地看他一眼。各组欣喜地登上楼座，巴巴会朝他们挥手，并示意大家次日应去古鲁帕萨德。

上午 10 点半，近 4000 名爱者唱巴巴阿提。之后，全体欢呼致敬本时代的阿瓦塔。用抬椅把巴巴从主席台抬下，坐入车内，返回古鲁帕萨德。轿车缓慢驶过拥挤的巷子，巴巴坐在车里，合掌向爱者们致意。

下午4点在古鲁帕萨德，巴巴给一巴士的哈默坡爱者施达善，他们途中因引擎故障而耽误，错过普纳中心的上午达善。坎普尔的希塔拉姆率一组信徒，也会见了巴巴。哈里·肯莫尔和本·海曼，还有金德医生、他妻子和带来的几个病人，包括从脑手术中奇迹般康复的男孩，都来了。巴巴亲吻孩子，亲切接见各位。

5月2日周日，清晨6点半，大批群众聚在古鲁帕萨德门旁。哈默坡爱者唱着“哈瑞巴巴，哈瑞巴巴，美赫巴巴，哈瑞哈瑞！”和“萨奇塔南达，帕若玛南达，美赫巴巴未尼亚南达（存在觉知喜乐，无上喜乐，美赫巴巴大知喜乐）”，歌声恬静又热忱。近1000名哈默坡信徒中，一些人乘八辆巴士，余者乘火车来。有人太穷，靠变卖一些家产，才付得起旅费。虽然贫困，他们对神的爱却格外富有，狂喜地体验到巴巴的爱。

那天一早，巴巴坐在古鲁帕萨德大厅，同满德里交谈。他开玩笑地问吉姆·米斯特里：“你和罗姐，谁更爱我？”

吉姆·米斯特里答：“罗姐远比我更爱您，巴巴。她像玛司特妮，我很自豪有这样的妻子！”

早晨7点15分，巴如查医生被召入。昨天未获达善者中，有不满怨言。巴巴回应，评论：“所有这些达善活动，与我打破沉默后、我的恩典降临时将会发生的事相比，皆无足轻重。这一切是塔玛夏——闹剧！”

又言：“我颈部剧痛。高荷说，所有的止痛措施都用过了。它随着时间推移将会减轻。无人知晓我受着多大的苦！”

7点半，让门口的焦躁人群进来，在大遮篷下入座。门一打开，如同决堤。目睹爱者洪流般涌入古鲁帕萨德，实为难忘一幕。巴巴听说，人流中有几名站前方的妇女被撞倒，便下令后续的早晨让大门开着，以便来达善者一到即可进入。

遮篷跟东西大会聚期间搭的相似，长300英尺宽75英尺，容有3000多把椅子。8点45分，巴巴和埃瑞奇从绿色帷幕后走出，登上装饰华美的主席台。他站在扶椅前，望着人海，他们向他反复欢呼。他入座后，巴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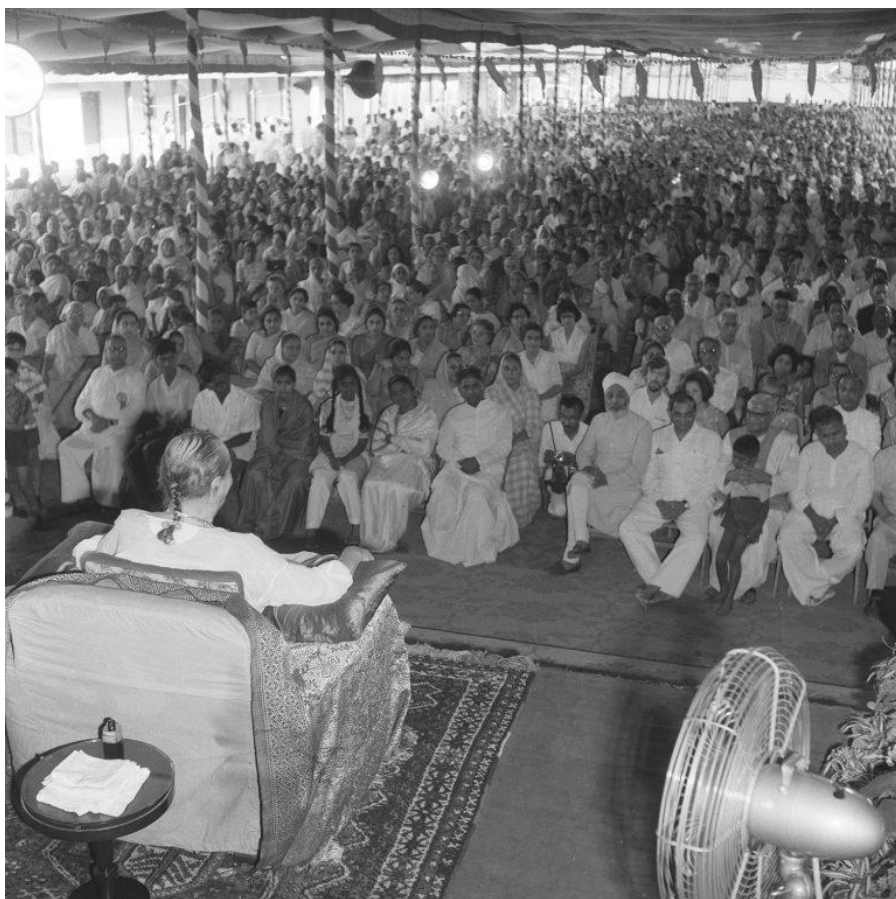
萨赫伯·辛德献花环。一男子突然情绪激动，冲到巴巴跟前，嚎啕大哭。他被志愿者送回座位。

巴巴问：“人们怎么站着？”

埃瑞奇答：“椅子不够。”

巴巴指示埃瑞奇用麦克风播报：坐着的爱者去排队达善时，站着者应坐到其空位上。埃瑞奇接着宣布：

巴巴说，还有五个达善日，故请不要急躁。大家一定有机会拜见巴巴。请等着轮到你。昨日达善过的人，可在古鲁帕萨德再达善。在古鲁帕萨德达善过的人，不应再来达善。



1965年5月，古鲁帕萨德

接着几天，巴巴逮住多人来达善第二次甚至第三次，批评他们。不过有个老者例外，他被看见六天里都来达善。这是巴巴对他的慈悲。老者知道自己行将离世。

埃瑞奇一用英语播报完毕，克夏夫·尼伽姆就会译成印地语，达克译成马拉地语，库图姆巴·沙斯特里译成泰卢固语，布焦·梅塔译成古吉拉特语。埃瑞奇又宣布巴巴的指示：

巴巴说今天离别的人，不管属于哪组，都应当达善。

他们结束后，其余人应分组过来，小组领导把每人引见给巴巴。佳尔将介绍安得拉的几位爱者，他们资助了阿瓦塔美赫巴巴普纳中心会堂的竣工。

哈里·肯莫尔被召到麦克风前，念诵《帕瓦蒂伽祷文》。他诵完，人们欢呼“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

埃瑞奇重述昨天的巴巴讯息：

过往这些年，我会拥抱你们，我的爱者，并顶礼你们对我的爱。现在我不能拥抱你们，故我允许你们顶礼我对你们的爱。

该讯息译成四种语言后，埃瑞奇宣读巴巴的一篇新讯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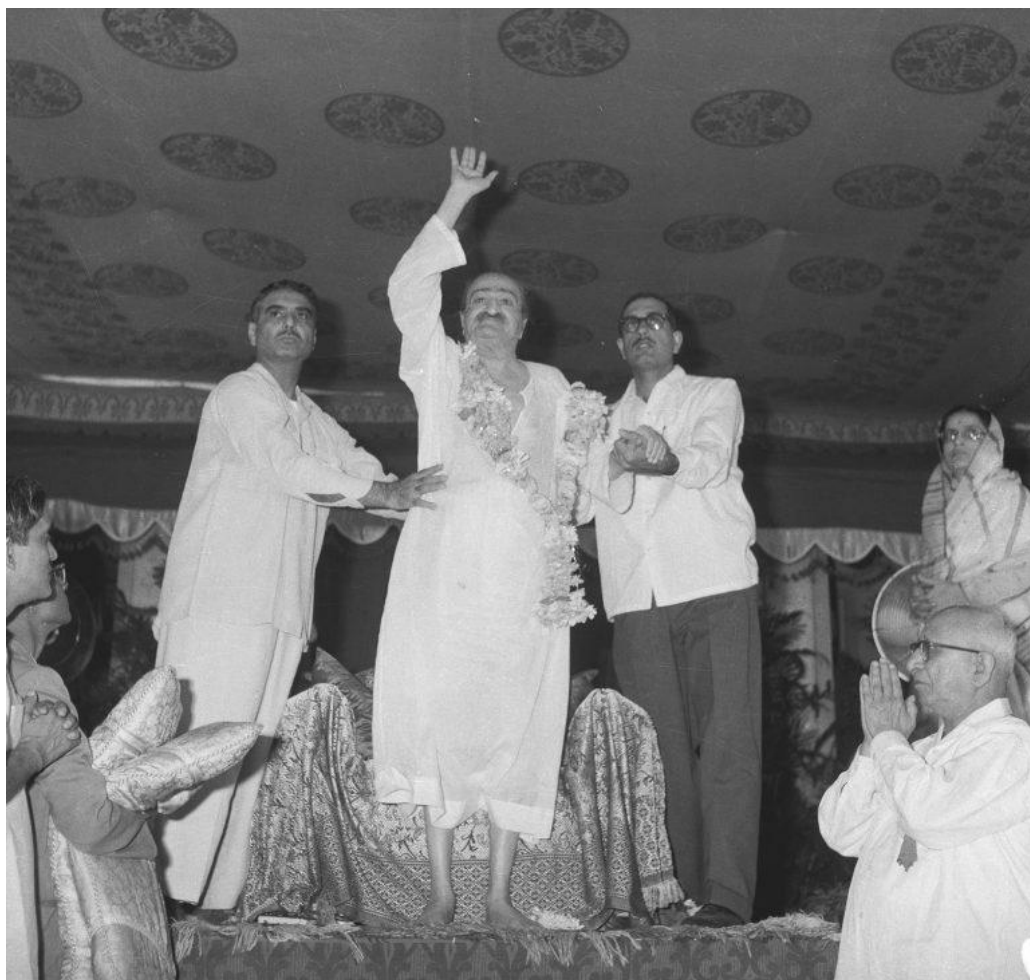
我很高兴看见你们全体，并且深受感动：你们许多人做出不菲的牺牲，从各地远道而来，在我跟前逗留数小时。教徒们倾其一生的时间和积蓄，甚至冒生命危险，去朝圣顶拜被传统圣化的神之化身。他们的回报是依据传统。但你们是旅行来顶拜，出于爱降临的人身上帝。你们将依据爱而得到回报。



1965年5月，古鲁帕萨德，肯莫尔在麦克风前

达善于9点20分开始。站在烈日下的男女老幼排成长队，逐一轮流上前。巴巴面如灿星，他的容颜对于坐在远处者和附近者一样熠熠生辉。他的座椅设在主席台的边沿。每个男女来达善，从底下走过，触摸他的足。有人会以额触他的足，有人留下鲜花和花环。有些人的泪水浸湿了他的足，另一些人则向他祈祷帮助。各自根据其内在准备，接受他的沉默爱礼。巴巴合十而坐，对一些人点头，对另一些人微笑，或问一句话。每人把头放在巴巴足上时，他合掌举到胸口或额前，答谢每人的爱。所有种姓和信条的爱者信徒都参加了达善。

因为前方的人站着，坐在后方者看不到巴巴。达善中间，巴巴打手势：“坐后排的爱者看不清我。”在埃瑞奇和巴如查的扶助下，巴巴站起来，朝坐在后排的爱者挥手。达善期间，巴巴每天重复这个爱的姿势三遍。



1965年5月，古鲁帕萨德，埃瑞奇、霍桑·巴如查

现在，队伍排到古鲁帕萨德门口。巴巴问：“按此速度，全体能否在五天内得到达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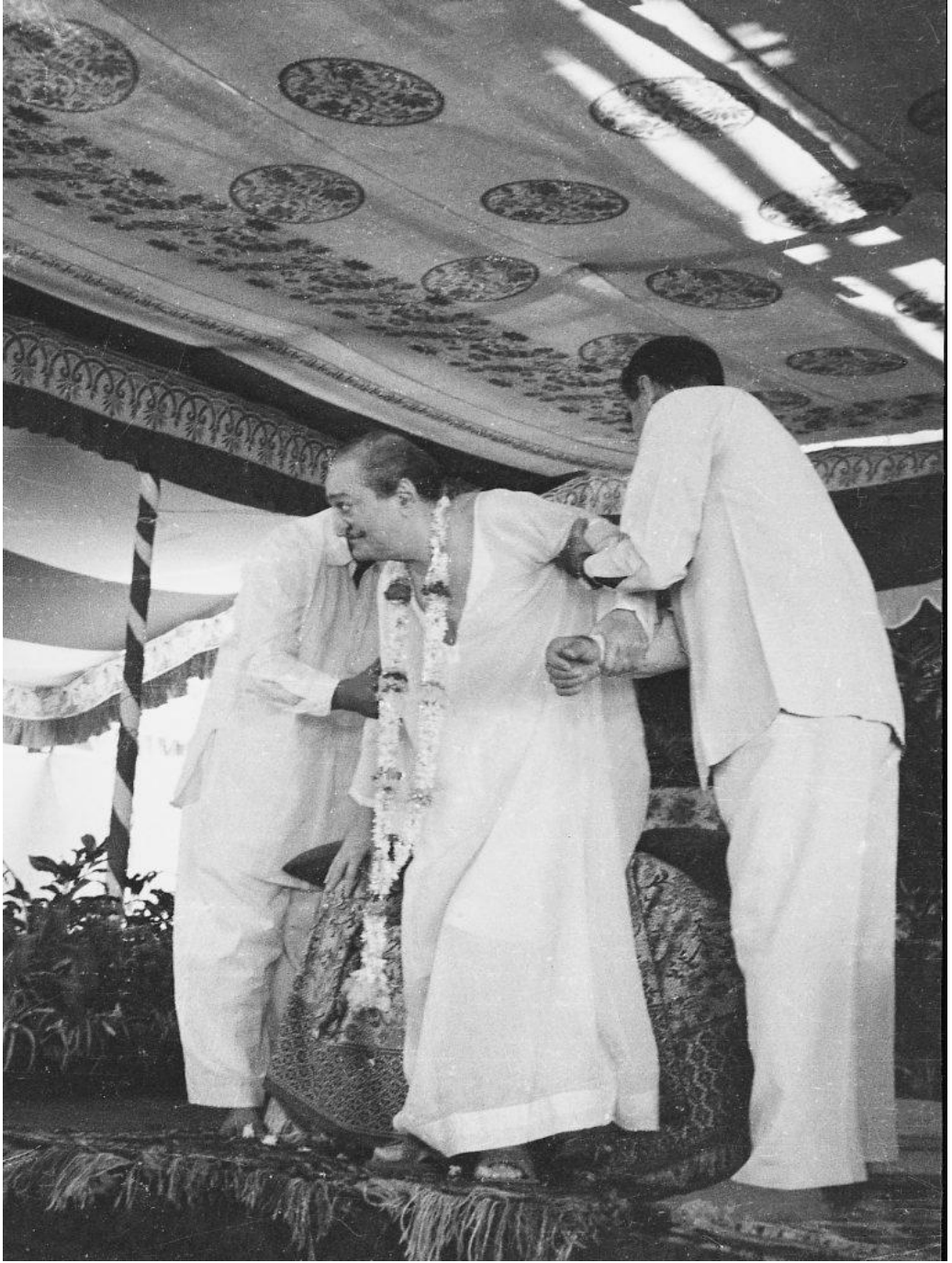
埃瑞奇评论：“可用橡皮章在凡是顶礼过巴巴者的额上盖印，就无人会来第二遍！”

玛妮招手让埃瑞奇到台后，给他一个新枕，以换掉巴巴背后被汗湿透的枕头。坐在台后不为人见的女满德里注意到这点。

上午 10 点 50 分，巴巴表示：“全体在座者，将在剩余的四个撒晤斯日获得达善，故不要急躁。” 15 分钟后，巴巴望着长队，说：“15 分钟内不会结束。” 来达善的各爱者被催促，因为一连坐着几个小时给巴巴造成巨大压力。11 点 10 分，巴巴对巴如查说：“我的髌、背和颈部的疼痛达到顶点。无人知晓我痛苦的强度。”

20 分钟后，队伍结束，巴巴要求唱阿提。马杜苏丹和普纳巴赞组领唱，全体加入。德拉敦的莫希妮王妃、女儿库苏慕和穆基姆布尔的拉玛德薇，持着燃火的阿提盘上前，按仪俗在巴巴面前挥动之。之后，人群爆发“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的欢呼，巴巴由埃瑞奇和巴如查扶着站起，朝人群挥手。巴巴进入古鲁帕萨德，全体爱者伴随此起彼伏的高呼离场。少数几人冲向台前，从台上成堆的花环中取一些作帕萨德。

巴巴走到主席台后方，帷幕后放着他的轮椅。他坐入轮椅，埃瑞奇和巴如查推着他来到餐厅。巴巴说起髌部和颈部剧痛。对他的虚弱身体来说，达善压力太大。埃瑞奇和巴如查为他按摩腿，尽量减轻疼痛，但巴巴的脸容表明他处于剧痛。他的痛苦让巴如查几近落泪。大约 3 分钟后，巴巴示意他们应离去，之后女子们进来，照顾巴巴的需要。



1965年5月，古鲁帕萨德

多名爱者受邀下午过来。许多人利用此机会，共 100 人左右聚在侧室。下午 3 点 45 分，巴巴在主厅坐扶椅里，穿宽松丝绸短裤，上有吊扇。安得拉的钦塔·萨瓦·劳、马杰提·拉玛莫汗·劳和玛尼克亚拉·劳，赠巴巴一本相册，内有最近纪念他生日展会的照片。巴巴表示：“我听说了展会的全部情况，我对维杰亚瓦达工作者的爱之劳动非常满意。”

钦塔提到，巴巴生日期间，N·S·穆尔蒂在提鲁帕蒂安排了公众活动。提鲁帕蒂是主文卡特斯瓦拉（毗湿奴、奎师那）的严格正统印度教朝圣地，人们认为穆尔蒂在那种婆罗门氛围下举办纪念美赫巴巴的活动乃是勇敢的壮举。[注：梵文中，文卡特斯瓦拉的字面意思是“文卡塔之主”，位于马德拉斯附近，德拉维达乡村的一座圣山；山顶有一座献给毗湿奴-奎师那的庙。]

巴如查医生曾特别受邀在提鲁帕蒂的活动上演讲，巴巴问他：“你讲巴巴是人身上帝没？”他肯定地作答。

巴巴非常欣慰安得拉邦税务、展览和社会福利部的部长，M·R·阿帕劳所做的工作。对他说：“我知道你做的一切。我对你的工作满意。”

巴巴转身对一个爱者，问道：“你实际知道我是神吗？”

爱者诚实地答：“不，其实不然。”

巴巴回应，表示：“当我打破沉默时，我的苦难将结束，世人将知道并且感受到我是神。我的苦难是身体、精神与灵性上的。我沉默的打破将标志着我的荣耀开始。我的工作届时将完成。我打破沉默后会再活一年，之后离开身体。”

勒克瑙的萨茹佳·萨海，带儿子夏钦德拉和美赫纳施一起来。她告诉巴巴，丈夫希文德拉未能过来，因为他请不了假。巴巴安慰她：“我将召见希文德拉，莫烦恼。”

希文德拉的业余爱好是雕塑，他做了一尊巴巴的彩陶胸像，由萨茹佳带来。巴巴对此表示高兴。（注：希文德拉做的小型头像习作，现保存在美拉扎德的蓝车内。）

萨茹佳的两个男孩，被巴巴昵称“扑扑”和“图图”，说：“巴巴，我们是来和您一起放风筝玩弹珠的。”

巴巴回答：“我很想和你们一起玩，可现在我胸口上有太多人！”

两男孩说：“让他们跑掉呗！”

“你们可以去做，”巴巴打手势，“可现在没时间玩。”



一个叫拉姆简姬的年轻女子也从勒克瑙来，不过违背家人意愿。她勇敢大胆，多年来一直渴望达善巴巴。

她父母居住安拉阿巴德，却不信巴巴的神性。拉姆简姬曾想尽办法参加1958年的美拉巴德撒晤斯。她致信巴巴，巴巴安排让她跟萨茹佳·萨海的父亲斯利瓦斯塔瓦一起旅行，却被她父母禁止。后来，她在勒克瑙结婚后，1963年瞒着家人，想办法跟一个亲戚到普纳拜见巴巴。

这次，为从勒克瑙溜走，她去了安拉阿巴德的父母家。两天后，接到丈夫的电报，要她回勒克瑙。她复电说回不去，因为母亲患了霍乱病。

丈夫接到电报，赶到安拉阿巴德，她母亲只好装病。丈夫叫拉姆简姬在安拉阿巴德多住几日，便返回勒克瑙。由于不可能说服父母让她旅行去见巴巴，于是她告诉他们，她要去拜访一亲戚家，实际来了普纳。

巴巴不喜欢拉姆简姬撒谎，纠正她：“你为何这样做？我始终与你同在。如果你被禁止来，就不要来！我始终与你同在！”（注：后来，巴巴命希文德拉·萨海联系拉姆简姬的丈夫，对他讲述巴巴。）

巴巴表扬博帕尔的纳夫德：“我对你和你的家人很满意。你们都是我的忠实爱者。”

那格浦尔的保·苏贝达之妻，谢拉·苏贝达，连续受流产困扰。巴巴问保：“你烦恼吗？”

“一点都不烦，”他答道，“一切按您的意愿发生。”

巴巴问他妻子：“你为之烦恼吗？”

她回答：“不，巴巴。”

“莫烦恼，”巴巴告诫他们，“我的纳扎在你俩身上。”

萨奥内的律师坡帕里·普里得，带来几名教师、农夫及其他律师，一一引见给巴巴。他们是老爱者，巴巴开玩笑说：“你为何只带帕特尔（首领和农夫）来见我？”

坡帕里答道：“从萨奥内来了 150 人，但这些人都是工作者。”

宝的姐姐妮拉德薇，插话：“萨奥内有个好工作者。他叫库舍，却没和我们一起来。他外出数月了，我们不知道怎么联系他。很遗憾，他不晓得这次达善。”

“我的纳扎在他身上，”巴巴说，“我和他同在。”

接着问妮拉德薇：“你见到宝没？”她答，见到了。这是自 1952 年起的近 13 年里，宝第一次有机会见到他姐姐。

前一晚，巴巴要宝提醒他师利拉姆·坡帕里的事。巴巴现在问坡帕里：“你的健康如何？”

这一问让坡帕里惊讶，他说：“现在好了。”他曾患麻风病，却未告诉过巴巴。他相信，由于巴巴的纳扎，其病情得以改善。

一些爱者刚到普纳，过来达善。有那格浦尔的罗克汉德一家和韦诺·科尔。巴巴给他们施达善。

其间，巴巴告知哈里·肯莫尔：“你应于5月8日离印。12月回来。”

有个信徒希望巴巴授予他某项特别任务，巴巴对他说：“去告诉世人：我是人身上帝！当我打破沉默时，众生都将知道我是神！”

该信徒是首次来见巴巴。他恳求道：“我们做不到爱您，除非您用爱注满我们。”

巴巴回复：“我很高兴听到此言。要记住我给你的任务。倘若我用爱注满你，你我不会保持分离。那时就不存在我派你履行任务（告诉世人美赫巴巴是神）的问题。如果你是当前的状态，就可以执行我的命令。”

对另一名爱者，巴巴问：“你爱我，胜过爱妻子或你自己吗？”

他答道：“如果说我爱谁，我爱的是您，巴巴。”

巴巴随后要听笑话。一男子讲述此笑话：

从前有人访问一所男孩学校。他给孩子们出了一道谜题：假设一列300码长的火车在3分钟内驶过站台，我的年龄多大？所有男孩都愣住了。

一个男孩突然举手，被问起答案，他答道：“46岁，先生。”那人对答案迷惑不解，因为那正是他的年龄。他问男孩，怎样算出他年龄的。男孩回答：“我叔叔23岁，只是半疯，先生！”

在场者享受笑话，巴巴回应，现在他来讲个笑话。开始说：“1962年东西撒唔斯期间，中国人进犯印度。本次撒唔斯期间，巴基斯坦发生骚乱。

“众生对我来说都一样，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巴基斯坦人。但事实在于，我出生在印度，故不用紧张。这是我的笑话。我的笑话意味着你们在无知中受苦。我把你们的苦难承担在我自己身上。”

巴巴问某人：“你是怎么获准请假来普纳的？”

那人答：“我的休假问题不重要。”

巴巴妙语：“世间无要紧事。唯一的要紧事，是你看不到我的真性！”

1963年有一天在古鲁帕萨德，只有男子在场时，巴巴故意问起普纳中心的爱者，他们有没有性交过。已婚者回答：“有，和我妻子。”巴巴进而问他们有没有过婚外性行为，有几个承认婚前有过。

巴巴继续查问房间里的每个男子，最后问一人：“你呢？你有过婚外性行为吗？”巴巴的询问使那人紧张地笑了。

接着巴巴表面上换话题，继续问他的生活和生意状况。“你的生意做得如何？你有个农场，对不？你挣了很多钱，对不？你雇了多少人？你雇过女子做农活吗？”听到最后一个问题，那人突然崩溃哭了，明白巴巴知晓他和一个不识字村妇的奸情。那人哭泣忏悔，解释当时除了他和此女子外，无人在场，谁都不可能看见他们。

巴巴安抚那人，回应：“既然我有意识地在万人万物内，哪有我看不见万人万物的问题？但你很幸运，今天在我跟前坦白此事。现在忘了它，但切莫再犯。”

尽管巴巴每天慷慨地奉献自己，达善期间他的健康其实不好。每天上下午，他从房间出来前都虚弱不堪，宝会被召去为他按摩。

一天上午，巴巴感到特别虚弱，问宝：“上午我能过去（主席台）吗？”时不时，他会问时间。他试着站立，腿却晃得厉害，宝扶他躺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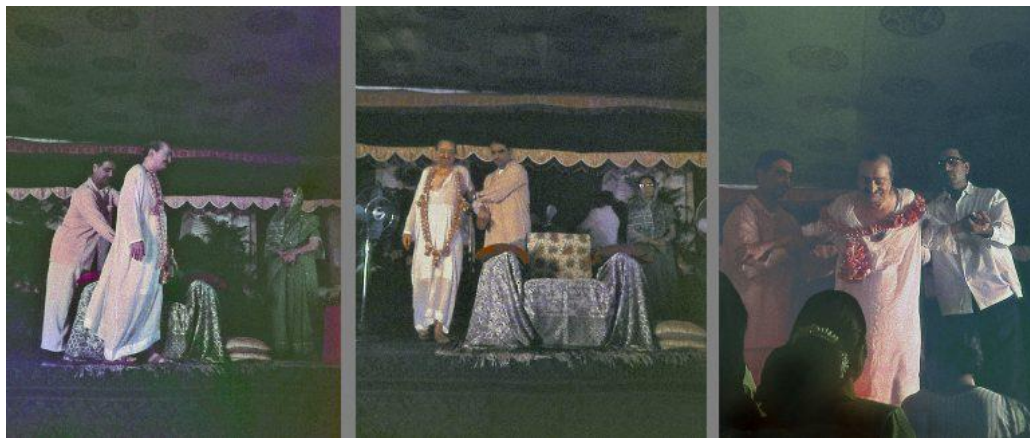
“我怎可能过去？”巴巴问，“可我若不去，爱者们会怎么想？”宝给他按摩一会儿腿。

5分钟后，巴巴打手势：“让我再试试。”并站起身。出现同样情况，巴巴的腿止不住地晃，他只好又躺下。

巴巴试站了三四遍，身体却做不到。最终，他示意宝握住他的手，在宝的支撑下他能缓慢站起，走几步。“我处于怎样的困境？！”巴巴叹息

道，“我的爱者来了，我却走路都不自如。他们会怎么想？我变得何其无助！”

可巴巴一跨出门槛走到外面，就判若两人——他行走自如，若无其事！疲惫沉重的痛苦表情不翼而飞。巴巴脸色红润如玫瑰！他大步流星来到主席台，爱者们反复高呼“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却不知就在3分钟前，巴巴一直处于可怕的痛苦，甚至站不住。



1965年5月，古鲁帕萨德

5月3日，早晨7点半，巴巴来到古鲁帕萨德侧室，多名爱者已在场。基申·辛乞求巴巴，抽几分钟私下会见德拉敦中心的女子们。巴巴婉拒了，并对基申开玩笑：“你再请求，我就把你扔出去！”又说：“你没有考虑过，私下会面给我带来的受罪和麻烦？”

8点25分，巴巴离开大厅，来到主席台。聚会者朝他欢呼。辛德献花环，马杜苏丹唱了歌，随后由玛里克·阿朱纳·劳诵读《帕瓦蒂伽祷文》。并由钦塔·萨瓦·劳用泰卢固语唱同篇祷文。埃瑞奇宣读巴巴的这则讯息：

这次你们和我在一起，我不打算给你们很多言语来训练你们的头脑。我想要你们的头脑睡着，以便你们的心灵会在我的爱里醒来。

你们已得到足够的言语；我也得到足够的言语。我不是通过言语给予我所要给的东西。在你完美臣服的沉默里，我始终沉默的爱就能够流向你——永远成为你的，让你保存并与那些寻求我的人分享。

当我的爱之道言冲破其沉默，在你心中开口，告诉你我是谁时，你将知道那就是你一直渴望听到的真言。

巴巴随后在埃瑞奇和巴如查的协助下站起，向聚会者挥手。他一站起，全体同样起立。巴巴指示他们不要起立，因为他站起的意图是给远处后排的人施达善。若前排的全体起立，后方远处的人就看不见他了。

埃瑞奇播报：“已达善者不应再来。今晚7点，普纳中心将有‘布拉-卡塔’（泰卢固语舞剧）。每周一晚上，是普纳中心聚会夜。今天是安得拉邦爱者的达善日，但今天离别者也可达善。”



贝拉姆给达善活动摄像

上午9时，达善开始。许多新爱者已到。卡基纳达的P·V·L·纳拉辛哈姆的体验，可能是许多首次见巴巴者的典型情况。纳拉辛哈姆描述了那天上午巴巴走上台时的样子：

他的身体似乎散发出明显光辉，仿佛全身的金色透亮皮肤底下，燃着某种荧光物。正如黑暗中陷入风暴的船只，一见到不远处灯塔的闪光就获得勇气与希望，同样在无知黑暗中，奋力摆脱业相紧缚的许多灵魂，一看见巴巴——他似乎释放着光与爱的灵性光芒——就感到希望与喜悦。

纳拉辛哈姆天性颇谨慎，自忖美赫巴巴若真拥有所宣称的神性，达善时巴巴应该看向他。他讲述：

我刚这么想，巴巴就抬头，瞬间直视着我。我有点紧张，他读透了我的心思。遂暗自祈祷别让邪念或怀疑进入脑海。

我俯身触摸巴巴的足，它柔似天鹅绒，嫩如花瓣，凉若夏冰。给身体带来酥痒感，好像握住小发电机的柄！球落在松软的表面，如沙滩或棉花上，会凹陷留下。我想，巴巴的足变得特别松软，以接受且留下我们通过触摸卸在他足上的业相。

许多来达善者带着一盒糖果或纪念品，让巴巴触摸，当作帕萨德带回。纪念品中，有结婚戒指、手绢、毛巾、枕头、木凉鞋，甚至瓶装糖浆。单调地触摸每件物品，丝毫不会让巴巴心烦，虽然能想象这样做的额外压力。他把充满爱的微笑和临在赐给每一位，人人怀着喜悦满足之泪饮下。这次达善期间，无人得到台上巴巴的亲吻或拥抱。金德医生请巴巴也不要点头，可巴巴会不断地转动颈部，扫视四面八方的爱者。



1965年5月，普纳

几乎每天都有孩子走失，啼哭着被抱到麦克风前，因为母亲匆忙达善时忘了孩子。她过后良久才意识到，台上被高举着的是她的孩子。

巴巴扫视右侧，见三排长队。通常有两排，一排男子，另一排女子。经询问得知，主要两排是安得拉爱者，第三排是当天要离别的爱者。安得拉人的队很长，当天离别者要是加入他们，肯定得不到达善。巴巴打手势：“一长队人站在烈日下，赶快！”

11 点零 5 分，唱巴巴阿提。他站起，朝聚会者挥手祝福。之后埃瑞奇和霍桑照例扶他坐入轮椅，送他进屋。

下午 3 点 40 分，巴巴回到侧室。有人报告，哈默坡爱者急于达善，因为现在只剩三天，数千人仍等候达善。

安得拉邦财政部长，钱纳·雷迪先生，带家人来见巴巴。巴巴对他说：“现在印巴之间冲突。印度有福，因为我生在印度。无需忧虑。”

部长说：“连中国的局势也不好。”

巴巴回复：“我知晓一切。印度无需忧虑。当我打破沉默时，世人将知道我是谁。一切悲苦将会消失，人们将开始爱我。届时他们将知道，只有神值得忧虑。”

安得拉邦首席部长，K·布拉马南达·雷迪，也听说巴巴，寄讯请巴巴祝福他的生日。巴巴一并祝福寄去此讯：“勇敢诚实地面对生活。我和你同在。”

阿里格尔的托迪·辛·沃玛，进入房间。他是长期爱者，1950 年新生活期间，给巴巴和满德里供食 10 天。如今他不像成功商人，更似玛司特。

阿娄巴领进伊朗来的杰罕吉·美拉班普尔、他妻子和另六个跟随者，他们克服诸多艰难才来到普纳。其中最年迈妇人在孟买跌倒，摔断肋骨，却不顾疼痛每天来古鲁帕萨德，未对任何人讲起她的受伤程度。

他们带来干果特产，献在巴巴足前。一女子带来另一名伊朗妇女的一笔捐款，并解释缘起：“就在我们出发前，此妇女处于严重难产，情况复杂，医生准备做剖腹产手术救她。她不停地呼求‘巴巴，巴巴！’不一会儿，令医生讶然，她未做手术安然产下双胞胎。她要求我把这笔爱礼献在您足前。”

巴巴告诉她把钱还给捐款者，并转达他的爱，指示她用这笔钱济助伊朗穷人。

一波斯女子达善时痛泣，告诉巴巴：“我受不了与您分离。”

巴巴回应：“我也受不了与自己分离。”

他对另一波斯人说：“只有百分百的诚实能把人领向神。切莫伪装。要表里一致。”

之后，其他人走近。潘克拉吉问巴巴：“您的颈痛还好吗？”

巴巴答道：“是无限的，在身体上和宇宙层面上。当我打破沉默后，它将消失。”

贾巴尔普尔的穆尼拉吉，问巴巴何时打破沉默。巴巴答：“我也渴望打破沉默，届时我会解脱，世人也会脱离压迫。我的长年保持沉默有其原因。当我打破沉默时，冲击将是宇宙性的。”

“无人知道我怎样受苦。我的痛苦不仅在身体，而且在精神和灵性上。你们的精神和灵性痛苦，与我的痛苦有着巨大差别。我的精神痛苦非常强烈，它是由于当今世界盛行的伪圣人。我的灵性痛苦是因为我知道，我在自己内里自由，却在你们内里受束缚。”

望着挤满人的房间，巴巴说：“今天下午我只召见近 20 人，这里却将近有 150 人！”

巴巴说，房间里有多人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对其中一个，G·S·N·穆提，问道：“你从哲学中学到了啥？”

穆提回答：“我学会弃知！”

话题转到 12 月西方人撒晤斯，现不在孟买，改在阿美纳伽举办。巴巴表示预期有 250 名西方爱者参加。他说：“我的爱者邀请我赴美国办撒晤斯，可我现在不会离开印度。”

下午 4 点 50 分，巴巴离开侧室，大家解散。



1965年5月，古鲁帕萨德

次日5月4日，早晨7点20分，巴巴进入侧室。问哈里·肯莫尔：“你可知道，我深受痛苦却又表现得很快乐？”

肯莫尔把问题带向极限，回答：“您为何不撂下整摊事儿？”

埃瑞奇插话：“那意味着整个游戏结束！”

巴巴对肯莫尔未置一词。

几人获召达善，有的来自海得拉巴。巴巴对他们说：

我曾相当频繁地访问海得拉巴，隐姓埋名地奔波，就为做玛司特工作。会乘轿车、马车和牛车旅行。有时不得不骑骆驼去。

我常在火车站台上宿眠。一次我们在艾哈迈达巴德公共工程部仓库附近的荫凉处歇息。那天恰逢主管工程师顺道来视察，他反对我们在那里扎营。他解雇了准许我们逗留的看守。我随后叫埃瑞奇去对他解释我们是谁，之后看守才得以复职。

我是人身上帝。我打破沉默时，世人将知道这点。

8 点左右，在埃瑞奇协助下，巴巴走上主席台，比往常早。人群欢呼声平息后，他为哈默坡爱者授述：“哈默坡爱者的爱感到，由于他们贫穷，遭到忽视。但不管爱者穷或富，我都是爱者之奴。全体哈默坡爱者应保持耐心，我将于明日上午 8 至 11 点给他们施达善。

“现在我们开始达善活动。无需介绍任何人，因为我知晓每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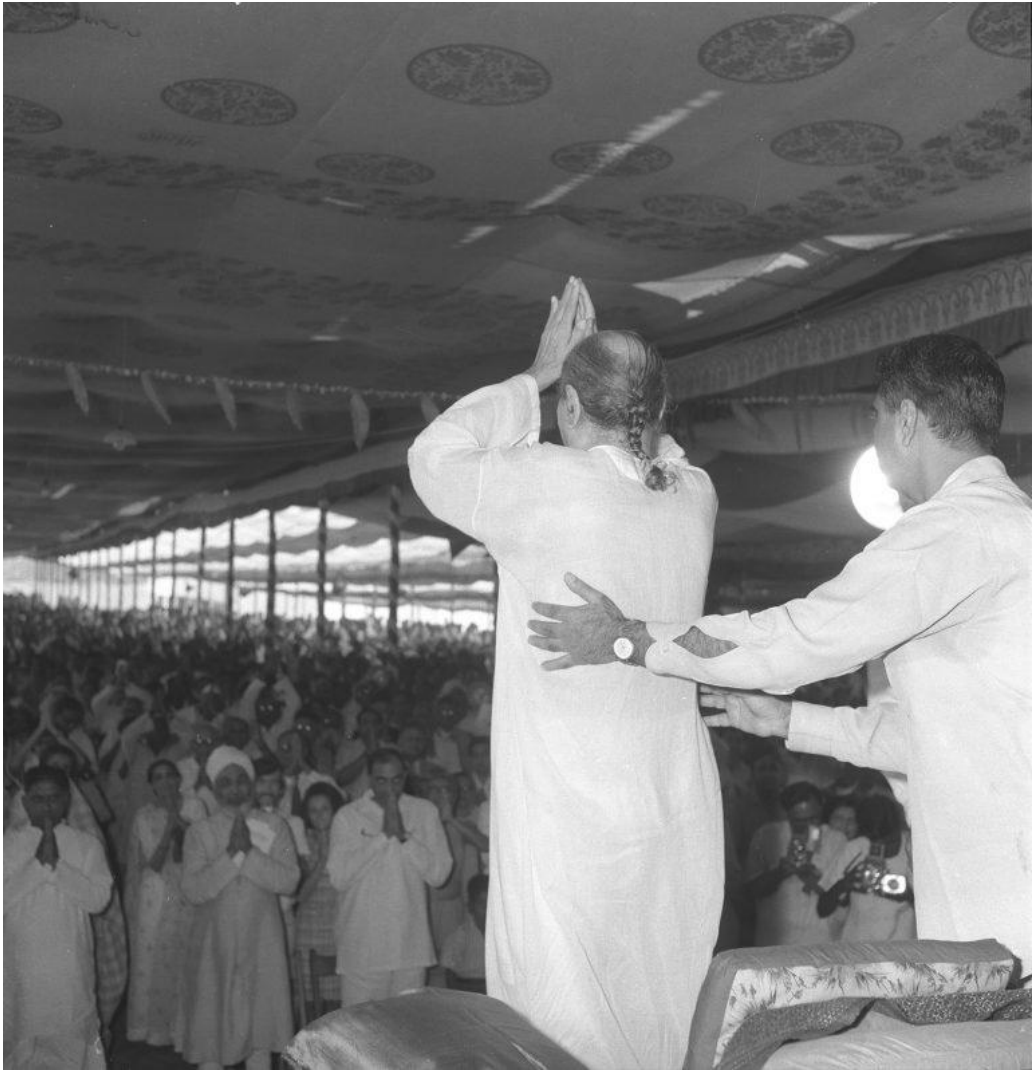
巴巴让埃瑞奇播报，今后不授予讯息或宣言，不诵读《帕瓦蒂伽祷文》（原是每天上午的首要活动）。因为太多人仍在等达善，没时间念祷文。8 点零 5 分，达善开始。5 分钟后，珊塔迪薇王妃到台上，为巴巴戴上漂亮的白蕾丝玫瑰花环。是一名帕西爱者用精致材料手工做的花环。

8 点 40 分，巴巴站起，朝坐后方的爱者挥手。并问道：“我站起时，你们都能看见我吗？”

一些后方爱者挥手表示能看见，有人摆手表示看不见。许多人送来花环。埃瑞奇将一串用粉色玫瑰做的特别花环，戴到巴巴颈间。一组妇女想把钱捐在他的足前。巴巴拒绝，要志愿者通知各位达善者，谁都不得向他捐钱。

发生一起不幸事件，维杰亚瓦达的 A·S·贾甘纳达姆达善巴巴后，被绳子绊倒，右腿股骨骨折。他被送往医院。尽管疼痛，他很勇敢。唯一担心的是他无缘剩余两天的达善。当人们保证会送他回去见巴巴时，他很开心。

昨日未达善过巴巴的多名安得拉爱者当天排在前头，后面是更小地区的爱者。上午 10 点 55 分活动结束，唱阿提，巴巴朝人群挥手祝福后，走到幕后。



澳洲夫妇，彼得·罗文和妻子海伦，经巴巴批准参加达善活动。22岁的彼得，于1963年底通过墨尔本的奥斯瓦德·霍尔听说巴巴。读了《至师》的前十几页后，彼得·罗文说：“我知道巴巴曾是我的大师，一直如此。绝不存在接受或抗拒——只是事实而已。我是他的。”夫妇俩一直计划陪伴其他澳洲人来印度，后来巴巴将达善推迟到12月。尽管他们很失望，仍决定不管怎样要去印度。他们丝毫没有会见巴巴的意图或期待，只想旅行去朝圣五位至师的陵墓，实际决定12月和其他人重返印度见巴巴。

罗文夫妇乘船离澳，于1965年2月26日登陆孟买。一到，接到弗朗西斯·布拉巴赞的信。奥斯瓦德·霍尔把他们的抵印通报了他。弗朗西斯写道，巴巴批准了他们参加5月的东方人达善，但不希望他们拜访五位至师的陵墓（舍地赛巴巴和普纳巴巴简的陵墓除外，如果他们想去）。还传达指示他们不要访问任何圣人、瑜伽士或埃舍。故接着2个月，海伦和彼得周游印度。旅行结束后，他们返回孟买，见到阿娜瓦丝和纳瑞曼，随他们前往普纳。

5月1日，他们坐在普纳中心，首次看见巴巴。彼得·罗文忆述：

我第一眼看见至爱，瞬间带来一种圆满具足感，那是我从未奢望过的。那个鲜活时刻有着自己的生命，与时间无关。巴巴是，我是，那一刻是。自然只有在回味中我才能欣赏之，因为那一刻的主观体验如此完全。

那天上午，达善进行近半小时后，巴巴遣满德里去叫罗文夫妇。“巴巴现在要见你们。”他告诉他们。

彼得回忆经过：

我们排队通向巴巴足前，终于到他跟前，被引见给他，然后我俯首拜他的足。顶礼这一刻，就我而言，是浑然忘却。似乎我全然淹没于至爱，心停止运作。时至今日，我都无法形容顶礼巴巴的足是怎样的体验，只能说完全迷失在他里面，而那是无法言喻的喜悦。



1965年5月1日，彼得与海伦·罗文

达善期间，罗文夫妇每天看见巴巴，有时一天两次。5月4日午餐后，萨若希去他们的旅馆，传讯说他们到古鲁帕萨德后，彼得伴随巴巴期间，海伦应去见美婳。萨若希送他们去，彼得走入小侧室，巴巴和满德里及一些小组领导坐着。巴巴示意他坐前面。

少顷，巴巴问他：“你何时回家？”

彼得答：“达善活动结束后，立即回去。”巴巴点头肯定。

在巴巴跟前，彼得很少说话，也没别人提问，巴巴提问才会说话。他们充满喜悦，沐浴在至爱的阳光中。巴巴几乎不看四周，手指放椅子扶手上，时不时轻举再放下。彼得回忆：“我们的眼睛都饱享着他的美，心灵满溢。”

大约 1 小时后，巴巴示意是时候走了；他们离去时，可顶礼他的足达善。到现在为止，彼得待在房间后方，属于最后离开。虽然逗留期间，彼得未能私下会见巴巴，却没有感觉被“克扣”他那份神圣珍宝，用他的话说，因为随后发生了此事：

我顶礼巴巴的足，灵魂闸门随即打开。从未想到，滚烫的热泪如滔滔江水，倾泄在至爱的足上。仿佛我在数百万世中体验的全部无知，刹那间涌出。今生在幻相中体验过的一切污、秽与堕落，现在都倾倒在至爱的宝足上。我的身体带着巨大力量振动着。我无法从他的足上抬头。我发现自己泪如泉涌，重复唤着：“巴巴，巴巴，巴巴！”他的名成为我口中发出的持续不断声音，直到我发现自己合掌跪在他面前。

巴巴的目光似乎来自茫茫远方。好像他看着我的无量世。我们四目交集，我从未见过也不再指望见到，如此慈爱、无法言表的仁善与慈悲。他的眼眸简直是最甜美、仁爱与慈悲之洋。那是我一生中最重大和崇高的时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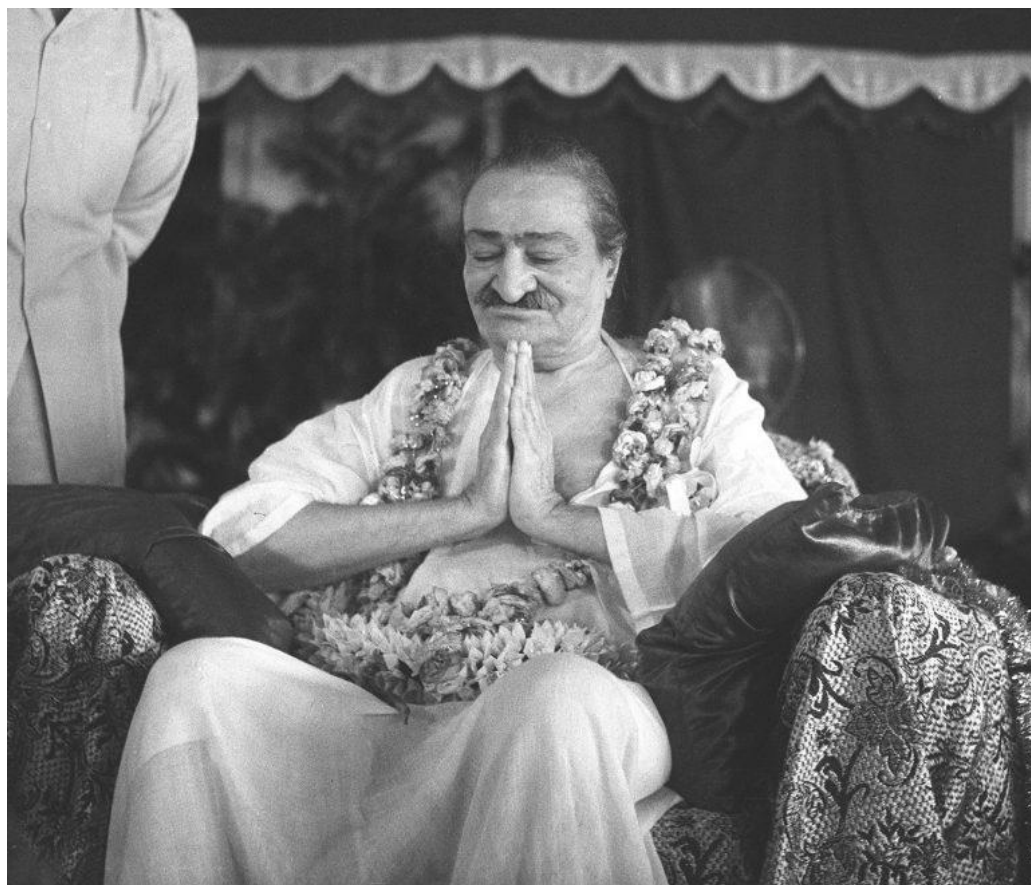
我们四目交集的霎那，他以缓慢柔和的弧度伸出手，轻抚我的脸，用拇指和食指从脸颊往下抚到下巴，顺着下巴会合到一英寸左右，并继续这个动作到合拢。这个动作，这个抚摩，足以带我和至爱穿越所有的时间。

我不是随便说这话，而是带着绝对确信。那一刻依旧感动，不管我去何方，或者我多么经常忘记他，单那一刻就足以把我拉回到他，并将永远如此。

5 月 4 日，因来自许多城镇的爱者尚未达善，下午 3 点 40 分，巴巴再次来到台上。德里、贾巴尔普尔、比拉斯布尔、赖布尔、绍拉布尔、戈特岗等地来的远方爱者，利用机会达善。

一个六岁左右的男孩随母亲达善时，发生感人情景。当母亲顶拜巴巴的足时，身边的小家伙使劲高呼：“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

施达善 1 小时后，巴巴在欢呼致敬声中离去。



5月5日早晨7点10分，美赫巴巴进入古鲁帕萨德侧室。贾甘纳达姆出院，被直接用担架抬来，放在巴巴的足前。巴巴对他打手势：“别担心，一切会好的。”贾甘纳达姆含泪请求达善巴巴，却由于腿疼不能移动。巴巴抬起右足，让他亲吻。老人喜不自胜，彻底忘却不适。

此时，安得拉邦部长 M·R·阿帕劳和妻子进来。巴巴对他解释：“我很满意你们为我做的工作。我的恩典将始终在你们身上。我希望你们俩越来越爱我。我是人身上帝。”巴巴拥抱他们，夫妇俩随后离去。

德拉敦的巴尔·基桑·巴克希，和妻子美赫康塔，来达善。巴巴问女士：“你有什么要求？”

“除了您的爱，我一无所求。”她答道。她的回答让巴巴满意，夫妻俩顶拜他的足后离去。

一名将军和妻子首次来见巴巴。他听说并读过一点巴巴资讯，却无法接受巴巴是人身上帝的事实。将军坐下，被引见后，巴巴对他解释：“只要你百分百地诚实并且遵循琐罗亚斯德的三个训诫——即善思、善言与善行，即使你无法接受人身上帝的概念，又有何妨？”

将军面露喜色，表示他很诚实并且遵循先知琐罗亚斯德的三大训诫。巴巴补充：“如果你能读《神曰》，将认识到无限如何被纳入人类形体。你也将知道，对无限强大的神来说，任何事都可能做到。不要担心。阅读《神曰》，你将理解：除了神，别无存在。你也是神，但你处于错觉下，自认为是人。”

将军毫不迟疑地回应：“是，我们皆是神！”

早晨 7 点 45 分，巴巴来到主席台。当天是哈默坡地区爱者的达善日。每人快速顶礼巴巴的足。他们做出不菲牺牲，长途旅行来此，明白至爱的一瞥赐予怎样的珍宝，现在人人获得回报。

师利帕特·沙海写了一首诗，巴巴让他通过麦克风吟唱。当天无规定的卡瓦里节目，但达善期间，诸多组演唱巴赞和格扎尔。专为此搭建了小舞台。

活动期间，一男子等候轮到他时，突然丧失意识晕倒，但很快苏醒，起来达善。这六天来仅一次，巴巴接受一名哈默坡爱者的花环；他把花环挂到自己颈上。其他花环都由爱者放在他的足前。

10 点 40 分，唱阿提。未唱完最后几行，巴巴就要埃瑞奇和巴如查搀他站起。他挥手后，匆匆下了主席台，瘫坐在轮椅里。

他的全身开始震颤，似乎承受不住负担。巴巴为了爱者利益牺牲其身体，只有满德里和医生知道他受着多大的苦。埃瑞奇和巴如查为他按摩腿，可他们的努力无法减轻一丁点他承担在自己身上的痛苦。

下午 3 点半，巴巴不顾疼痛，再登上主席台。孟买、巴夫纳加和纳西科的爱者尚未达善他。下午他似乎心情好些。4 点半唱阿提，结束活动。

5 月 6 日周四，最后达善日，早晨 7 点零 5 分，巴巴进入侧室。埃瑞奇让他看了初印的三本《有与无》马拉地语译本，由那格浦尔的茵度玛提·德希穆克、纳纳·科尔和丁喀·达格合译。巴巴给每本书签名。

安得拉邦两位部长，阿帕劳和钱纳·雷迪，携家人前来。应他们请求，巴巴坐着，分别同两家人合影。

巴巴转向哈里·肯莫尔，说：“我的颈和髋部疼得厉害。我不为自己，而是为你们全体受苦。”

一个五岁左右的女孩，随父母来达善。她邀请巴巴去她家，大胆地说：“来伽内喜金德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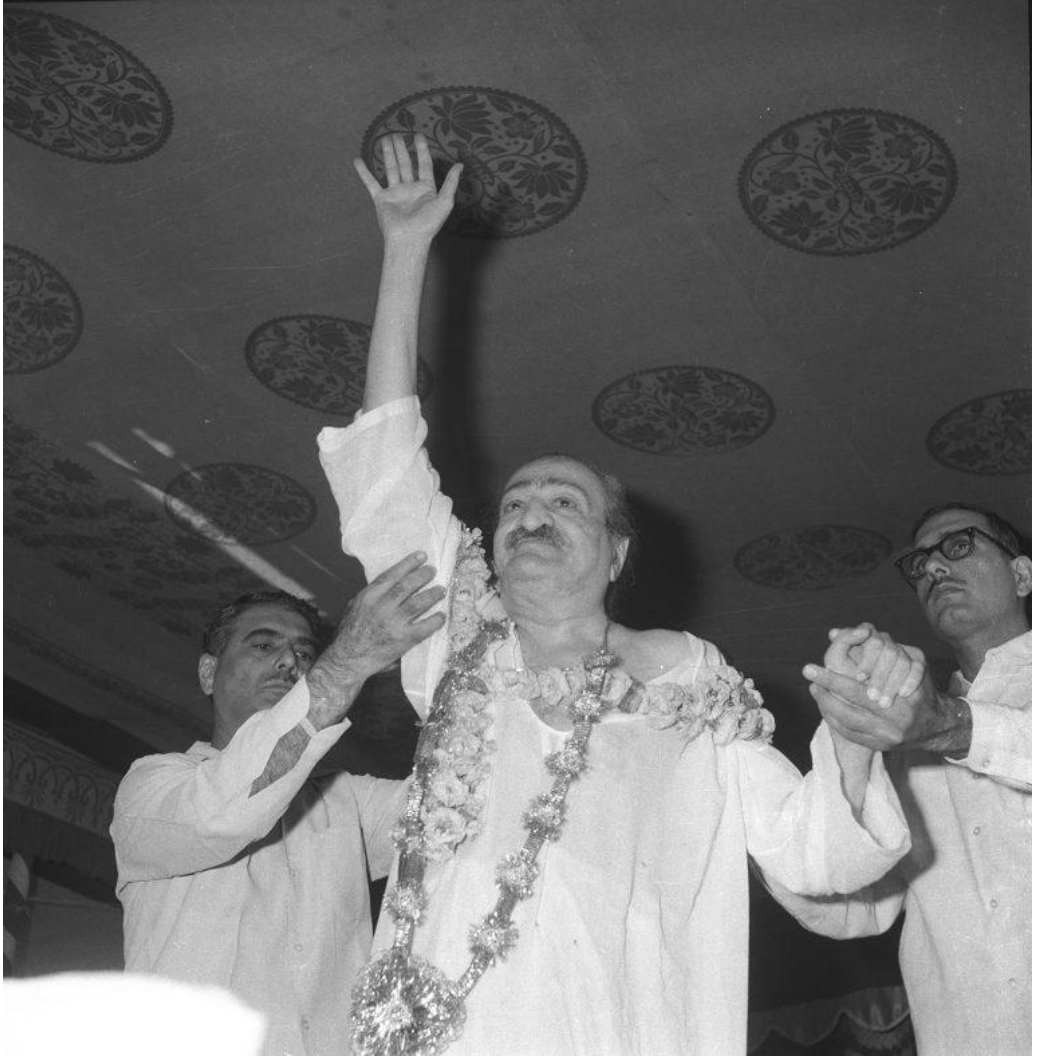
巴巴回复：“我已在那里。”为安慰她，打手势：“改天我会去。”

7 点 45 分，巴巴来到主席台。辛德献花环。茵度玛提·德希穆克、纳纳·科尔和达格被召到台上，巴巴赠每人一本他亲笔签名的《有与无》马拉地语译本。

一信徒从安得拉带来一小株椰树和腰果种子，让巴巴感动。将把它们种在普纳中心的庭院里。

那天阿美纳伽和普纳爱者要来达善。此外，尚未达善者也获准来见巴巴。作为最后一日，许多人试图达善第二次，但排队未能走近，巴巴就一一指出他们。许多普纳人来达善，尽管巴巴不希望接见一般公众。这次撒晤斯只提供给他的忠实爱者。他要求人们尽快达善，好让大家都有机会。

9 点 55 分，达善结束后，唱阿提。巴巴站起挥手。回荡着“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的欢呼，巴巴坐入轮椅，那天轮椅是送到台上的。他被缓缓推走。



1965年5月，普纳，埃瑞奇、霍桑·巴如查

下午3点40分，巴巴来到侧室。他同意坐着，与贡图尔和海得拉巴的爱者合影。第一组安排在古鲁帕萨德入口台阶上。大家排好，巴巴坐在轮椅里，被抬到他们中间。因贡图尔组人多，巴巴得合影两次，一次同女子，另一次同男子。巴巴共合影三次。

虽然达善于5月6日正式结束，却延长了三日，因许多中学生和大学生一直在校考试，未能参加活动。未达善巴巴的爱者，此时也获准来古鲁

帕萨德。故这三天的上下午，巴巴接见求访者。甚至此后，有人每天来古鲁帕萨德，巴巴也接见他们。

约瑟夫·哈勃和本·海曼于7日离去，肯莫尔稍后走。当天上午8点至11点，他们在古鲁帕萨德同巴巴一起度过，下午3点又待一小时。约瑟夫后来写信给妻子凯莉：

向巴巴道别并看着他受那么大苦，真令人心碎。下午4时许，他只想去他房间放松。我离开疲惫痛苦中的至爱巴巴。这次聚会给他的身心灵带来极大压力。

我看见他用双手打手势表示压迫——意思是当情况变得不堪忍受时，给他的身心灵带来的压迫感将致使他打破沉默。

医生治不好巴巴。他只是因为他们对他的爱，才让他们尝试。巴巴并不想被治好。如果他不想要那份苦难，就不会把它承担在自己身上。他更大地受苦，是在减轻人类的苦难。

当巨大的压迫感落在他身上时，他的沉默将会打破。对巴巴来说，这份痛苦的承担有其目的。他说，当他打破沉默时，全世界将知道他真正是谁。巴巴说，7月后他将消除一些磨难痛苦。观察世界事务——其变得越危急——巴巴受的苦就越多。他施加了减震器——否则事情会比现在更糟。（注：摘自凯莉·哈勃1965年5月7日写给凯莉·本·莎麦的信。）

约瑟夫·哈勃离开前，巴巴问他艾微·杜思的近况，约瑟夫回答：“她感到受挫，因为虽然我们付出最大努力，（旧金山）苏非教中心并未成长。”指苏非教团的新成员。

巴巴回话：“不行——时机未到！大橡树必须把强壮的根系深扎入土，方能高高挺立。我希望你们建设强大的苏非教团，这就是你们为此在做的事。”

巴巴一度揭示：“我为众生而来，却属于少数人。”这解释了他在世时，尽管举办群众达善时有成千上万人认出他，却相对很少人将生命交给他跟随他的原因。

艾伦·科恩注定要与艾薇·O·杜思建立联系，并加入苏非教再定向，在美国和欧洲演讲美赫巴巴。自从科恩放弃 LSD 和其他类似毒品，并产生兴趣跟随巴巴后，他一直跟巴巴的公务秘书大阿迪通信。阿迪的这封信，应该证明很有意思：

亲爱的艾伦兄弟：

我今早接到你 5 月 9 日的来信，想就此谈谈。根本不用费力琢磨你的自我。只要尽量保持自然。巴巴要求我们保持自然，像长大的孩子般纯洁——不压抑念头，也不试图对治其邪恶性质。而要着力于生活的积极面，即对自己和他人满怀爱与善意。

巴巴已通过著作启示我们，我们应当透彻研读，把它融入生活的积极面。巴巴授予的灵性认识，不应只限于头脑。它应成为我们生活的不可缺部分。它应当使我们确信，以此为标准来看待生活中的事情，并照之行动。

巴巴更关注我们过爱与无私的生活，而不是对事物持何观点和见解。相比获得一种错误的认知，不如对灵性认识毫无研究。巴巴将灵性简化到极致。爱、信心与服务乃是积极方面。只有巴巴这样的人物，才能够就神和证神的生活之道，给予我们一个正确和全面的认识。

没有瑜伽士、睿希、牟尼或灵性高道能够传授这样全面综合的认识。他们的阐述可能是偏颇和片面的。比如，生活的目的不在于获得能力。

而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能力作为道路上的障碍，一个人应当始终远离之，不受其影响。能力永远解决不了生活的问题，只会增添更大的问题。

致以爱的问候，

你兄弟般的

阿迪·K·伊朗尼

一天下午，巴巴接见普纳中心的多名工作者和志愿者，他们辛勤工作，为六天的达善活动做安排，照顾外地爱者的需要。因此他们未能参加大部分活动。罗摩克里希南和巴夫萨特别操劳。巴巴对大家表示欣赏。辛德一直按彭度的指示负责遮篷，彭度和宝共同负责为那些来古鲁帕萨德达善者安排设施。

达善活动结束后，克基·纳拉瓦拉和儿子饶希文，获准留在普纳多住三天，因饶希文有呼吸困难，巴巴希望由格兰特医生为他治疗。安排了此事，巴巴还为饶希文的治疗支付部分费用。

吉姆·米斯特里的长子美赫文，此时通过了剑桥考试，就此致电巴巴。巴巴复电：“我很高兴你名列前茅，你若在我的爱里名列前茅，我将更高兴。”

一次美赫文来古鲁帕萨德达善巴巴。巴巴安静地坐在大厅里，周围只有几个人。他突然对美赫文说：“我是百分百的神！”

阿狄和罗妲·杜巴希，从巴基斯坦卡拉奇过来达善，巴巴要他们住到6月底。他们每天会拜访古鲁帕萨德。

芙芮妮·达达禅吉的姊妹，扎琳·马沃瓦拉，也从卡拉奇来达善。扎琳爱巴巴，却尚未完全相信他是上帝化身。有一回，孟买女子们伴随巴巴，扎琳开始对他产生可怕的怀疑念头。巴巴突然对她说：“别怕怀疑态度。我故意制造它，以便从你头脑中清理之。我是上帝化身！难道不是真的，扎琳？”扎琳羞怯地沉默不语，可当场就全心全意接受他是阿瓦塔。

1965年5月12日，埃瑞奇致信拉姆·金德医生：

就在写这封信时，有些迟来的访者仍陆续到古鲁帕萨德达善巴巴，而巴巴出于爱，继续满足他们全体，尽管他的身体一直忍受着疼痛和不适。这些达善活动的压力太大，我们很容易看出至爱巴巴相当疲惫。颈部疼痛一如既往，他还频繁说头晕，尤其在换姿势时。巴巴现在获得更多休息，再度开始于白天大部分时间躺着。他还恢复戴几个小时的牵引项圈。

两天后，高荷致信阿黛尔·沃尔金：

对至爱巴巴的东方爱者来说，达善是荣耀时刻，期间巴巴的光辉照耀着所有人，他倾倒出爱，来回应爱者谦卑地带到他足前的爱。

现在古鲁帕萨德再一次恢复静谧，巴巴感受到反应：颈和肩部疼痛依旧，此外持续头痛。巴巴已被说服白天尽可能多休息，可看到他受苦让我们心疼，因为我们无能为力通过药物减轻阿瓦塔必须经受的苦难。

巴巴还患着感冒和咽喉痛。

金德医生推荐每天用 DMSO 油轻度治疗，剂量轻微到不灼伤皮肤，但巴巴希望推迟一段时间。后来，给髋关节搽了少量油，却导致大腿和部分阴囊长出皮疹。他的皮肤太脆弱，不宜用油。

5月12日，格兰特医生被召到古鲁帕萨德为巴巴检查，因为他说头痛和眩晕。医生认为是由于基底动脉收缩引起的大脑血循环障碍所致。

本次5月达善时，那格浦尔的 S·D·拉里特，首次来见巴巴。31岁的拉里特已结婚，博学英俊（地球物理学硕士），而妻子拉吉，虽受过教育，却是个单纯老实、感情较脆弱的女子。来普纳前，拉里特申请了离婚。拉吉的亲戚在社区相当富裕，名声不错。他们竭力劝说拉里特莫走这一步，但他不听，坚持要离婚。拉里特和拉吉两家的敌意愈演愈烈，他赴普纳时，两家人互不理睬。

拉里特达善巴巴后，臣服于巴巴。他深受感动，以至回家后，便撤回离婚诉讼，尽管对妻子的冷漠感情没改变。他没对巴巴讲起婚姻问题，巴巴也没问。

后来，拉里特因工作从那格浦尔调往加尔各答，留下拉吉和娘家人一起住。一段时间后，巴巴接到拉吉姊妹的来信，谈到此事。纳纳·科尔认识拉里特，巴巴问他：“拉里特爱我吗？”

“他非常爱您，巴巴。”纳纳答。

巴巴叫宝致信拉里特，问他弃妻原因。同时，也接到拉吉父亲和姊妹的来信，恳请巴巴调解夫妻关系。拉里特回复长信，表示对婚姻生活彻底不满。巴巴对此评论：“现在我要瞧瞧拉里特有多爱我！”指示宝：“一

周内每天给拉里特寄信，同样写：‘做你认为最佳、正确和公正之事。’”于是，宝每天给他写信。第五封信中，宝写道：“若巴巴说，把拉吉留在你身边，你会吗？”拉里特同意了，写信让拉吉父亲和姊妹，把拉吉送到加尔各答。

夫妇俩开始过爱的生活，拉吉父母对女婿的转变十分惊讶。过去，他们想方设法促成和解，甚至通过有影响的党派对拉里特施压，他都不让步。

拉吉的叔父，是雅利安社（激进民族主义印度教组织）成员，写信给巴巴：

我属于雅利安社，不相信神采用人身的原理，或任何神圣力量。可现在我有信心说，神圣力量存在。我们尽了人力所及的最大努力，想尽办法让拉里特回心转意，都没有奏效。最终，我们得出结论，拉吉和拉里特不可能和好。可一下子，您就解决了我们延续多年的可怕头痛。

这就是巴巴的爱之奇迹。拉吉和拉里特在他的爱里重归于好，过上和睦生活。

巴巴此次逗留古鲁帕萨德期间，纳纳·科尔的弟弟韦诺之女薇娜，仅差1分未通过她的科学学士考试。韦诺在给宝的信中提起此事。当晚宝去为巴巴守夜时，巴巴问他：“今天有啥消息？”

巴巴每天都会这样问，那天，宝报告其他消息后，还对他讲了薇娜考试失利的事。巴巴回应，抱怨：“多不公平！学生只因差1分失利！这不公平。这是哪门子大学，副校长一定是傻瓜！他难道不考虑学生的利益？差5分的考生都应通过！”

巴巴继续抱怨此事良久。他让宝通知纳纳·科尔，告诉韦诺不要担心。一个月后接到消息，薇娜通过了学士学位——差1至5分的所有考生都及格了。

《神曰》有苏非教和吠檀多教的诸多术语。此次在古鲁帕萨德，巴巴审核校正了拉德·丁普夫尔整理的《神曰》术语表。保·纳图会读出每个

术语及其释义，必要时巴巴会予以纠正。术语表在巴巴的审核下编辑好，以帮助读者区分术语。

与此同时，印巴之间的战争尚未结束，是古鲁帕萨德的日常话题。兼为琐罗亚斯德教徒和穆斯林的阿娄巴，会仰视天空，道出：“呀——巴巴，救救巴基斯坦！”

巴巴听此，问他：“你为啥这样祈祷？”

阿娄巴回答：“我无从解释，祷词脱口而出！”

巴巴责备他：“看看这人。他在印度生活，每日吃印度食物——却为巴基斯坦祈祷！”

1965年5月23日，周日早晨10点，巴巴提到当前危机，表示：“目前的好战活动之后将是暂时和平。但两年半后——1967年11月底——将爆发战争，摧毁四分之三的世界。印度将满目疮痍。所有国家将遭受数不清的灾难，但美国将比其余世界幸存得多一点。届时我将打破沉默，之后将是我的宇宙显现，世人将知道我是谁。打破沉默后一年，我将离开肉身。”

当天下午4点，巴巴说：“我是人身上帝。当我打破沉默时，世人将知道我是本时代阿瓦塔。短期内，好战活动将增加，随后是暂时和平。1967年11月底将爆发的战争，是世人从未见过的。

“这些是绝对事实，但不要公布，除非我命令你们这么做。过早宣布这些事自然会引发询问，这个限制是为了避免答问的头痛。”

满德里都未进一步询问细节。

1965年5月，法国巴黎的罗伯特·安东尼，遭遇严重汽车事故，该重大冲击导致他精神崩溃。他的情况日益严重，妻子伊冯担心他会自杀，将她的忧虑电告巴巴。巴巴致电回复：

我把爱送给我亲爱的孩子伊冯和罗伯特。告诉罗伯特，他决不当想逃脱。自杀远非逃脱，相反是可怕的束缚。他必须怀着巴巴的爱之力量面对一切，并不断地念记我。

不久，罗伯特·安东尼病危住院。他昏迷三日，伊冯又致电巴巴。

医院不让她看望丈夫，告诉她，他靠人工维持生命，时日不多。她彻夜祈求巴巴，若是他的意愿，就让罗伯特活下来。次日上午接到巴巴的电报，表示：“罗伯特将活着。”中午医院打电话给伊冯，说罗伯特好转，会让她去见他。

尽管因事故仍有伤病，罗伯特又活了一年半。1966年12月，一次次地出入医院和疗养院后，罗伯特请伊冯致电巴巴，问他会不会好转。12月27日，巴巴电告：“罗伯特要接受命运。”罗伯特·安东尼懂得这意味着到了尽头，以平静的声音答复：“我接受。”

一个月后1967年1月27日，罗伯特·安东尼去世。伊冯接到医院通知。她挂断电话的同时，门铃响了。巴巴的电报寄到。电文是：“伊冯，要开心，罗伯特和我在一起。保重。巴巴。”

5月底，巴巴亲自记起一些人未能参加月初的撒唔斯，为他们安排了1965年6月首周的达善活动。他让人寄信给上述爱者，如勒克瑙的希文德拉·萨海，巴瓦萨伽的拉姆萨海，门德拉的纳拉亚尼德维·杰哈。还通过佳尔，捎讯让一些信徒来。

巴巴评论：“这是我的最后达善，此后将不再有达善活动。”

6月6日周日上午，近500名爱者涌入古鲁帕萨德参加活动。达善结束后，巴巴的腿开始剧烈颤抖。爱者离去后，埃瑞奇、纳瑞曼、彭度、美赫吉和宝，把巴巴抬入轮椅，推到他房间。巴巴的健康如此脆弱，看来这确实是他的最后施达善。施达善对美赫巴巴来说，意味着把他人印象的负担承担在他自己身上，而作为交换，给予他的爱。但这样做时，每次有人向他顶礼——卸下其束缚（业相）——他就好比接受了一记猛击。

戈卡朗·斯利瓦斯塔瓦，和25岁的妻子乌弥拉，到普纳参加5月达善。乌弥拉拥有一级理科硕士学位，是大学教授，首次见巴巴，就彻底“浸透”在他的爱里。回家后，她连续数日处于喜乐陶醉状态，之后才恢复常态。乌弥拉渴望再达善巴巴，却由于巴巴对访者的限制，不可能做到。

因此，她去了另一个古鲁的埃舍，在那里待了三天，随后回家。她写信给巴巴，请求达善。巴巴让她6月6日同丈夫戈卡朗一起来。尽管此次

达善只是为那些因故未参加5月达善者安排的，巴巴准许了斯利瓦斯塔瓦夫妇过来。

活动后，乌弥拉对宝谈起前事。她说：“我去一个古鲁那里待了三天。他整天会做各种开示，唱巴赞，还进行诵读。但没什么触动心灵的，于是我回家了。

“5月里，虽然我没有机会跟巴巴说话，看着他就让我感到幸福得难以形容！去找另一个古鲁，使我感到非常沮丧，以至活着对我成了负担，而倘若巴巴现在不召见我，继续活着会很困难。从巴巴的沉默获得的喜悦，无法从别人那里得到。光靠言辞是创造不出来的。”从那以后，乌弥拉·斯利瓦斯塔瓦坚定地拜在美赫巴巴的足前，远离其他古鲁。

此次达善后，巴巴让人通知爱者，他希望保持绝对不受干扰，并指示：东西方的来信，不管寄给他还是满德里，都不再念给他听。

虽然达善已停，巴巴偶尔会让普纳工作者来古鲁帕萨德，在大厅同他们议事玩牌。除了集体小组接见，有几次他还把巴布萨赫伯·辛德召到卧室，对他的爱与关心表示欣慰。1956年巴巴在乌达拉的汽车事故中髌骨骨折后，鞋子需要特制支撑和底子，让巴巴行走更容易。辛德有一间鞋店，负责为巴巴定制凉鞋。普纳的亲近爱者团体中，只有辛德获得机会单独见巴巴。当时无人知道辛德因何被选中获此特殊优待，直到五个月后辛德去世，才真相大白。

1965年6月10日，为回复美国的欧文和爱德华·拉克的最近来信，巴巴破例让埃瑞奇致信他们：“巴巴希望你们知道：他打破沉默后不久，有朝一日他将揭去面纱，让爱者看见至爱之美。”

期间，卡卡·巴瑞亚患中风，不得不住院。6月14日，由帕椎和阿迪送他住进布思医院。巴巴接到报告，看似卡卡会死去。实际上，巴巴就卡卡葬在美拉扎德寄去指示，但补充说：“我从普纳返回后，卡卡去世会更好。”令人惊讶的是，卡卡康复了，26日被转到库希如宿舍的顾麦房间居住一周，直到巴巴返回美拉扎德。

6月22日，巴巴给阿美纳伽的大阿迪寄去明确指示。要阿迪通知全体相关者，今年与往常做法相反，巴巴赴美拉扎德途经阿美纳伽镇时，不希望任何本地爱者信徒站在路边问候他。

过去三个月，阿露·卡姆巴塔医生和表姊妹，一直住在古鲁帕萨德附近的莫波旅馆，有机会就达善巴巴。6月31日，巴巴召她们到古鲁帕萨德，表示：“高荷说：‘我们需要一名医生，何不叫上阿露呢；她将对我有很大帮助。’我想要你和我们一起去回美拉扎德待十天。你愿意去吗？”

阿露医生喜出望外，即使待十小时，都会令她激动不已。巴巴问：“你衣物怎么带？”

“我有行李箱。”她回答。

“行李箱？待十天！”他指给她看一只小袋，说：“只带这么多。”

阿露·卡姆巴塔收拾好，随同女满德里回美拉扎德。十天过去了，但事实证明她果然帮助很大，于是巴巴指示她住久些。最终，他让阿露医生住了六个月，并给她添置了新衣。

近期，萨考利的耶希万特·劳病危，住在普纳的医院。巴巴指示萨达希乌·帕特尔去探望他。他病情恶化，巴巴建议其亲属将他转到萨考利。虽然耶希万特的女儿等人反对，6月30日按巴巴指示，用救护车将耶希万特·劳送到萨考利。巴巴通过美赫吉和萨达希乌，频繁给他的家人捎讯。两天后，1965年7月2日夜11点25分，耶希万特·劳去世。巴巴致电萨考利的B·T·瓦格（埃舍管家）等人：“（耶希万特·劳）已来我这里。”

同期，6月30日，印巴之间宣布停火。当天上午阿迪来到古鲁帕萨德。巴巴髋部疼痛，他把阿迪，还有埃瑞奇、玛妮、美赫吉、纳瑞曼、佳尔、彭度和瓦曼，召到卧室。巴巴躺在床上，打手势说：“我要你们开始准备12月的撒唔斯活动。”并令人惊讶地宣布：“从1966年2月1日起的40天，我会进行安得拉之旅。”

次日，1965年7月1日周四上午7点45分，巴巴离开普纳，前往美拉扎德。阿迪开迪索托车送巴巴和女满德里；谢赫开萨若希的车送拉诺和娜佳；瓦曼开阿迪的车送男满德里。巴吉拉施的卡车载行李尾随。巴巴坚

持中途不停，可由于部分路段在修整，颠簸的震动严重加剧他髋关节的疼痛。此后多日，巴巴的脚不堪承重，不能步行。

闭关中的闭关

在美拉扎德安顿后，巴巴在房间里闭关一个月，不走出主屋也不去大厅。他评论：“这是我闭关中的闭关。”7月3日，卡卡·巴瑞亚由萨若希送回美拉扎德。次日，拉玛、希拉和美赫纳施被接来。6日，用车送帕椎回美拉巴德住，并把凯克巴德接回美拉扎德。

一天两次，巴巴会召男子们到他房间，商议西方人的撒唔斯安排。撒唔斯计划于12月23日至29日在阿美纳伽举办。预期共有250个美国、欧洲和澳洲爱者。他们会住在镇里，但实际和巴巴的撒唔斯会在美拉扎德举办，每天上午9点至中午持续三小时。

由大阿迪、萨若希、纬露、安纳·古内、伽吉瓦尼和斯甘坡瑞亚组成了委员会。巴巴召阿迪、萨若希和纬露到美拉扎德，指示他们为西方人的膳宿做安排。他们诉苦：“巴巴，阿美纳伽严重缺水。除非今年雨水丰沛——这我们无法控制——否则很难为参加者供应充足的水。”

巴巴微笑着回复：“我照管此事，你们照管膳宿。”他们开始执行巴巴命令，试着在市立医院隔壁租一栋新建的房屋（规划中的门诊院区和员工宿舍），或者在阿美纳伽大学租旅舍。

同期在纽约，哈里·肯莫尔开始计划包租飞机（5月他在古鲁帕萨德同巴巴讨论过，获得批准）。巴巴指出，撒唔斯只给那些真正爱他者，而不是给仅仅感兴趣或猎奇者。允许小孩参加。大多数计划参加者，自三年前的东西大会聚以来，都未见过巴巴，许多新人也报名朝圣。全体新老爱者计日以待，盼着来到美赫巴巴的大爱跟前。

有一位弟子未能参加临近的撒唔斯，是查尔斯·坡德穆。坡德穆长期患胆囊病，为此做手术后，7月8日因心脏病发作去世，时年82岁。莫莉·伊芙致电美拉扎德，报告他的死讯，巴巴复电：“亲爱的查尔斯和我在一起，蒙福永享我的爱。向安东尼娅（他妻子），向与查尔斯并肩服务我的事业的你们全体，致以我的爱。”

坡德穆去世的同天，7月8日在美拉扎德，玛妮喜爱的猎犬彼得，被施以安乐死。此犬患了癌症，阿露·卡姆巴塔医生实施注射。在巴巴卧室，彼得在他跟前咽气。临终前，巴巴慈爱地抚摩彼得，它无力地摇尾。彼得伴随巴巴和女满德里12年，跟他们很亲。它的遗体“安放”在巴巴房间，直到在那排芒果树之间挖坑后入葬（多年前马德拉斯的一名玛司特赠送巴巴的种子长成果树）。巴巴让人把他的手帕盖在彼得遗体上，重申多遍：应当把手帕和彼得合葬，按它死去的姿势安葬遗体。

他评论：“彼得蒙福无量，因为这是我阿瓦塔时期的第一例，动物在我本人跟前去世。一年后，他将投生男身，作为小男孩来我跟前，在我怀里被我拥抱。”

彼得下葬后，为纪念它，在墓上方种了芳香的金色花树。巴巴指示给墓碑刻上这些字：“巴巴的爱犬，彼得。”并表示：“彼得配得此幸运。”

彼得的伙伴马斯坦深感离别之痛，因为两者常一起玩耍。现在只剩马斯坦在美拉扎德。巴巴也怀念小伙伴，评论：“即使我，是神且知道彼得的福报多么大，都怀念作为彼得的它。”（注：据巴巴说，彼得和马斯坦有着密切的羯磨联系，两者将重生为人，来世相会。）



彼得和玛妮，马斯坦和巴巴

1965年7月10日周六，世界各地和美拉扎德纪念沉默日。这是美赫巴巴沉默40周年。凡因故不可能保持沉默的爱者，被给予通常选项，连续禁食12小时。

7月份，巴巴始终在房间里继续闭关。季风气候湿冷，也是巴巴留在室内的原因。那年几乎无雨，但日夜刮强风。巴巴说，一旦美拉扎德和阿美纳伽下过大雨，他会去满德里大厅。多数时间，外界事务被减至最少；只有少数紧急信件读给巴巴听。

返回美拉扎德后，他髌部疼痛复发。他坚持让高荷给关节注射可的松，7月7日她照做。此后，他可以让脚承重，走几步。他表示，注射后最初两天，疼痛减轻了90%。后来髌部疼痛又犯。不过7月12日前，巴巴用拐杖，每天走动一次。

7月16日，卡曼玛西的儿子霍米，将拜度从孟买送回美拉扎德，此前拜度住在女儿莎瓦家。

期间，由于将举办撒晤斯，工作增多。此外，由于巴巴的持续训斥，宝烦躁不已。夜间，他要在巴巴身边守夜，可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他还得待在巴巴房间。结果，宝根本无暇处理通信。巴巴要派萨若希、纬露和查干去北方邦等地参加重要的公众活动，宝的任务之一是写他们的印地语演讲稿。

一天，巴巴让宝做某项急务，可因为他整天和巴巴在房间里，根本没时间完成。当巴巴问宝做完工作没，他说：“没有，我没时间。”

巴巴训斥了他，当晚宝为巴巴按摩腿时，极度苦恼，自忖：“我死了更好。我离不开巴巴，因为我知道，没有他我永远不会快乐，可我也无力服务他。我啥事都干不好，他对我烦透了。我死了最好！”

宝正这样想着，巴巴突然坐起，对他打手势：“让我看看，你70岁时怎么走路。”

宝脱口而出：“我可不想活到70岁！我想死！”

“只管让我看看你那时怎么走路。”

于是宝只好佯装老人，弓着腰在卧室来回走。巴巴让他从房间一角到另一角，走了三四遍。第三遍后，宝开始笑起来，沮丧全消。巴巴说：“你还有大量工作要做。现在你对之一无所知。”

8月1日周日起，巴巴表示髋部疼痛减轻了70%，再度开始来满德里大厅，但每天仅一次。尽管他现在靠拐杖支撑或倚靠他人的胳膊，每天特定时间在主屋走动，但不能远距离散步，并且坐在抬椅里，由园艺少年抬到大厅。一进大厅，他会在卡卡和弗朗西斯的扶助下，朝他的座椅往返走几步。该惯例持续到最后。

巴巴还说，颈部疼痛好了一半。此后，每当巴巴在大厅，宝会坐他足旁，按摩他的腿，有几个月的下午，埃瑞奇会按摩他的身体。

巴巴宣布，为保持足够强健能在12月给西方人撒晤斯，他必须保持不受干扰。再次提醒全体爱者，与巴巴的通讯仅限于紧急情况下拍电报。谁都不许来美拉扎德。只有大阿迪、萨若希和纬露定期来访，商议特定工作。每到周日，瓦曼·帕达勒也会来，他要为美拉扎德做必要的采购工作。

一天，有两人未邀而至，是那格浦尔的师利拉姆·坡帕里和瓦曼·纳苏吉·奈克。他们抵达时，巴巴和男子在大厅，遣宝去见他们。他们在大门旁，得知巴巴在闭关后，遂答应不打扰他。少顷，巴巴让阿娄巴传话，他们应当站到大门边，以免看见巴巴被抬去他房间。两人后撤了相当远，确实未看巴巴。可当他们正走远时，巴巴遣阿娄巴骑车去，把他们带到他房间。他们来后，巴巴说：“我对你俩很满意。”并同他们议事几分钟，问及坡帕里的麻风病情况，叫他莫为病情烦恼。

另一次破例，是给美国的苏非徒，赫曼·阿瓦拉多，他与艾微·杜思有联系，8月9日来见巴巴。阿瓦拉多在商船工作，越战期间，每当他的船在孟买卸货，他会发电报给大阿迪，佳尔会去接他，把他送到阿美纳伽。

赫曼·阿瓦拉多最近读了一本颇具争议的书，作者是加拿大心理学家，宣称食用佩奥特掌（一种仙人掌芽）和“神奇”蘑菇乃是通向成道或灵性意识的捷径。书中描述的，美洲原住民和墨西哥印地安人巫医的神秘体验，让他十分好奇。他打算一到就请教巴巴。可阿瓦拉多刚要说话，巴巴就不

悦地挥手，立即阻止他，强调宣布：“不，不，不！如果用药就能轻易证得神，神就不值得追求！”巴巴问阿瓦拉多，12月他会不会和其他苏非来参加撒晤斯，阿瓦拉多却表示他参加不了。

赫曼问巴巴，世界上——越南、印度及巴基斯坦——持续冲突的原因。巴巴告诉赫曼，他自己不必操心这些，表示：“它们以世人无法理解的方式服务于阿瓦塔的事业，仅由于现存的情况而发生。”

8月8日，卡卡再度病重，无法排尿。9日将索斯韦尔医生接到美拉扎德，为他检查。还从美拉巴德派希度来，照顾卡卡几天。

艾微·杜思的丈夫特瑞，于8月15日去世，巴巴致电安慰她：“特瑞蒙福，他已来我这里。”

8月15日，阿迪将拉玛、希拉和美赫纳施送到美拉扎德。次日，库图姆巴·沙斯特里会见巴巴。18日，高荷的弟弟加尔，她姊妹罗珊及孩子，获准到美拉扎德拜见巴巴和满德里。22日，贝拉姆、鲁斯特姆、索拉伯和吉罕古从普纳来访。两天后，巴巴允许达迪·科罗瓦拉为美拉扎德提供食物，以庆祝达迪生日。饭食由查干，还有杜恩·萨达，做好送来。高荷的兄弟，参军的埃斯皮，也陪同他们来达善。

8月26日，拜度被诊断患伤寒，希度再次被召到美拉扎德一周至十天，帮忙照顾他。28日希鲁、吉罕古、谷娜和女儿美赫娜丝，获准来美拉扎德。8月29日下午3点至5点，在美拉扎德召开阿瓦塔美赫巴巴信托会议。除纳瑞曼和拉姆玖两人，全体成员皆出席。

9月1日周三上午9点半，巴巴接见伽吉瓦尼、女儿喜亚玛和她的小儿阿尼尔一小时。男孩很聪明，安静地坐在巴巴椅旁的地上。玛妮为全家和巴巴拍了电影。喜亚玛和孩子还被领去会见美婳。他们离去后，巴巴派埃瑞奇去坪坡岗水泵站，打电话给库希如大院的阿迪，转告喜亚玛“不要让阿尼尔出汗后暴露在风中”。

辛德制作的新颈圈，当天由美赫文送到，给巴巴用。

此时巴巴的例行日程是，上午9点15分至9点半，坐抬椅里来到满德里大厅。他会在大厅里走几圈锻炼，然后躺在安置大厅里的床上休息。满

德里会按摩巴巴的身体，同时他听人读信。上午 11 点，巴巴坐到椅上，同弗朗西斯、卡卡和彭度玩牌 30 至 45 分钟。

11 点 45 分，巴巴坐入抬椅，被送回主屋。下午 2 点半许，满德里被召到他房间，再玩牌半小时左右。

近 8 月底，高荷又开始给巴巴髌部注射可的松，关节疼痛得以减轻。不过巴巴的颈部依旧疼痛。每天上午 9 点 45 分至 10 点 45 分，他在大厅的床上进行 7 磅重的牵引锻炼，然后坐椅子上时，戴颈圈一个多小时。

埃瑞奇（在 9 月 9 日的信中）描述了巴巴的状况：“巴巴的身体状况一如既往，除了有时他可以在房间之间走几步。这几天他髌关节不难受，颈部疼痛却不稳定——时重时轻。我开始觉得，这个‘颈疼’不是由于病理状况，而是宇宙本身成为至爱巴巴的‘大礼包’！”

1965 年 9 月 11 日，巴巴授述时，确认这点：“我的髌关节现在管用了，疼痛大幅减轻，我可以在房间之间自如地走几步。颈部疼痛在 7 月底近乎消失，可已复发，现在加剧。整个宇宙是‘大礼包’，负担越大，疼痛越剧烈！目前宇宙工作的负担和随之而来的苦难太巨大，颈部疼痛也因此非常严重。”

此前，夜间巴巴卧室的窗外挂着煤油灯，让窗帘开着，以便灯光照入。但这段时间，巴巴命令熄灭两盏灯。他说：“虫子围着灯飞舞，干扰我。”之前他从未提及这点。守夜期间，宝、彭度和拉诺只好坐在黑暗房间里。他们用手电筒读他的手势，而且这种黑暗条件下，相当不方便服侍他。巴巴为何坚持这样做，当时不清楚。但几天后 9 月 1 日，巴基斯坦袭击印度——越过克什米尔停火线——故实施了灯火管制，满德里才明白巴巴的举动。

战争爆发，争夺克什米尔之战持续了三周。现在全国各地实施灯火管制，然而巴巴又下令，在他窗外挂上煤油灯。现在他表示，不再受飞虫干扰。他的“干扰”非比寻常！

类似的事在古鲁帕萨德发生过。普纳火车站离古鲁帕萨德不远，列车的调轨昼夜进行。此外，古鲁帕萨德前方的马路交通拥挤，附近时而有广

播喇叭声，更添噪音。巴巴不被这些嘈杂喧闹声干扰，而守夜人的最轻微动作却会导致他非常生气。如前所述，甚至宝的棉布裤轻微飘动，都会干扰他！

阿美纳伽的大阿迪办公室，为接下来的西方撒晤斯，忙碌从事诸多活动。报名表陆续寄到，有美国、加拿大、澳洲、英国、法国、瑞士、以色列、非洲、黎巴嫩和巴基斯坦来的计划参加者。季风雨很充沛，阿美纳伽市、美拉扎德和美拉巴德都有足够降雨，解决了那年的严重缺水问题。通过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健康部门和孟买立法会的议长 T·S·巴德先生作为中间人，阿迪和萨若希获得政府批准，使用新建的医院房屋。同普纳的一家餐饮服务商签订合同，供应伙食；其他安排，诸如调用被单枕套、佣人和其他必需品，都已成功完成。然而，大家很快面临一枚重磅炸弹！

9月4日上午，巴巴来到大厅，对在场者——玛妮、拉诺、高荷、埃瑞奇、彭度、阿迪、阿娄巴、宝和弗朗西斯——宣布，他决定取消12月的撒晤斯。他眼里有一种无限疲惫和悲哀的神情，同时表示：“**世界形势很糟，日益恶化。我宇宙工作的压力极大地影响我的健康，我颈部的疼痛超出限度。这是我背负的宇宙十字架。我已决定取消本于今年12月举办的西方撒晤斯。我一点都不想取消撒晤斯，但必须如此。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并补充：“我在打破沉默之前，将在某时某地，以某种方式，会见我的新老西方爱者。”

巴巴转向弗朗西斯，问：“这样取消会影响或削弱西方爱者的爱吗？”

弗朗西斯毫不迟疑地答道：“我不这么认为，巴巴。如果会的话，那是种奇怪的爱。”

巴巴问起阿迪，他答道：“西方人当然会极为失望，但可以肯定，他们无疑会接受您的意愿。”

巴巴显得对阿迪的回答满意，接着说：“我要求不受干扰，直到1967年11月。因此，在那之前也不要有什么东方人的达善。”

会议最后，巴巴讲述以下轶事，以示他取消活动是合理之举：

有位至师，总承诺肯定会在某某日子赐一弟子成道，却一直推迟兑现。最后，弟子生气了，说：“大师，您知晓一切，却为何不知赐我成道的确切日子？”大师回答：“至师知晓一切，也一无所知，而且佯装他自己一无所知！”

说到成道，显然美赫巴巴看出很少人配得。1962年8月24日，巴巴在答复欧文和爱德华·拉克的问题时，通过阿迪回信说：“……要更接近成道，首先你们必须更远离骄傲、欺骗、固执和自我主张。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步，都要不惜一切代价、谦卑地爱所有人，是开启成道之门的钥匙。一个人只有经历诸多障碍和艰难之后，灵性上开始成熟，才能做到这点。”

1960年代，还有一回，霍桑·巴如查医生对巴巴说，他渴望成道。巴巴指示他等一年，再问他。巴如查为人严谨，一年后就问巴巴，他得怎么做才能成道。巴巴给他这道命令：“一整年不要睡觉。之后来找我。”

作为医生，巴如查大吃一惊，说几周不睡都会使一个正常人发疯，一整年不睡对他来说根本不可能。巴巴安抚他说，他的恩典会帮助他。巴如查自愧，甚至未尝试照巴巴的建议去做，从那天起放弃了急于成道的想法，安心接受：当他真正配得时，它自会来临。巴巴以自己的方式，对巴如查表明他当时尚不配得。

9月4日那天晚些，巴巴就撒唔斯取消之事，致电美国的哈里·肯莫尔、伊丽莎白·帕特森和艾薇·杜思，英国的迪莉娅·德里昂，澳洲的比尔·乐裴基、丹尼斯·奥布赖恩，以及巴基斯坦的阿迪·阿贾尼：

通知你所在地的全体相关者：我已取消12月撒唔斯。我知道爱者们将多么失望，但我也知道爱者们将彻底顺从我的意愿，接受我的决定。我是根据我的宇宙工作和苦难的沉重负担，并且为了众生的利益，所作的决定。

我在打破沉默之前，将在某时某地、以某种方式，会见我的新老西方爱者。我的爱与祝福给全体爱者。请复电确认收悉。

就这样，一切安排就绪后，巴巴取消了撒唔斯。西方人当然极其失望，但也许最失望者是萨若希，巴巴宣布此事时，他刚在孟买做过手术，住院

疗养。他（虽然是市长）、纬露和阿迪克服了极大困难，才获得许可使用阿美纳伽的新院区用房，曾为举办撒晤斯殚精竭虑。

对美拉扎德的人们，巴巴的决定并非完全意外。8月，巴巴曾致电哈里·肯莫尔，通知他未先获得巴巴允许，不要给印度国际航空公司付款（包租航班的押金）。随后埃瑞奇在一封私人信件中暗示，尽管看似不可能（巴巴通过玛妮的家书再三表示会举办撒晤斯），巴巴仍有可能取消撒晤斯。哈里写道：

期待盼望的紧张心情与日俱增。噢，所有人多么渴望于12月去见巴巴！确认函纷纷寄到，我们有182人报名，钱也到位。整个努力进展相对顺利。你知道的，埃瑞奇，有些人从准备野餐中获得的乐趣胜过野餐日的乐趣。但假如那样，对得知取消的人来说，将没有野餐！但可以毫不含糊地肯定：巴巴在这件事上的希望和旨意，如同有关他的任何事情上，我们将永远当作命令遵行。可以打赌，确切无疑！人人都得不到，甚至一无所获，除非**老板**发话！因为他是将军、工程师、总监，运作这场演出，就像运作别的一切演出！他的决定是为了我们自身的最佳利益。因此让他的旨意实现！！

后来，巴巴电告肯莫尔此讯：

我已取消12月撒晤斯。我希望你不要感到失望或烦恼，因为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还知道你和安娜罗莎（卡拉希）付出辛勤努力，尽可能让大量爱者来见我。我为你们感到满意且自豪。要保持欣然顺服于我的意愿和愉悦。

尽管撒晤斯被取消，毫无疑问，诸位为之辛勤付出的合作能量，以及在规划过程中聚焦巴巴带来的专注力，都被他用于他的宇宙工作。

在答复他9月4日发往世界各地的电报中，西方人复电表示，全心全意、谦卑地接受巴巴的决定。他们的回复让巴巴感动且满意，作为给爱者的某种安慰，尽管有严格通讯禁令，他于9月8日通过玛妮的家书，指示

她写道：“巴巴希望每位西方爱者，无论新旧、男女老幼，都直接写一封信给他。”

给美赫巴巴写信，不像听起来那么容易。有时，人们试图用清晰的措词来表达内心，会承受精神痛苦。有关给美赫巴巴写信的一件感人事例，就是弗吉尼亚州汉普顿的亨利·卡绍提，发现他自己回到1962年的情境。如多年后亨利忆述的：

1962年11月东西大会聚上，我们按美赫巴巴要求，一回家就写信给他。巴巴的指示给我心里带来沉重压力。我想对他推心置腹，可绞尽脑汁都找不到合适的字句。拖延回复一直令我焦虑。

后来一个周末的深夜，我独自在家，弗雷德·温特非特从纽约打电话给我。他说，接到巴巴的来信问：“亨利的信在哪儿？”

我挂了电话后，坐下给巴巴写信。那是凌晨时分，开始下起倾盆大雨，持续雷鸣闪电。在这过程中，我给巴巴写信：

至爱：

我给您的话语，噢我的至爱，不可能比我和我的心痛更纯洁。

噢诗人，我如顽石般，在您路过之前欲呼却哑，欲诉无言。

我的眼看不见您，我的泪无处可逃。

我粗野的手中没有礼物献给光之子。

噢神奇的巴巴，您可否告诉巴巴我爱他？您可否替我凝望他，您可否替我捎礼物给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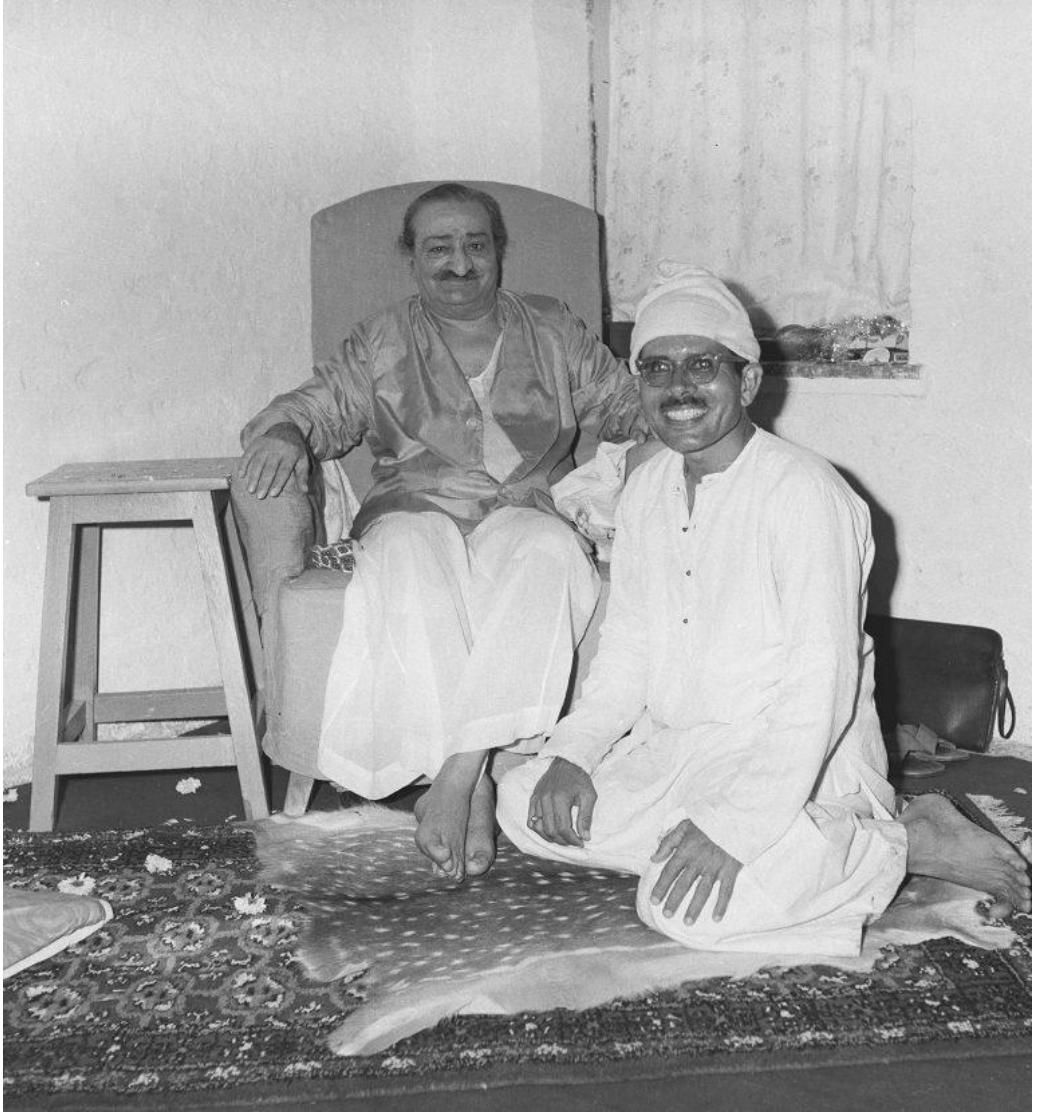
永远是您的——亨利

阿迪·K·伊朗尼后来告诉我，我的信读给巴巴听后，他把手贴在心窝上。

巴巴让诺希·库达班达·伊朗尼（亦称萨姆）在美拉扎德住了几个月。可萨姆并不适应那里的常规生活，因为他的性格独立、傲慢且不合作。男满德里都受够了他的态度，尽管他们尽力适应他，把他当自己人看待。萨

姆常请求巴巴，允许他拜访萨考利的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埃舍和凯德岗的纳拉延·马哈拉吉埃舍，理由是所谓的健康原因，要换换氛围。尽管巴巴不希望任何常居弟子离开美拉扎德，萨姆仍坚持要拜访萨考利和凯德岗。

其间，巴巴提议萨姆去孟买，跟父母及兄弟一起住。可这个，他也拒绝去做。最后9月9日，巴巴指示他将美拉扎德所住的房间腾出，把全部用品搬到附近的拉坦夏·伽拉农舍。他受令每天步行上（闭关山对面的）堪多巴山，上午念神名3小时。允许他中午来美拉扎德吃午饭，下午6点半准时晚餐——但餐后立即离开美拉扎德。萨姆这样做了数月。后来他离开，却于1965年12月3日回到阿美纳伽，请求阿迪斡旋，代他请求巴巴接见他。巴巴拒绝见他。诺希从此离去，与巴巴不再有个人接触（虽然继续给阿迪写烦人的信）。



诺希（萨姆）·伊朗尼

9月11日，那格浦尔的马拉地语周刊《查乌哈塔》（意为十字路口）编辑，B·N·绍吉，不期而至。当时巴巴和宝在他房间。他遣宝去用茶，宝返回后，巴巴问：“有啥新闻？”宝报告说绍吉来到，巴巴便召见他。绍吉站在门阶上，向巴巴恭敬致意。巴巴打手势：“我对你很满意……等

等。”仅一分钟的达善，证明对绍吉是无价的，他返回那格浦尔后，满腔热忱地投入美赫巴巴名下的工作。

来之前，B·N·绍吉读了保罗·布伦顿的书《印度探秘》，布伦顿在书中轻贬巴巴。他也知道，巴巴反复声明要打破沉默却未这样做。他读过（1932年）巴巴怎样宣布会在好莱坞露天剧场开言，却未开言就返回印度。（1954年）巴巴同样曾预言世界四分之三的毁灭，后来作了区分，表示他的语言不同于普通人的语言。尽管如此，成千上万人准备将生命献给他！因何？如果一个普通人这样行事，会败坏名声。绍吉考虑过这一切，前来达善；离去时“确信，整个宇宙都在巴巴的掌握中！”

9月11日，阿娜瓦丝和纳瑞曼·达达禅吉从孟买来到，在美拉扎德住九天。也在9月，（埃瑞奇的母亲）盖麦·杰萨瓦拉和娜格丝·达达禅吉（阿娜瓦丝之妹），获准来住七天。

9月21日，以下讯息由埃瑞奇寄给全体相关者，取消巴巴原打算的达善之旅：

阿瓦塔美赫巴巴让我通知你们，他本打算从1966年2月1日起，率40名爱者出发进行40天的达善之旅，并打算带你们随行。至爱巴巴现在想让你们知道，该达善之旅已取消，1966和1967年他不会访问印度的任何地点施达善。请确认收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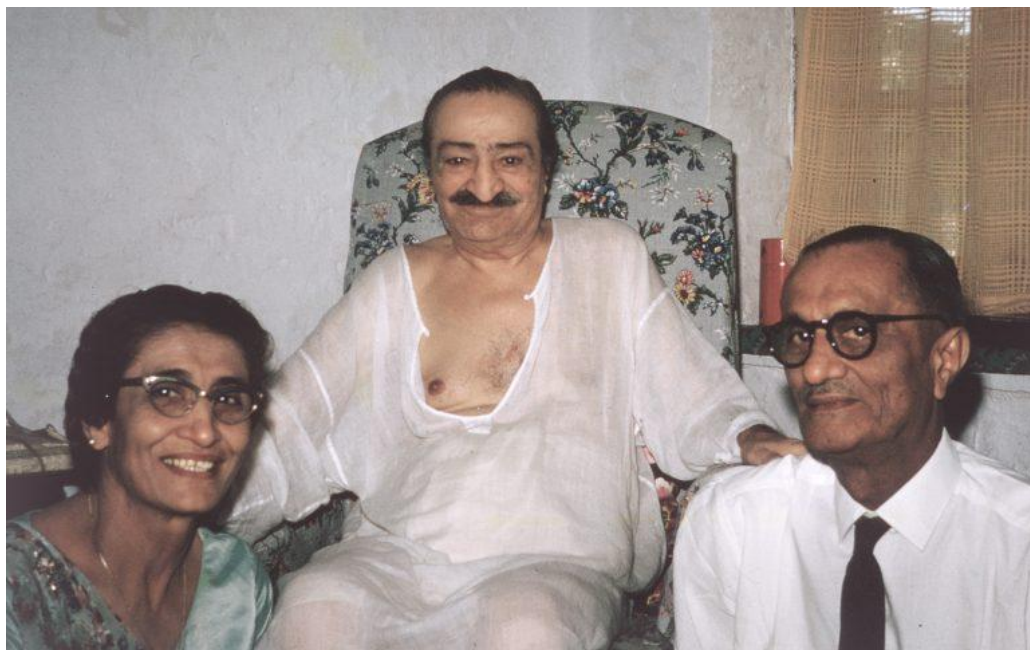
纳瑞曼和苏娜·霍迪瓦拉，1937年通过芭奴玛西·科罗瓦拉得知美赫巴巴，两年后在班加罗尔首次见到他，当时巴巴在那里有个玛司特埃舍，直到1940年。他们之后移居亚丁，但1965年8月回印度，参加儿子吉姆的婚礼。吉姆·霍迪瓦拉渴望达善巴巴，却因巴巴闭关，希望渺茫。他请三穆·科罗瓦拉致信埃瑞奇谈此事，不久埃瑞奇电告霍迪瓦拉夫妇，巴巴已同意“只见他们两分钟”。

9月底他们来美拉扎德，巴巴同他们度过半小时。吉姆想拍几张巴巴照片，被准许。巴巴叫苏娜和纳瑞曼分别坐他的两侧，让他们和他合影，同样与吉姆合影留念。吉姆·霍迪瓦拉的新娘没有跟他们来，巴巴问原因，

获悉他妻子和娘家人不接受巴巴是神人。巴巴对他们保证：“别担心。我将转动钥匙。”

霍迪瓦拉夫妇返回亚丁。吉姆已结婚，妻子苏努没表现出受巴巴吸引。不过数年后，如吉姆的女儿恺班所述：“一天，我母亲梦见了巴巴。她醒来时呜咽哭泣，深受震撼。那天上午传来消息，巴巴离开了身体。我想，这改变了我妈妈。我母亲为人善良温柔。她从不评判人。总穿长袍系腰带，但不追随仪式。她的屋子到处挂着巴巴照片，过着巴巴要的生活。我知道，巴巴转动了钥匙。”

1965年9月29日，C·D·德希穆克从那格浦尔来到美拉扎德，短访拜见巴巴。



1965年10月1日，美拉扎德

苏娜和纳瑞曼·霍迪瓦拉

如前所述，菲利丝·奥特于1964年12月会见了美赫巴巴，当时巴巴告诉她，想要她丈夫林恩也来，让她陪同。未商议会面时间，因为在将至

的撒唔斯期间，似乎较为自然合适。可奥特夫妇获悉撒唔斯取消的那天，林恩便知道事不宜迟，他必须旅行去见巴巴。“我知道，要是我写信问他可否现在去，”林恩忆述，“他必定会说不行。我对大师有此了解。因此，我必须听从内心的驱策和内在巴巴的召唤，做出决定去。”

奥特夫妇拿定主意，出发前致电巴巴：“您的召唤不可抗拒地驻留我们的心中，我们上路了。愿您的旨意成全！”可抵达印度后，39岁的林恩开始怀疑，或许他不该试图，用他的话说，“挑战大师闭关的堡垒”。不过，事实是，巴巴很高兴他们来。

10月3日周日，奥特夫妇乘火车到阿美纳伽，大阿迪到车站接他们，说：“巴巴明早9点见你们。你们应好好休息一晚。”他们被送到萨若希和纬露家，在那里宿夜。（萨若希和纬露已从孟买返回，但术后的萨若希仍在疗养。）

次日上午，阿迪开车送他们到美拉扎德。他们到得略早，埃瑞奇带林恩参观花园，把他介绍给其他男满德里，菲利丝则坐在大厅外的长凳上，与弗朗西斯交谈。不久埃瑞奇和林恩返回，埃瑞奇说：“是时候去见巴巴了。”

菲利丝站起，埃瑞奇问：“菲利丝，你去哪儿？”

她快活地应道：“我进去见巴巴呀！”

“可此行只给林恩的。”埃瑞奇说。

菲利丝感到眩晕。她差点倒下，埃瑞奇扶住她。见不到巴巴让她心凉！随后，埃瑞奇微笑着说：“我跟你开玩笑的，来吧。”

以下是林恩对会面的描述：

是进满德里大厅拜见弥赛亚、我的创造者、人身内的有与无本质——上帝本人（信不信由你）的时候了。我的思想停止。

当我听说美赫巴巴后，没有时间去检验或适应他的宣称。我只能要么接受要么放弃，或者在人飘忽不定的怀疑天性中失去机会。要去见大师也许是好事，受益匪浅。可是要去见上帝，相信他是上帝，则是远不止美好，

而是全然可畏的前景。就是这种惶恐不安的状态，一路伴随我去见美赫巴巴。

我脱下凉鞋，跨过门槛来到巴巴跟前，这时惶恐离去，好似它黏在鞋上，离开了我。我步入房间，一切停止，惟余双足带着我径直往前，毫不迟疑地投入神圣至爱的等待怀抱。

我进屋见巴巴时，带着大量的忧惧和焦虑。巴巴说过，他会让我一睹他的真容。我不明白那是何意，但在见他之前的一段时期，勾起我头脑中的极大忧虑。而当我进入房间，看见一位小个子男子坐在椅上，顿时如释重负。我想，天哪，这儿坐着一个活生生的真人。我从未想到过。

巴巴拥抱我，亲吻我两颊。拥抱前，他让我摘下眼镜，交给埃瑞奇。巴巴把我的脸捧在他清凉的手里。那是因狂热期待而涨红的脸。清凉的手平息了我的狂热，巴巴的脸挨近我的脸，注视我的眼睛。瞬间，宇宙中别无存在。此刻，小小的阿特玛（灵魂）与帕若玛特玛（超灵）面对面——阿特玛却奇迹般地未被摧毁。

拥抱巴巴就是拥抱以太本身。他吻我的两颊，我把苦难献在他的足前。转瞬之间，我就心境平和自在，待在我父家中的地毯上，幸福得晕乎乎的。巴巴拥抱我，把我的脸捧在他面前，注视我的眼睛时，一切都停止了。巴巴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看得见我的脸吗？”（我不知他怎么用手势说这个，因为感觉好像他的手一直贴着我的脸。）

我感觉好像他进入了我的视力根基，转而通过我的眼睛看他自己。我低声答：“看不清楚，巴巴。”回话中有某种道歉和失望的意味，未能把我看见他容颜的幸福给予巴巴。我认为，巴巴和我共有的这种失望，是我到达过离真正臣服的最近点，因为我现在回顾，看出那一刻自己意识到：我是真正无望的，我全然无助地处于上帝的手中。

他不是赐我力量，而是拿走我的全部力量，因此当时我别无出路，只好臣服。紧张消失了。走完最后一步，我输了。此乃臣服的时刻，我知道这点，因为他随后说：“巴巴要你顶礼他的足。”我立即遵从。我伏首拜在造物界的安息处，一切归于他。巴巴以深厚的个人感情、亲密地对待我，

使我感到他的爱。顷刻之间，他不是我的导师或古鲁，而是亲爱的父亲和挚友。

林恩·奥特坐在巴巴右手边的地板上，菲利丝坐他左侧。埃瑞奇、弗朗西斯、纳瑞曼、大阿迪、宝、玛妮、拉诺和阿露医生等人在场。巴巴表示：“我很爱你们俩。我很高兴你们来。是我召唤你们来的。你们的目标，现在应当是迈向实在中的、而非仅仅幻相中的我。我将使你们可能实现之。”

接着对他们说：“你们去世时，都将来我这里。”

巴巴问：“西方爱者对我取消西方撒唔斯有何感受？”

菲利丝说：“巴巴，凡您所为，皆是善举。”

“可他们对撒唔斯取消有何感受？”巴巴再问。

“巴巴，您的爱者顺服您的意愿。”她说。

“可我现在取消了撒唔斯，西方爱者究竟感受如何？”

菲利丝答道：“您应该多见见您的西方爱者，因为他们若见不到您，心里会为您建立教堂。”

林恩敬慕地补充：“是，巴巴，我们应该为您建教堂。”

巴巴回应：“教堂倒塌时，我的工作才完成！”

巴巴通过埃瑞奇说，拍拍林恩的背。有时会温柔地抚摩他的下巴。突然间，巴巴转向林恩，问：“你今天刮脸没？”听他肯定作答，巴巴说：“嗯，你刮得不够好！摸摸我的下巴。”

“巴巴的脸软，刮得很棒，”林恩说，“我刮脸时，想到过‘巴巴刮脸吗？’”

巴巴惊讶地答复：“我怎么就不该刮脸？”

林恩只能想到说：“哦，巴巴，在今早之前，我从没把刮脸和上帝联系在一起！”

巴巴认真地看着他，说：“我比你们更富人性。有朝一日你们将看见我的本来面目。”

巴巴问起他们的行程，他们告诉他昨日拜谒了赫兹拉·巴巴简的陵墓。他显得饶有兴致听他们的拜访过程，就此提了几个问题。“你们顶拜她的陵墓没？”

菲利丝说：“我不知怎么做。”

巴巴向她保证：“你会知道。”

林恩说：“去巴巴简的陵墓对我来说没什么，只不过让我感激，我有了在世大师。”

巴巴说：“巴巴简在我里面。”

接着问：“你们在陵墓看到我和巴巴简的相片没？”他们回答没有，巴巴解释：“陵墓照管者是穆斯林，认为不能展示神的相片；但如果你们要求，他会揭去帘布，展示我和巴巴简的个人带框相片。”

巴巴问菲利丝：“你昨晚睡得可好？”

她回答后，他又问林恩，林恩说：“一点都不好，巴巴，几乎没睡。”对巴巴讲述他昨夜的不安，并问：“巴巴，怎么我时空上越来越接近您，精神上却深深受苦？”

巴巴答道：“你应当欣然分担一点点我的苦难。很快，全世界将转向我。”

林恩说：“巴巴，我深思过您的苦难，可我在这里伴随您时，都无法相信您在受苦。”

巴巴未予回应，因为他是同一位基督、生来为人类和众生的利益受苦者。

少顷，巴巴说：“你们在这里已有半小时。近期，通常我施达善只给5分钟。”

以为要给他们下逐客令，林恩开始戴上眼镜，巴巴最初拥抱他时要他摘下。可巴巴把手放林恩身上，表示：“还没到时间让你们走。”

巴巴左耳上有一小块圆形创可贴，菲利丝问起原因。

巴巴说：“你善于观察。”埃瑞奇解释，每天巴巴侧躺着4或5小时不能动，磨破了耳朵皮肤。

林恩问：“巴巴，您因何爱一些人多于爱其他人？”

巴巴答：“你不是爱眼睛胜过爱指甲吗？”

菲利丝记起，曾有指甲油碎片深深扎入指甲嫩肉，便说：“有时指甲对我很重要。”

巴巴评论：“如果你有异物进入眼睛，会想尽办法把它弄出来，但如果有异物塞入指甲，你只会把它剪掉。”

他轻抬左臀，用左手指着它，说：“你不是爱入嘴的食物胜过排泄物？”

他重申：“很快全世界将来巴巴这里。”

菲利丝不熟悉巴巴的方式，初闻此言不大舒服；觉得巴巴有点吹嘘。

巴巴随即对她断然表示：“切莫做伪君子！说出你的想法！”

菲利丝回答：“对此我无能为力。这要由您，巴巴，化不纯为纯，使虚伪成无伪。”

自上次来访，菲利丝按指示读了三遍《神曰》。虽为犹太人，她也开始静心，凝视画中耶稣的眼睛，以及其中映出的自己，同时念诵“阿那尔-哈克（我是神）”。她告诉巴巴：“在美国家中，我看着镜子，说‘我是神，我是神……’可那不真实。而在这里，和您在一起，注视您的眼睛，巴巴，我可以真实地说‘我是神’。”

她迷惑不解，问道：“巴巴，我知道您是神，可我是什么？……意识吗？”

“是。”巴巴打手势。

“可我的意识在何处？在我的头、脚、太阳神经丛吗？哪儿？”接着感到巴巴对她失去了耐心，她很快领悟到答案是：她的意识无所不在，低我则不然。她说：“巴巴，什么都不用说，我懂了。”

巴巴绕脸画个圈，再指着菲利丝，她明白他表示：“我喜欢你的脸。”虽然她本人从没觉得自己有魅力。巴巴问她：“知道你何故常来见我吗？”她还没说，他就自己答道：“因为你想要理解我。”

菲利丝·奥特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克里斯（两女为菲利丝前婚所生）。小女莱斯莉，年仅3岁，要母亲告诉巴巴：“我非常需要他。”听此，巴巴若有所思。

巴巴随后赠奥特夫妇礼物——他1958年戴过的一条金色围巾，他冬季裹膝的一条刺绣披巾给林恩，美媞的一条丝绸披巾给菲利丝。还把他本人的相同照片（三张不同尺寸）给他们。最大的给林恩，中等尺寸的给菲利丝，第三张在他们回伍德斯托克的家后，给汤姆·赖利。（玛妮在现场，用8毫米摄影机拍电影。）巴巴将照片装盒，对奥特夫妇说：“你们很幸运，12月撒晤斯被取消，因为在那种撒晤斯，你们不可能有如此亲密的达善。”

林恩说：“巴巴，我下定决心要来，对您一无所求，我们碰碰运气，希望我的决定符合您的意愿。”

“你们做得对，”巴巴回答，“我希望你们来，但你们要是写信，我不得不拒绝。”

“我们非常感谢获得机会。”菲利丝说。

“在你们见到我的实相之前莫谈感谢。”巴巴打手势回复。

林恩·奥特的视力在衰退，巴巴拥抱他，捧着他的脸挨近自己时，林恩只能看到被窗照亮的巴巴左脸。巴巴对此颇为关切，再次问林恩看得有多清楚。后来，他一时评论：“所有人都看不见我的实相，但有朝一日你将从内在看见我的容颜。”

去年12月，他曾对菲利丝说：“我将让林恩一睹我的真容。”突然，一道亮光照到巴巴的脸，使林恩能清晰地看到。玛妮从后面悄悄进入大厅，打开照明灯，给现场拍摄短电影。巴巴很高兴，林恩现在能仔细端详他。林恩后来回忆：

当我看见巴巴的脸时，给我的印象是它轮廓分明。五官特征鲜明，仿佛由雕塑大师用花岗岩凿成，线条精致。他眼眸下方显现的线条非常精致。

巴巴再次提醒他们逗留太久。尽管如此，仍不让他们离开。他和男子们议事时，遣菲利丝去陪女满德里，把林恩留在他身边。一时，巴巴递给林恩一杯果汁汽水，表示：“我要你把这个喝了。”

巴巴还对他说道：“时间从未存在过。”

就有待处理的工作进而商谈后，巴巴转向林恩，表示：“我想让你看看，我是如何管理诸多细节的。”

15分钟后，巴巴派一名满德里去摇铃，召菲利丝回大厅。他再次拥抱夫妇俩。林恩·奥特后来忆述：

我们准备走出房门时，我扭头再看一眼巴巴。他看上去那么小，我想可以把他拿起，放入我的口袋。菲利丝恰有同感。我们迈出房门时，巴巴说：“我时时与你们同在。”

巴巴指示夫妇俩会面后直接回家，故他们在阿美纳伽乘下午火车赴孟买，几天后飞回纽约。离开孟买前，10月6日，奥特夫妇接到巴巴的信：

巴巴说你们不要返回印度，因他不希望在1967年11月之前受干扰，这对他的宇宙工作非常重要。你们也不应鼓励伍德斯托克或别处的任何人来印度。

巴巴把爱与祝福送给亲爱的林恩和菲利丝。巴巴很满意他们对他的爱和绝对服从。巴巴很高兴他们来访，因为他曾承诺林恩，很快就会让林恩能够见到巴巴，诺言已兑现。

第二年，巴巴致信说：“菲利丝通过带林恩会见至爱，服务了神与人两者。”

林恩·奥特总结了他与“代表浊界中实在的唯一对象”的会面，写道：

坐在完美者跟前富于启示。达善那天，据说是古代的主奎师那，作为阿瓦塔战胜世间毁灭势力的纪念日。但是巴巴，在那一刻，不是主奎师那，

也非阿瓦塔；他只是我个人的亲密大师，代表着爱、慈悲与真理。巴巴示现为人师，神让我爱谦卑朴实而又完美的他。

我对大师倾注给我的爱毫无准备。他俯身向我，出于爱，拍拍我的背，抚摩我的脸，其微笑奥不可测，示现知与乐。

我终于来到“噢姆点”。因巴巴坐处即宇宙中心。美赫巴巴隐居在印度心脏地带，童话般小山的脚下美拉扎德，该事实本身就使印度成为宇宙中心。从那里布置的放映室，投射出整个流光变迁幻影和造物界大梦。那里即神话的顶峰，过去、现在和未来合一。因此，人在那里时，无处可去，无事可做。因为那一刻他知道：宇宙命运的主宰者，为他做着每一件事。

美赫巴巴就是他宣称的那位。我的确信是基于与他的亲身接触。他的爱与权威，于我而言显而易见。

我出于特别原因去印度。我知道，我是来接受爱礼。一想到接受上帝给的爱礼，令我惶恐。我惧怕会被爱礼压倒或摧毁，而我不希望那样。但我并没有因为面对面会见神圣至爱被压倒或摧毁。

我得知美赫巴巴之前，绘画是我的宗教，不懂别的。在那个蒙福之日，巴巴久久注视着我的眼睛，使他自己成为我的宗教实质……我见巴巴时目睹的那张脸，实乃人身上帝的脸。那是上帝在本时代，在这世界，在人身里的容颜。实际是上帝经过炽烈天穹一直穿越到浊意识层面投射出的脸，以便我们看到一张凡人的脸，实际上正是上帝真容之映像。

但巴巴的脸，是上帝真容在幻相中的反映。我认为，那就是巴巴说“我将让林恩一睹我的真容”的意思。我相信，其实可以说我知道，我见到了上帝在幻相中的脸，因为它其实是反映在幻相中。他让我看了。那是巴巴的脸，我只见过美赫巴巴一次，他让我伴随他坐了一个半小时。那一次见面，即所谓的一瞥。那是巴巴想要我拥有的。我为他绘的所有画作，都是来自那一瞥的火焰。我去印度时，是作为求道者，朝圣者，一路去寻找并接触大我河流的源头。那其实是巴巴为我创造的朝圣。通过那次朝圣，我接受了他的爱礼。这对于我，是一切探寻的结束，朝圣者的目标和行道的

开始。我成了传统上所谓的弟子。（注：林恩会见巴巴后，寄来一幅巴巴画像，至今仍陈列于美拉扎德的满德里大厅。）

10月5日，巴巴在美拉扎德接见G·S·N·穆提、他妻子莎薇翠和六个月大的婴孩。夫妻俩特来致谢，他们婚后近20年一直未育，喜得贵子。

头天下午，穆提夫妇抵达阿美纳伽火车站时，巧遇奥特夫妇，后者正离去。穆提夫妇讲述了其“奇迹”孩子的故事，菲利丝和林恩为他们感到高兴。去年菲利丝访问美拉扎德时，对巴巴讲起她做过流产。后来巴巴对她解释，他已让她流产的孩子投生到加尔各答的G·S·N·穆提夫妇家。

C·D·德希穆克此时短访美拉扎德，不久返回那格浦尔。

10月的一天，巴巴把宝的家人召到美拉扎德。他身边凳上有一罐巧克力，希拉和美赫纳施的注意力被它吸引。巴巴拿起罐，给大家分巧克力，却没给他俩。这自然使孩子们猴急着想要，让巴巴大乐。最后，他给他们糖果，嘱咐：“你们要像对巧克力那样，对我有同样的渴望。”

瓦曼·帕达勒是虔诚的印度教徒，每周日会骑大阿迪的摩托车来美拉扎德，平时若阿迪办公室有要讯传达，他同样会来。瓦曼习惯于遇到神像就顶拜，一天，巴巴严厉纠正他：“我是人身上帝。你为啥顶礼那些男神祇像？别再那样做！从今天起停止。”瓦曼遵守了相当长时间。

可有一次，他和亲戚一起，他们有人进入印度教庙，瓦曼跟他进去，顶礼神像，以免冒犯亲戚。下周日，他来到美拉扎德时，巴巴问起此事，他承认事实。巴巴训斥：“你这样做取悦了亲戚，却不想让我愉悦。为了遵守我的意愿，即使全世界反对你，你都不应在意！”巴巴命令他，在他跟前的地面上擦鼻子七遍，以此宽恕他。

为履行巴巴命令，欧洲、美国和澳洲的诸爱者直接给他写一封信，来信纷纷寄到美拉扎德。10月6日起，巴巴开始听来信。每天上午在大厅，由埃瑞奇给他念几封，给他看附件（照片或画）。所有来信都洋溢爱，巴巴将手放在心窝上，授讯回复：“你们对我的爱和我意愿的彻底臣服让我深受感动。你们让我很开心。我把爱与祝福给你们每位，我自己人。”

玛妮曾在信中建议吉蒂，把巴巴签名过的所有书保管在默土海滨中心。10月24日，周日排灯节，为此巴巴给《有与无》、《听着，人类》、《光束》和《生活极致》书上签名。这是特例，因为在此期间，巴巴很少给信件、书或文件签名。

10月27日，为回复纽约的鲁思·林格信中的人心和人性问题，巴巴授述：“诸事皆按神的计划发生，必须如此。”

同一天，巴巴的尿和血样被送到普纳的红宝石厅医院，由格兰特做检查。11月3日又验血液指数，以检查血糖和尿素水平。

为争取减轻巴巴的身体痛苦，埃瑞奇致信金德医生，陈述巴巴的健康状况和颈部疼痛。10月28日，金德回信：“如之前多次所述，对至爱巴巴的病情，我无法解释他出现的各种疼痛，也无法用我们所知的常规疗法减轻之……”不过，金德明确建议不要再拍X光片，他认为现在这样做有害，也反对再给颈部做牵引，否则病情会恶化。反之，他建议只戴颈圈，尽量多用枕头和支撑物垫着休息。

金德还写道：“但如你所述，我们也知道，他的大部分疼痛可能是由于四处盛行的普遍动荡和苦难，而只有他自己愿意，才能真正减轻他的疼痛。我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只能就此搁笔，惟有祈祷：为了人类的福祉，让至爱巴巴的疼痛得以减轻。”

1965年11月1日，德拉敦的饶希文·纳拉瓦拉，发行了首期献给巴巴的期刊《火花》。

11月，邓肯经巴巴批准，回英国短访。

11月11日，（安得拉）科弗尔的美赫斯坦庙的创建者，考杜瑞·克里希那·劳，因心力衰竭去世。巴巴接到电报：“考杜瑞·克里希那·劳今天凌晨近4点因心力衰竭离世。”巴巴给他妻子和家人复电：

你丈夫考杜瑞·克里希那·劳对我的爱和对阿瓦塔事业的服务，使他永垂不朽。克里希那·劳现在永远活在我里面，喜乐幸福。我希望你要勇敢，为克里希那·劳的幸福保持愉快。我的爱之祝福送给你和亲爱的孩子们。

对安得拉爱者，发去此电：

考杜瑞·克里希那·劳是我的最亲近爱者之一，已来并永远安息我内里。

巴巴指示在他的墓碑刻上：“我的最亲近爱者之一，考杜瑞·克里希那·劳的骨灰长眠在此。美赫巴巴。”

1965年春，波士顿大学的一名高年级学生，22岁的罗伯特·尼尔·德雷福斯，到哈佛大学拜访他朋友艾伦·科恩，后者在攻读心理学和社会关系学系的高级研究生课程。艾伦·科恩的办公室门上，贴着巴巴语录的卡片：

深入到一切存在和意义的本质，并通过在形式世界中表现真、爱、纯、美，来释放这一内在成就的馨香，以引导和造福他人——这才是唯一具有内在和绝对价值的游戏。一切其他的事件、事情和成就本身，都没有永久的价值。（摘自《美赫巴巴语录》中对秘学的阐述。）

罗伯特·德雷福斯立即被语录吸引，后来忆述：“我读了又读，震惊于它能如此简洁而又雄辩地概括生活之目的。”两周前他见过美赫巴巴的相片，而走入艾伦·科恩的办公室后，看见同样的照片，就说：“又是他！他是谁？”科恩对他谈起巴巴，推荐他去图书馆，或到书店买几本书读一读。

德雷福斯多年来一直计划赴印度旅行，现在知晓了原因——要见美赫巴巴！他听说1965年12月要举办撒晤斯，可他既没有钱也无意加入哈里·肯莫尔的组团包机。9月1日，德雷福斯搭单程票飞赴伦敦。接着两个半月，他搭便车经欧洲、土耳其和伊朗，前往印度。由于印巴战事边境关闭，他被迫从科威特乘船，坐了八天甲板舱。

11月14日，德雷福斯抵达孟买。在一座锡克教庙内的地上睡觉宿夜，然后搭车去普纳。他搭乘一辆运家具的卡车，最上方有一把厚软的大扶椅，他一路坐到普纳。在美赫巴巴普纳中心，罗摩克里希南问他是谁，为何来

此。听说德雷福斯是来参加撒晤斯，罗摩克里希南顿时哑然，接着问：“你肯定开玩笑！你不知道美赫巴巴取消了撒晤斯？”

德雷福斯回答：“不，我不知道。”

“巴巴9月4日取消的。”

罗伯特是9月1日离开美国的，未接到任何邮件，因为无人知道他在哪里。他的第一反应是震惊。“你是说，我旅行了12000英里，却没有撒晤斯？”他难以置信地问，“嗯，那我能见巴巴吗？”

“他在严格闭关，不见任何人。”

德雷福斯回忆：那一刻，世界停止了运转。

德雷福斯被告知，巴巴在75英里外的美拉扎德。他说，他必须尝试见他。罗摩克里希南回答：“行啊，你试试，但我不认为你能见到。”

德雷福斯被带到巴巴简的陵墓，还见到佳尔。次日11月16日凌晨，他前往阿美纳伽，见到大阿迪，重现了头天晚间的对话。对德雷福斯见到巴巴的机会，阿迪同感悲观，但也认为他至少应试试。他让瓦曼骑摩托车捎便条给巴巴，瓦曼带回答复，德雷福斯应去访问美拉扎德，因为满德里想见远道而来的他，但巴巴不见任何人。德雷福斯很满足，他反正打算在印度待几年，也许以后巴巴会同意见他。

午后，玛尼克骑摩托车送他去美拉扎德（途中抛锚两次）。驶近美拉扎德大门时，德雷福斯想起禅宗著名的“无门之门”象征——行者经过此门，放下自我。

在美拉扎德，德雷福斯被要求坐在男子这边的长凳上等候。很快埃瑞奇过来，和他交谈，问何以到此。他们谈了近45分钟。埃瑞奇让他稍等，去向巴巴禀报年轻人的情况。巴巴已回房间休息。埃瑞奇回来说：“我有好消息给你。巴巴明早见你。你要在蓝车里过夜，这是罕见荣幸。”

埃瑞奇把他带到自己小屋一叙，另几名满德里加入。罗伯特·德雷福斯讲述他听说巴巴的经过。埃瑞奇取来艾伦·科恩给吉蒂的信，其中描述了他对LSD的体验。满德里问德雷福斯：“你可知LSD这东西是啥？”他

答知道。（他背包里带着两剂 LSD，打算在尼泊尔过新年夜时吸。）“你吸过吗？”罗伯特迟疑地回答吸过。“什么感觉？”他尽可能对他们简述了“迷幻之旅”的体验，并补充说他和朋友们常把 LSD 称作“实相胶囊”。满德里对此大笑，无奈地摇头，评论道：“西方才有！”

“许多年轻人都吸这种 LSD 药丸？”埃瑞奇问。

“是，许多。”罗伯特答。

埃瑞奇离开，少顷回来，问：“你想现在见巴巴吗？”下午 3 时许，他把德雷福斯领到巴巴房间。以下是罗伯特·德雷福斯对他首次会见爱之主的描述：

突然，他在那里！坐在床上，腰部以上未穿衣，笑容洋溢——王中王。随后发生的事，我永志难忘——源自内在的一种极大松弛，一种震动。我未被给予异象、“见鬼神”或幻觉，而目睹他的形体时，我看见的是，他的明亮脸庞在一轮辉灿四射的圆满光环中央。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汇成喜乐之河，无法阻止。那光辉如此灿烂，如凝视太阳，自然不禁流泪。他就在这里，出于慈悲，赐予他想象的这粒微尘对太阳的惊鸿一瞥！

巴巴打手势：“我很高兴见到你。你看上去风尘仆仆。洗个热水澡，日落前我希望你读一段《神曰》（关于法那和巴卡）。必须在日落前读。享用晚餐，睡个好觉。我明早见你。”

德雷福斯点头，因为实际上“面对他的沉默说不出话”。埃瑞奇领他回到男子那边，他奉命照做，并在蓝车里宿夜，睡巴巴的小床。

下午晚些，玛妮过来说：“巴巴想看你来这里的路线。”并让德雷福斯标在地图上。她把地图带给巴巴，后来拿回来，说：“巴巴说告诉你，他和你一路同在，是他吸引你来的。”

少顷她又来，带着一块手帕。它仍是湿的，埃瑞奇刚用它揩过巴巴脸上的汗。玛妮说：“巴巴希望你收下这个。”

弗朗西斯·布拉巴赞评论：“罗伯特之旅让人想到（伊索寓言的）龟兔故事：数百人计划乘飞机来参加撒唔斯，未启程就被中止。此幸运之‘龟’

不知赛跑已取消，反而慢吞吞地爬到终点。”布拉巴赞后来对罗伯特表示：“你就是 1965 年撒晤斯。”

次日 11 月 17 日上午，罗伯特正和满德里在大厅，此时巴巴进来。他站起，巴巴朝他微笑，挥手让他坐。巴巴的手轻搭弗朗西斯胳膊，缓步穿越大厅三遍。随后坐到角落的蓝扶椅里。德雷福斯直接坐到他对面的地上，其他男满德里倚墙坐在老位置。



大约 1965 年，美拉扎德的满德里大厅，拜度、弗朗西斯

巴巴示意德雷福斯达善。他跪下，吻巴巴的足，接着拥抱他，吻他的双颊。巴巴也亲吻他的脸颊。

巴巴开始说：“我在很严格地闭关。我不见访客，谁都不许来这里。我不走出这个大厅，不过完成闭关后，我会出去。本次闭关对我的工作是必要的。就在我离开肉身前，我将打破沉默，届时其余世人将知道我是谁。”

“你读过《与神同在》吗？”

“没有，巴巴。”德雷福斯答。

巴巴示意让弗朗西斯取一本签名过的书，给德雷福斯。

“你有什么问题？”巴巴问，“有什么想了解的？”德雷福斯回答没有。

巴巴微笑，问：“你有什么要求？”

“有，巴巴。我想要按应该爱您的方式爱您。我想要为他人的利益，时时在万人万物中见您爱您。”

巴巴回复说：

倘若想要你渴望的这种爱（prem），为他人服务，你就必须服从我，不折不扣照我说的做。你能这样做吗？服从我需要大勇。要勇敢，莫惧怕。我和你同在。我是人身上帝。要忍辱，不管侮辱还是奖赏（赞扬），全都献在我的足前。头脑里浮现的好坏念头，都献在我的足前。不要为之烦恼。

我希望你记住，世界及其事务是大零蛋——无中之无。惟有神真实，神无疑存在。我是神。我是人身中的神和超越之神。我持续不断地体验着我的无限存在。我无限地受苦，我的头上承受着整个宇宙的重担。我是至高，却屈尊降至最低，并且照看微小细节。

把腿伸直，避免不适。要无拘无束。我无处不在，遍布八方。我是你呼吸的气息。要安住在我内。

否认神好于违抗神。我说的意思是，一个不信神却诚实履行义务的人，远好于那些伪装成导师、表里不一的假圣徒。

巴巴忠告德雷福斯：“回去（美国），因为你所寻找的东西，不会在漫游印度或坐在喜马拉雅山的修道院中找到。（正是德雷福斯怀有的两个设想，但未说出口！）但是你将在社会民众中，通过努力服务他们爱他们而找到。”

巴巴接着问，许多美国青年是否吸食 LSD 这类毒品。德雷福斯说是，巴巴表示：“告诉那些人，假如毒品能使人证悟神，神就不配为神。”

巴巴敦促德雷福斯务必停止吸毒，并且要告诉他人不要吸。“莫用毒品。”他非常严厉地打手势多遍。并详细阐述：

许多印度人吸大麻制剂——他们看见诸多色、形与光。这使他们感到欣快，但这种欣快感很短暂，是虚假体验。只给予对幻相的体验——强化了幻相——只是给实在覆盖了又一层面纱，使人愈加远离实在。

要一遍遍地读《神曰》，直到你感觉它在你的血脉中歌唱！你已得到足够多的言语，告诉我你心灵的渴望。

你需要的是确信。有三类确信：读《神曰》能给予你智力确信，这是第一类。但因为神存在，你必须见他。看见神遍在，带来视见确信。你看见祂作为无限光洋遍在一切。你看见神在万人万物里。这是真渴望——要与至爱之神合一——的开始。一旦你拥有该体验，将不再有烦恼，没什么会打扰你。

与神合一渴望的实现，即成神。这是最高的第三类确信。此乃唯一真体验。要达到该体验极为困难，极少人获得。尽管它如此之难，却如此容易：只要在我的足前将你自己磨成尘土，将一切臣服于我。“一切”是指你的好坏、高低欲望。把一切臣服于我，不折不扣照我说的做。如果你带着坚定决心，照我叫你做的做，那么只要神存在，你必见神。我将帮助你有朝一日见到我的真性。

告诉那些沉迷吸毒者（LSD、大麻等等）：毒品对身心灵皆有害，他们应该停止吸毒。你的任务是告诉他们，不管他们接不接受你的话，甚至嘲笑或侮辱你，都要大胆勇敢面对这些情形。把结果交给我，我将帮助你做我的工作。

巴巴问德雷福斯：“你来印度之前做什么工作？”

德雷福斯说，他过去在精神病院工作。巴巴微笑，继续授述：

很好。你返回美国后，我希望你回医院，去病房，我将通过你对病人工作。我希望你回医院服务病人，把我的爱给他们；我将帮助你，把我的爱给他们。我将通过你对他们工作。并记住，把一切好坏情形，都献在我的足前。

你要把我的讯息带给那些陷入虚幻毒品之网的人：他们应当戒毒，毒品带来的伤害甚于好处。我把我的爱送给他们。

我很高兴你来了。是我把你吸引来。你是蒙福的。现在我给予你大量的时间和爱，我期望你配得我的爱。要坚定地照我的话做。如果你不折不扣地做我叫你做的所有事，也许有朝一日你将把联系过的整批人带来见我。不要拜访瑜伽士或圣徒，或拜谒陵墓圣陵，因为不再需要这么做。我是神，我的话即真理。

巴巴指示下午将德雷福斯送到美拉扎德，由帕椎领他参观巴巴陵墓。和巴巴相处半小时后，会面结束。埃瑞奇和德雷福斯接着坐到屋外，记录会见经过。

德雷福斯首次看到一张巴巴微笑的特写照片时，思忖：“巴巴长得像田纳西·尔尼·福特（美国喜剧演员）和乔治·葛吉夫（灵性导师）的混合体。”他对埃瑞奇提及这个，被转告巴巴，巴巴也觉得这对比挺好玩。

到美拉巴德拜谒巴巴陵墓后，德雷福斯当晚回美拉扎德，又在蓝车宿夜。他未再见到巴巴。

按巴巴指示，次日凌晨德雷福斯赴普纳。在普纳，他在罗摩克里希南身边待了5天。接着去孟买，住在纳瑞曼和阿娜瓦丝家，两周后乘船去热那亚，再赴波士顿。

后来，罗伯特·德雷福斯就他与美赫巴巴度过的时光写道：

我总觉得和巴巴在一起的体验难以言表，本质上不可言传……但从他身上散发一种全然和平的气氛，确如《新约》中所述的，“超越一切理解的和平”。这不是我和他在一起时我所理解的东西，而是我存在核心的感受。容不下博弈、做作或面具，只是单独和大我在一起，完全被接纳——我所是和不是的全部。

有一种爱从巴巴散发出来，我只能称之为富有活力、不被时空限制的爱，现在与我同在，随着时间推移愈发鲜明。这种极具活力的爱，从巴巴身上毫不费力地散发，如同太阳发光。除了他宣称的那位，他不可能是别人！



弟弟佳尔、罗伯特·德雷福斯、罗摩克里希南

1965年11月，普纳

邓·斯蒂文思出差，忙里偷闲，11月27日再访美拉扎德一日。他和美赫文·杰萨瓦拉，乘美赫吉的车来到。邓的母亲最近去世。虽然他给巴巴的信中顺便提过此事，他抵达后，巴巴接见他时眼中冒火。“邓，”他质问，“你为何不专门发电报通知我你母亲去世？”

邓·斯蒂文思后来忆述此事：

巴巴火冒三丈。你若从未在火爆的阿瓦塔身边待过，定会错失此经验。我大受震惊，一时结巴。最终想到合适的话，说：“巴巴，我

没给您发电报，是因为我现在知道：您真是神，您知晓一切。”他眼里的火熄灭，绽放笑容。我看出，我按对了键。

邓放松下来，巴巴拥抱他。他坐到满德里大厅另一侧，等候事情进展。刹那间，巴巴又沉下脸，通过埃瑞奇对他说：“即使如此，邓，巴巴想对你解释一下。巴巴是神，神确实知晓一切。但神进入造物界有其局限性，而你在造物界，受其局限。即使你的生活中发生的事不太重要，让巴巴知道也是你的责任。对于所发生的事，你必须通过最合适、直接、物理的手段引起他的注意。”

此后，邓·斯蒂文思开始就其个人和生意事务，写信并常发电报给巴巴。（巴巴离开肉身后，斯蒂文思后来忆起巴巴的指示，要他把生活中的事件向他报告。最初，斯蒂文思通过“默想”报告巴巴，但本能似乎提示他，此举不足以满足巴巴对此事的愿望。一天，他一改故辙，关上卧室门，出声向巴巴汇报——如巴巴亲身在一样，对他说话。他忆述，从那以后，事件像受喷气推进似的，立见成效。因此他继续这种“禀报巴巴”的方式。）

邓·斯蒂文思过去做《语录》编辑工作，进行到一半，他意识到：“天哪，这里有几篇静心主题的语录，而自从我归巴巴管之后，他从来没有让我做静心或专注。”

实际上，斯蒂文思只记得有一两次，巴巴对亲近者授予过相当简单和短暂的静心。所以让他觉得奇怪，巴巴花那么多时间在《语录》的静心主题上，却极少指定或实际有效地使用静心。

他第二次见巴巴时，就问巴巴：为何不督促像他这样的人静心。

巴巴微笑，对邓·斯蒂文思解释：

我是阿瓦塔，必须为我离开肉身后直到再来的整个700至1400年期间做准备。我显现期间和我离开肉身后的一段时期，一切内在发展道路中的快道是爱。

阿瓦塔的在世剩余时日和离世后的一段时期，该快道对求道者完全开放。不过，入口终将逐渐变窄，最后将只有极罕见的求道者才能进入此道。我必须为我再来之前几百年的爱者做准备，

因此现在有必要提供那个时期的人们需使用的方法。因此，他们有必要采用次要的路线。其中最佳方法是静心，所以我才授予诸多关于静心的语录。

但不要误解我，因为在此期间——我显现期间（在世）和之后一段时期——采用静心对求道者的时间精力是一种分散和浪费。他应当把全部的力量和精力，用于对他完全开放的爱之道上。

交谈期间，邓·斯蒂文思注意到，巴巴突然停止手势，抬头瞥视埃瑞奇，神情锐利不快。他继续打手势，但又停下，颇为关切地看着埃瑞奇，示意他出去。斯蒂文思不知何事让巴巴分心，因巴巴继续和他交流。

埃瑞奇回来，对巴巴耳边低语。巴巴手掌上翻，略表绝望，说：“现在怎么办？”

埃瑞奇解释，一名 20 多岁的美国青年抵达美拉扎德，想见巴巴。他叫史蒂夫·西蒙。西蒙从迈阿密的一个前警察爱德华·肖特（东西大会聚上见过巴巴）口中得知巴巴，不同寻常。西蒙曾吸食 LSD 毒品，药效作用下有过内视：在一道幽光中，他看到一位素未谋面的男子，蓄着长发和胡髭。次日他首次遇到爱德华·肖特，给他一本《神曰》读。西蒙翻开书，看到卷首照片，认出美赫巴巴就是他服用 LSD 时内见的人。经历此事后，他决定戒毒。

如同罗伯特·德雷福斯，史蒂夫·西蒙也是尚未获悉 1965 年 12 月撒晤斯取消，就离开了美国。他没有钱付旅费，只能从迈阿密搭便车（如他所述“被恶魔追逐”）3000 英里，横越美国到旧金山。那里他遇到一个妓女，友善待他，给他些钱。西蒙曾于越战期间参军，就从旧金山免费搭军用运输机，飞抵台湾。后于 10 月到新加坡，他几乎一文不名，此时遇到一对年轻夫妇米克·汉密尔顿和厄休拉·莱因哈特，对他们讲起巴巴。西蒙心急如焚要去印度，汉密尔顿夫妇自己都惊讶，竟主动为他付赴孟买的船费，从孟买再搭便车到阿美纳伽。

史蒂夫·西蒙来到阿迪办公室后，阿迪怜悯他，决定让瓦曼骑摩托车，载他去美拉扎德。巴巴对阿迪的决定相当生气。“阿迪明知我处于深度闭

关。我发过严令，谁都不得干扰我——他却送来这孩子！现在我能做的，是捎讯遣他回去，命他远渡重洋回家去。”

巴巴对埃瑞奇说他决定不见史蒂夫·西蒙时，邓·斯蒂文思感到心如刀绞。除了他个人深感心疼年轻人的失望，还对巴巴本人的做法深感不快：竟不怜悯这年轻人，不肯接见历经千难万苦、远道而来的他。

巴巴立即锐利地注视邓·斯蒂文思，拍手问道：“你在想什么？”

斯蒂文思正思忖：“巴巴太缺德了，任小伙子历尽艰辛，却不怜悯他！”嘴上却说：“巴巴，我在想，我有何权利坐在您的足前？”

巴巴面露喜色，示意埃瑞奇把史蒂夫·西蒙带进来。西蒙进大厅后，一下子就体验到，用他的话说：“像棉花糖一般的甜柔空间。”西蒙于恍惚中，喜滋滋地坐在巴巴跟前。

过去西蒙经常吸毒，便坦率承认。“你试过戒毒没？”巴巴问。

“试过几次，”他回答，“可每次都重犯。”

巴巴再问他个人及背景问题，接着让埃瑞奇总结，对罗伯特·德雷福斯讲过的，关于毒品的话。完毕，巴巴说：“现在答应我，你将尽最大努力戒毒。你一感到受诱惑，就想我，我将帮助你。”西蒙承诺会努力。

“你有钱回美国吗？”

西蒙说没剩多少钱，巴巴指示美赫吉给他 120 卢比，够付孟买简朴旅社的食宿费，直到他能找一艘轮船，打工回美国。

巴巴对邓·斯蒂文思说：“你俩都来自美国，因此我希望你和史蒂夫保持联系，帮他一把。”下午 3 点，斯蒂夫和邓乘美赫吉的车离开美拉扎德。他们行至孟买，在纳瑞曼和阿娜瓦丝的阿厦那公寓，与罗伯特·德雷福斯会合。

后来发现，史蒂夫·西蒙到孟买后，用美赫吉给他的钱买了毒品。西蒙戒不了毒品，但用他的话说：“巴巴拿走了更邪恶的东西，即我杀人的欲望。”退伍后，西蒙曾加入迈阿密的地下犯罪团伙，受雇杀人。他见过

美赫巴巴后，不再干这种事。西蒙其人异常混乱，用他的话说：“我了解何为真正的邪恶黑暗。”对西蒙来说，巴巴永远是“我生命中的美善”。

史蒂夫·西蒙回美国后，在迈阿密见过欧文和爱德华·拉克。他坦承自己仍用毒品，把大麻卷入烟中吸。拉克兄弟致信巴巴，称他们见过史蒂夫·西蒙。1965年12月11日，巴巴回信警告欧文和爱德华，如果史蒂夫继续吸毒，就不要同他交往。还通过埃瑞奇写道：“……通过 LSD 这类毒品诱发的体验无异于灵性幻觉，假如可以通过毒品和大麻烟体验神，神就不配为神！”

佛罗里达州有一批青年持续吸毒。巴巴会把他们称为他的“狼”。由埃瑞奇在美拉扎德保管着两组通信，分属“巴巴的狼”和“巴巴的羊”。（注：除了“狼”和“羊”两组信件，美赫巴巴还单独保存了第三组通信，即来自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海滨的，欧文和爱德华·拉克及其父母的信）。巴巴会开玩笑称，他必须确保他的狼不吃他的羊！

邓·斯蒂文思回国后，久未听说史蒂夫·西蒙的消息，但几年后偶然“发现他的行踪”，联系了他。之后一段时间，他获悉西蒙又染毒瘾，1970年后便杳无音信。（数年后，传闻西蒙因贩毒被捕，在南美哥伦比亚的波哥大监狱里病亡。）

按巴巴指示，罗伯特·德雷福斯回美国，开始做巴巴交给他的工作，劝阻年轻人吸毒。一天，他接到艾伦·科恩的前哈佛教授，临床心理学家理查德·阿尔伯特打来的长途电话。阿尔伯特博士、蒂莫西·利里博士和拉尔夫·梅茨纳博士，一直用 LSD 和其他合成毒品做实验，并通过科恩听说，德雷福斯会见巴巴后刚回国。阿尔伯特问，巴巴对 LSD 有何说法，德雷福斯毫不含糊，一字一顿地对他讲：“莫用毒品！”

“你确定？”阿尔伯特博士问。德雷福斯说确定。他后来得知，阿尔伯特打电话时，正准备吸某种 LSD，一听巴巴“莫用毒品！”的讯息，便搁下药片。

阿尔伯特博士后来给美赫巴巴写了如下长信，请求澄清相关论述：

我很迷茫，会重视您的建议。1961年，我作为哈佛教授，有缘注射了一种从墨西哥蘑菇中提取的化学物质。这种蘑菇，据他们的历史记载，一直被墨西哥印第安人视为圣餐。对我和同事蒂莫西·利里而言，它（体验）似乎穿透了幻相面纱即我们的受限现实是唯一现实，并向我们短暂地表明，有可能认识人类的真实身份。由于我们是社会科学家，有志于帮助人类同胞，故对致幻物质，包括 LSD（麦角酸二乙基酰胺），开展了系统化探索。（注：1960年代，曾有 LSD 的医学试验，治疗精神分裂症和酗酒，还被美国和苏联政府的军事科学家用于精神控制。）

我们的工作颇具争议，然而感觉很重要。对西方人来说，对现实的文化解读基本将其彻底淹没，这些化学物质，若加以明智运用，看来可提供一把开启门的钥匙，让实在之阳光照耀片刻。对之前玩世不恭的许多人，该实验则提供了希望，帮助他们认真地看待其灵性工作，而不是迷失于无神论唯智主义。

起初，看似迷幻剂会包办一切——真实持久地把人带向神。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我们意识到迷幻剂只是对人展示一种经验上的可能性，而之前似乎没有可能性，或充其量仅是理性上的。在美国，确实有成千上万人通过迷幻剂获得某种体验，引领他们严肃认真地走上灵性旅程（不管是否继续使用之）。对许多人（包括我本人）来说，您的著作和讯息极具意义，使我们感觉对路，肯定了我们自身的最深体验。在我们看来，人类的意识几近精神破产，有一个迷幻剂的机会总比没有好。

确实，LSD 和其他迷幻剂是会强化感官，有时的确会导致幻觉。而且绝大多数用 LSD 的人都滥用之。若要它发挥钥匙而非拐杖、解放者而非狱卒的作用，责任必须与用药携手并进。

我过去的哈佛学生艾伦·科恩，最近来拜访我们。因为您真正意义上临在我们家，他跟我们毫不见外。昨日我们接到他的信，报告鲍勃·德雷福斯带来您的讯息——莫用毒品！我们打电话和鲍勃谈过，但我个人，感觉需要一点补充澄清。

我内心感觉，LSD 在我自己的人生中有着重大的正面影响，而且我在美国一直做的工作是很人道的。我也听了您的讯息，明白您很可能知道。

起初我想过这种可能性：您并不明白，LSD 与鸦片衍生物截然不同，实际上完全相反。但通过您的书面文字进行反思且交流，不足以支持我的最初反应。因此现在，我感觉您确实是明白的。我也很想弄明白。您能帮助我吗？

美赫巴巴表示，理查德·阿尔伯特是真诚求道者，故授述如下详细回信，通过阿迪寄给他：

1966 年 1 月 24 日，

亲爱的阿尔伯特先生：

你寄给美赫巴巴的信和书均已收悉，引起他的重视，故寄发如下电文给你（地址为加州的洛思阿图斯）：

“你的信让我高兴。我知道你真诚地追求真理。我的爱将帮助你。我的爱之祝福送给你和你身边的人。回信附后。美赫巴巴。”

美赫巴巴让我告诉你：他知晓一切——他知道 LSD 与鸦片衍生物不同，不过你将看到信的正文，即美赫巴巴不赞同为了灵性体验吸食毒品，他说如果你想要，可以再吸三次 LSD，之后你应当彻底停止吸毒。

美赫巴巴说，今年你不应该来印度，而应当越来越爱他，全心念记他，继续研读他的著作。此外我推荐你，也阅读弗朗西斯·布拉巴赞的《与神同在》和《东西方大会聚》，若有可能则观看东西方大会聚的电影。（上述两本书和电影，请联系：邮编 10019，纽约州纽约市，西 57 街 100 号卡内基屋，弗雷德·温特非特先生和夫人）

尽管美赫巴巴在闭关，严格限制同他的一切往返通讯，他仍出于爱，对我们阐释了吸毒在灵性上的后果，要旨如下：

任何毒品，不管其潜力多大，都不可能帮助人实现灵性目标。通向目标没有捷径，只有通过至师的恩典，而毒品，尤其 LSD，给予一种“灵性体验”假象，对虚假现实的瞥见。

你的信和书中描述的体验，与实在相去甚远，如幻影之于水。不管你多努力追逐幻影，决不可能获得水，通过毒品寻找上帝必定以幻灭告终。美赫巴巴，他通晓道路，他就是道路，不可能赞成以这种方法持续求道，因为该方法不仅一定会证明徒劳无果，而且会偏离通向实在的道路。

人的天性——故眼光必会出错——在于通过毒品的即时相关效用来看待其结果——我们缺乏能力估量它的最终后果，其超出了我们人类的知识，而只有真导师能指明道路。

对少数像你这样的真诚求道者，LSD 可能是一种唤醒灵性渴望的手段，并使你与美赫巴巴建立联系，但一旦该目的达到，继续吸毒不仅有害，且毫无意义或目的。现在你要维持对实在的渴望，不可能通过继续吸毒，而只有靠你自己对至师的爱，该爱其实反映出他对你的爱。

你可能觉得，LSD 使你在社交和个人生活中，成为“更好”的人。但相比通过毒品或其他人工辅助，一个人通过爱将成为更好的人。而不顾个人或社会地位让自己臣服于至师者，则是最好的人。

美赫巴巴指出，通过毒品获得的体验，是一个浊界的人对精层面之影子的体验，并不持续。一个精层面的人对精界的体验则持续，但即使这些体验也是虚幻的，因为实在超越之。因此，尽管 LSD 可能使一个人觉得成为更好的人，这种拥有对实在瞥见的感觉，不仅会使人陷入虚假的安全感，而且最终导致精神错乱。虽然 LSD 不是成瘾性毒品，一个人可能会执著于通过服用它产生的体验，一次又一次地被诱惑使用更大的剂量，以期获得越来越深的体验。但这样做最终将导致发疯或死亡。

惟有认识并且体验实在者——他就是实在——拥有能力与权威指出孰真孰伪。因此，美赫巴巴告诉那些愿意听从他者：唯一真实的体验，是在自己内里持续不断地看见神乃是无限真理光洋，然后与该无限光洋合一，持续不断地体验无限能力、知识与极乐。

给理查德·阿尔伯特博士的上述声明，和美赫巴巴的其他授述，最后印成小册子《神在药丸中？》，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在美国大学生中间广泛流传，督促他们停止吸食诸如LSD和大麻这些非法毒品。

[注：理查德·阿尔伯特博士最终放弃学术生涯，赴印度旅行，并在喜马拉雅山找到一位印度教的真古鲁，尼姆·卡洛里·巴巴。研究一段时间后，阿尔伯特成为修习瑜伽士，在美国举办讲座，取名巴巴·拉姆·达斯（罗摩之仆）。阿尔伯特写过一本名为《活在当下》的书，将东方思想介绍给美国求道者……有一回，他在印度与古鲁在一起，理查德·阿尔伯特想尝试去阿美纳伽见美赫巴巴。尼姆·卡洛里·巴巴得知后，作了不寻常的评论，告诉阿尔伯特：“你想见美赫巴巴？你要知道，美赫巴巴是你的真实古鲁。”]

最终，欧美青年吸食毒品流行成风。1960年代末，美赫巴巴一度做过可怕预言：“如果继续用毒品，一半的学生界将变得精神错乱。”

另一次，美赫巴巴再度宣布不祥的警示：“如果毒品继续，美国的学生界将丧失一半智能。”

美拉扎德宇宙工作

自 1965 年 12 月 1 日起，美赫巴巴停止听东西方的一切通讯。颈部疼痛持续折磨他。前几个月，白天巴巴会连续不断站着数小时，满德里按金德医生建议，会恳求他躺床上休息，缓解颈部状况。现在他们难过地看到他不得不长久躺着，因为一次连续长时间站立加剧了疼痛。（注：医生们得出结论，巴巴的慢性颈病是由于成千上万次地顶礼圣陵、玛司特、萨度、穷人和麻风病人的辛苦工作所致。）每天上午，巴巴过来和满德里一起待近两小时，髋关节也疼得厉害；尽管如此，他仍继续做内在闭关工作。

巴布萨赫伯·辛德因患急性病，在普纳红宝石厅医院住院一段时期后，于 12 月 13 日去世。巴巴致电普纳中心：“巴布萨赫伯·辛德已来我这里，永息我内。我最亲爱的爱者和工作者之一巴布萨赫伯，全心全意地服务我，并分担我的苦难。”并对满德里说：“我失去了巴布萨赫伯·辛德，可他找到了我。”

萨瓦克·考特沃的女儿喜露，曾和家人在美拉巴德生活过，12 月中旬获准来美拉扎德待几小时。

1965 年 12 月 23 日周四，美嬉生日在美拉扎德私下庆祝。阿娜瓦丝、恺娣和蔻诗德从孟买来参加。纳瑞曼和阿娜瓦丝在美拉扎德住了几周。

12 月 24 日，巴巴为他临近的生日授予此讯，要于 2 月 16 日发布：

要安住于我的大爱实在里，因为一切混乱和绝望都是你自己的影子，并将在我开言时销声匿迹。

同日，法官基纳尼一家来美拉扎德。普雷姆·基纳尼的晋升再次受阻，现在他本应该是地区法官。巴巴问他：“你在想什么？”基纳尼坦言相告，巴巴建议他保持像苦行僧，即淡然处之。巴巴叫纳瑞曼引述卡比尔的这句诗：

“全世界被担忧吞噬，担忧是其主人；

但那个吞下担忧者，乃真正苦行僧！”

“做个苦行僧！”巴巴敦促基纳尼，“我是苦行僧中的苦行僧！把一切交给我，自由无绊。这一切（造物界）是无中之无！除我之外，别无其他！”

自从巴巴给基纳尼此番敦促，而没有给他保证，自然让法官基纳尼认为，他现已晋升无望。但巴巴改变心情，微笑着说：“你一接到晋升令，就寄给我。”基纳尼喜出望外。不到一周，收到晋升令，便寄给巴巴，他触摸后，寄还基纳尼。不久，基纳尼全家迁离阿美纳伽。他们于一年后返回。

1966年1月1日，巴巴让人给美国的欧文和爱德华·拉克，还有其他爱者，寄去新年讯息：“1967年11月后不久，凡绝对信任巴巴、全心全意爱巴巴的所有爱者，将获得他的恩典认识他是谁。”

印巴之间的战争，因联合国安理会采取坚决措施，于1965年10月最终停火。两国遵守了停火命令。战争陷入僵局，两国都不肯撤出所占领的军事阵地。1966年1月，苏联说服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和印度总理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前往俄国塔什干市签署协议，按1949年停火线，全面撤至各自边境线以内。双方领导人计划于1966年1月3日举办首脑会谈。总理夏斯特里前往塔什干后，一天夜里巴巴问宝：“夏斯特里会从俄国返印吗？”

“为何不会？”宝说。

“俄国冬季严寒，夏斯特里有心脏病。我感觉他回不来。”

宝对巴巴说：“夏斯特里很善良，温和谦逊。您为何不除掉应该为这场屠杀负责的阿尤布·汗？”

巴巴却说：“阿尤布·汗很强壮，精神矍铄。严寒不会影响他。”

宝问：“要是夏斯特里死了，谁适合当总理？”

巴巴答：“一位善良坚强的总理将上任。”

少顷，他问起尼赫鲁之女英迪拉。“你认为英迪拉怎样？”

宝说：“她有啥经验，巴巴？她对政治很生疏。”

巴巴评论：“你不了解她。贾瓦哈拉尔对她倾囊相授。她很聪明。”后来，宝把这番对话讲给纳瑞曼听。1月10日夏斯特里在塔什干突然去世，接着英迪拉·甘地接任印度总理，让宝和纳瑞曼大为惊讶。

就在夏斯特里赴俄国前，C·D·德希穆克见过他，对他讲了巴巴，赠他一本《有与无》以及《帕瓦蒂伽祷文》。夏斯特里表示他保证会阅读，并且手拿书册，与德希穆克合影。

1月11日周二上午，巴巴获悉夏斯特里去世的消息，评论：

拉尔·巴哈杜尔是好人，很好的灵魂。他有幸在离开身体前听到我的名，并同德希穆克谈到我。朗费罗说过：“不管来的快慢，死亡终将来临。”诗人埃米尔说：“人向死而生。”而我说：“无人死，无人懂得死去。懂得死去的罕见者，不再出生！”

德希穆克在德里期间，还会见了印度总统S·拉达克里希南博士，多年前见过他。赠送他一本《神人》。拉达克里希南读过《神曰》和《听着，人类》。巴巴希望他再读《神曰》，故当马诺哈和莫娜·萨卡勒（于1966年3月6日）会见他时，被要求传达巴巴的指示。

1966年1月1日，埃瑞奇写信霍桑和哈沃薇·达达禅吉时，谈到巴巴的健康：“至爱巴巴使他的身体状况（健康或生病）与其必须承受的宇宙负担保持一致。有时他表现出长久患重病，而第二天（或常常几小时后）他表现出身体好像没有问题！髋关节好多了，活动自如；颈部依旧疼痛，（冬季）反复无常的气候常影响他的身体，导致他骨骼痛。”

1月13日，埃瑞奇致信金德医生说，当天上午巴巴惦记他。巴巴还让埃瑞奇通知金德：“他颈部疼痛改善了25%，髋关节疼痛没有困扰他。他走路更自如些，虽然每天走得甚少。”

还给金德补充此讯：“适合你来访的时候，我就会召你。”

16日，萨度·伽吉瓦尼在普纳去世。巴巴给他侄子贾申寄去此讯：“达达·伽吉瓦尼对我很宝贵，达达现在安息我内，永享极乐。达达生前爱并且服务了神。我的爱之祝福送给你和香提，以及爱并服务我亲爱的达达的所有人。”

1月19日，索拉伯吉·斯甘坡瑞亚和基申禅德·伽吉瓦尼，携家人到美拉扎德逗留半小时。他们当天回孟买。

此前邓肯经巴巴批准，回英国探亲。1月12日他乘船返印，三天后到美拉巴德。20日巴巴召他到美拉扎德，同他详细议事。邓肯在美拉巴德生活多年，但由于和帕椎一直有分歧，获准搬到库希如大院，居住此前基纳尼一家的宿舍。尽管他是高资质的医生，巴巴未给邓肯具体职责，结果他承受很大的心理挫折，经常情绪躁怒。据说，邓肯写完《行道者》后，就再也不一样了。

1月20日，给美国的罗伯特·德雷福斯回信，巴巴让埃瑞奇写道：“巴巴说，尽管他广袤无限、不可测量，然而爱者的纯洁温柔心灵能够容纳他，在内里找到他。”

1月27日，弗朗西斯·戈德尼和妻子奥拉来访。他们来印度过圣诞节假期，巴巴虽然在闭关，仍慷慨允许他们来访美拉扎德半小时。奥拉过去对巴巴淡漠，但这次访问期间，完全接受。抵达和离别时，她和丈夫都温柔地吻巴巴的颊。奥拉拍了几张合影照，她丈夫和弗朗西斯·布拉巴赞分别坐在巴巴的两侧。奥拉随后去问候美婍和其他女子。他们当天前往萨塔拉。

同期，马文和珍妮·坎彭申请见巴巴，他们在环球商务旅行。巴巴回复：“你们在印度有业务才行。”由于在印度没有正式业务，他们未获准来访，遂继续赴东巴基斯坦（孟加拉）和西巴基斯坦。

2月1日，接到德里的哈库玛特·赖·卡皮尔的来信。他仍想永久伴随巴巴，因渴望亲近巴巴深感不安。

巴巴致电回复，给他这句深刻讯息：

我是你心灵里的喜悦和头脑里的绝望，因为爱能够达到心智不能测量的那。

2月21日，巴巴让阿迪致电理查德·阿尔伯特：“不要担心。我负责宇宙中的一切事件。因此，要对人们谈我，叫他们爱我，但只有在我召唤时，他们才可以来。”

一个七岁男孩贾扬提，常参加阿美纳伽中心聚会，却未见过巴巴本人。他缠着要阿迪等人带他去见巴巴。一天上午，经巴巴同意，由瓦曼·帕达勒送他到美拉扎德。领他去见巴巴之前，埃瑞奇问男孩：“你为啥想见美赫巴巴？”

“那样我心里才会产生真信。”贾扬提答。

“有信心后你希望得到什么？”

“我要找到神。”男孩答。

“你找到神后，要做什么？”

“我要爱他，服务他！”贾扬提答道。

男孩被领入满德里大厅后，恭敬地把一袋糖果献给巴巴足前。他进大厅前不必脱鞋，因为从阿美纳伽出发前，他已脱鞋。巴巴拥抱爱抚他，说：“你很幸运！”

贾扬提断然点头，表示同意。被问到他面前坐着谁，他简练地回答：“神。”

埃瑞奇说：“好，现在你见到他了，向他提要求吧。你想要他给你什么？”

男孩凝视着巴巴，说：“爱。”

巴巴对这回答感到高兴，含笑打手势：“授予。”

1966年2月25日，周五，阿瓦塔美赫巴巴的72岁生日，在世界各地不同中心庆祝。庆祝活动逐年增多，爱者们如沐春华，聚集一堂，演唱赞歌。就像去年，印度多地提前72天开始庆祝，于2月25日结束。

今年，园艺和厨房佣人、送信少年（送信件和电报）问巴巴，他们可否为他的生日装饰美拉扎德，因为世界各地爱者信徒都在装饰其中心，至爱寓所也应装饰一番。巴巴批准，他们全心投入，用纸花等饰品做华盖，遮覆满德里大厅天花板。

自从1956年巴巴在乌达拉遭受事故，埃瑞奇停止开车后，雇佣了全职司机。1959年起，美拉扎德雇了一个叫谢赫的司机，1966年他退休，回普

纳老家定居。接着雇了一个叫优素福的司机。优素福虔爱巴巴，积极参与“打扮”美拉扎德。他用轿车蓄电池（当时美拉扎德未通电），在大厅的巴巴照片周围安装了饰灯。

从村里取来扩音器，故清晨 5 点钟敲响，大家高呼“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后，通过扩音器播放唱片。巴巴边用早餐，边欣赏他喜爱的歌手碧谷姆·阿克塔的歌。

巴巴说过，他颈部疼痛现已改善 20%，髋关节疼痛也不厉害。尽管他仍走得很少，现在更自如些。但由于颈疼，生日那天，他没有一一拥抱男满德里，而是逐一亲吻他们的脸颊。

除了 12 月授述的生日讯息外，今年巴巴还寄了如下讯息。给海得拉巴的《神音》期刊：

避开那些像多彩电光闪灭的大师，他们瞬间照亮你的黑暗世界天空，却再度把你留于黑暗。

给赖布尔的《向导》期刊：

使你恐惧、迷惑与绝望的一切，乃是你自己的影子。当爱之阳显现其荣耀，所有脸孔都朝向该光辉时，所有的影子都会消失——连对它们的回忆也荡然无存！

给提鲁帕提的特印册子：

柱子要站直稳固，必须牢牢植根于大地。同理，我的爱者要想坚定不移地爱，也需要将信心根基深植于我的神性。

饶希文·纳拉瓦拉不得不为他的《火花》期刊更名，因政府通知他，已有同名期刊。巴巴从多个刊名中选定《辉光》，并为 1966 年 2 月首期寄去此讯：

我是被你的自我影子所遮蔽的太阳。停止认为你是影子，你将发现我所是的太阳乃是你自己的实在。

给巴巴的西方跟随者寄去此电：

我在以我的名义聚会、庆祝我生日的全体爱者心中。我把爱和祝福送给你们每一位。

2月24日，一对安得拉夫妻不期而至，访问美拉扎德。他们带了海得拉巴警察局长的介绍信，后者在12月见过巴巴。之前夫妻俩参加过安得拉各中心的生日活动。他们来美拉扎德时，推测：“外地举行的生日活动都那么盛大，美赫巴巴的居住地一定会多么隆重。”

巴巴接见夫妇俩，他们表示惊讶不解，发现这里如此安静简朴。埃瑞奇告诉他们：“尽管巴巴居住美拉扎德，他实际上和所有爱者同在，主持各地爱者举办的活动。所以巴巴给他们寄讯说：‘凡在我的爱里聚会，我必在你们中间。’因此，你们应赶快回家乡，以免错过他的在！”确实如此，夜间巴巴常会忆念那些安排纪念活动的各地中心。

按惯例，美赫文·杰萨瓦拉住美拉扎德过巴巴生日，帮助兄长埃瑞奇处理此时总会剧增的通讯。

生日贺信、贺卡和电报中，有美国哈佛的大学生寄来的一首诗。他叫瑞克·查普曼，是波士顿的罗伯特·德雷福斯的朋友。听到此诗，巴巴受感动，于27日致电瑞克：“你心中吟唱我的爱乐，让我高兴。让你的心跳成为我的歌。我的爱送给你和罗伯特。”

2月25日，巴巴致电艾伦·科恩：“来信收悉。我知晓一切。惟有爱取悦我，而你取悦了我。一旦我成为你的生命，每次呼吸都在服务我。我把祝福送给你、瑞克和罗伯特。”

加尔各答的法官普拉桑塔·比哈瑞·穆卡吉，为巴巴生日发表演讲，讲稿副本寄给巴巴。2月26日巴巴发电报给他，表示：

听了你关于我释放唯一道言的演讲，我很高兴，因为我是该原始道言的源头，将在无始之始规定的日子释放之。我的爱与祝福送给你和亲人。

后来在4月6日的信中，巴巴通过埃瑞奇对法官穆卡吉授述：

你将在今生见证，我打破沉默之时释放原始道言的结果；在那之前，我希望你抓紧我的衣边。

1966年2月27日星期天，凯克巴德的长女美茹，因厨房用火事故严重烧伤，在美拉巴德山去世，时年44岁。临终时，她不断地念着巴巴的名。巴巴说：“美茹已来我这里，从生死轮回中永远解脱。”

凯克巴德在美拉扎德，没去美拉巴德。巴巴派埃瑞奇去慰问他家人。凯克巴德妻子捷拜，很高兴凯克巴德没来。她说：“我担心他会放下巴巴的工作过来。我很欣慰他没来。既然美茹去了巴巴那里，我们何必烦恼？”这是巴巴的爱与真理活在亲近爱者身上的例子。父母俩对女儿的去世都不悲伤。

美茹被葬在美拉巴德山上。之后3月3日，巴巴把捷拜、另两个女儿谷露和佳露，召到美拉扎德。极少离山的曼萨丽陪同她们。巴巴对捷拜保证：“你的信心和勇气使我很高兴。”满德里也被捷拜臣服巴巴的意志所打动。

家人告诉巴巴：“美茹去世前，实际看见您亲身在她床边，您召唤我们，告诉我们您一直和她在一起，现在她会去您那里！她随即念着您的名，直到最后。”

巴巴评论：“她有福，现安息我内里，永享极乐。她不会再投生。”

23岁的戴维·迈克尔（米克）·汉密尔顿，和21岁的德国妻子厄苏拉（厄希）·莱因哈特，从史蒂夫·西蒙那里听说了美赫巴巴。去年11月，他们资助过西蒙，从余钱中出资给他买了新加坡至孟买的船票。

夫妇俩1963年在德国结识，米克在美军服役，驻扎那里。次年，他退伍后两人结婚，1964年夏开始搭便车周游欧洲和亚洲。

在新加坡遇到史蒂夫·西蒙时，他们正重度吸毒，主动给他一些。西蒙谢绝，说：“我在尝试戒毒。”并表示要去印度拜见一位古鲁美赫巴巴，认为他就是阿瓦塔或当代基督，不希望跟随者吸毒。

米克和厄苏拉不像西蒙，他们之前在印度旅行过，表示怀疑。“听着，如果你喜欢吸毒，并且想用，就给自己另找一个巴巴，”厄苏拉说，“印度有成千上万个巴巴！大多数都是假的！祝好运，但别抱太大希望。”

米克和厄苏拉了解这点，因为他们曾在恒河边和萨度生活过，遇到许多所谓的“巴巴”。

史蒂夫·西蒙告诉他们更多关于美赫巴巴的事，和他所知道的巴巴教导。连他们自己都惊奇，虽然经济拮据，竟主动为他付了赴孟买轮船的部分船票费。他们和他同船旅行，在锡兰（斯里兰卡）登陆。之后他俩继续旅至印度，于1965年12月31日抵达孟买。经过普纳时他们忆起，西蒙曾告诉他们，巴巴有时住那里，就尝试寻找。一名人力车夫把他们送到古鲁帕萨德，他们很震惊，因为他们之前接触的“圣者”没有一个居住宫邸的。

看管者告诉他们，美赫巴巴不在这里，让车夫送他们去普纳中心。在那里K·K·罗摩克里希南告诉他们，巴巴住在阿美纳伽，正严格闭关做宇宙工作，不见任何人，甚至最亲近爱者。不过，他把他们的情况捎讯给巴巴，并叫他们三天内再来，等候回复。他们在中心第一次看到巴巴照片。

他们返回旅社后，米克遇到一个美国旅伴，其人有大量LSD。当晚米克和新朋友吸了LSD，厄苏拉没吸。次日上午，米克第一次对吸毒感到内疚，因为史蒂夫·西蒙对他讲过巴巴的警告。米克对厄苏拉说：“我们对美赫巴巴的认识只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他不希望我们吸毒。如果他很伟大，我就不配去见他，故我们应该继续去海得拉巴。我们肯定会在那里找到真古鲁。”便没有回普纳中心听取巴巴的回复。

旅途中，一个陌生人告诉他们：“回孟买去。”既然漫无目的，他们就掉转方向，返回孟买，在一个干涸的大型街头喷泉处，吸大麻消磨了数日。

最后他们决定去德里，再搭一辆卡车前往艾哈迈达巴德。然后坐另一辆车去乌代普尔。在那里，米克开始读《博伽梵歌》，为书中奎师那说的这句话着迷：“凡崇拜我的化身者，我迅速拯救其脱离生死之洋。”他脑海时时浮现一个问题：“您在哪里？”——指化身。

离开乌代普尔后，米克和厄苏拉在拉贾斯坦邦山区迷路，偏离了大路。一个男子开吉普车去纳特德瓦拉，让他们搭顺风车。一到纳特德瓦拉，那人告诉他们，他必须先到著名的奎师那庙（纳特吉庙）停车，做普佳。他

问米克想不想跟他一起进庙。而米克一进去，庙里的信众就把他赶出，因为他不是印度教徒。他在庙外，心中“您在哪里？”问题达到高潮，遂举起双臂，高声呼喊：“您在哪里？”心中浮现一声“巴巴”，仿佛被击倒，立刻双膝跪下。此名一遍遍地自动重复着。他变得恍惚，说不出话，步伐踉跄。厄苏拉带他到火车站，乘火车赴德里。（多年后，米克得知，“纳特德瓦拉”意为“主之门”。）

在德里，米克意识到怎么回事。他呼唤了奎师那，并得到回应——主化身为美赫巴巴。他告诉厄苏拉，他们必须回去见美赫巴巴。厄苏拉觉得难以接受。“那在 800 英里外！”她抗议，“我们刚从那里来！你为啥想去见这个巴巴？”

可米克坚持要去，于 1966 年 1 月 22 日发电报给巴巴：

最亲爱的至爱，我们准备为众生的觉醒而臣服。我们乞求您的恩典。我们是来见您的，我们应该赴阿美纳伽面见您吗？

三天后，接到巴巴的复电：

不要来阿美纳伽。全心全意想念我，你们将感到我在你们所在处。致以我的爱之祝福。联系新德里的总统庄园 16 号，我的爱者沃斯·迪奥·凯恩。

接到电报，米克“一想到巴巴有一刹那念及他们，不禁喜极而泣”。

他们去了沃斯·迪奥·凯恩家。尽管凯恩按巴巴指示，未让他们留宿他家或提供资助，但给了他们两本巴巴《语录》。米克在书店买了一本《神曰》，一口气读完。后来他讲到《神曰》：“这是我一生中智力上最满足的体验。这些文字渗入内心，如黄油抹上热吐司；简直像文字从我的内在涌现。我从未感到这样的权威。”

在凯恩的建议下，他们又致信巴巴，向他介绍自己更多的情况。巴巴通过阿迪回信：

1966 年 1 月 29 日

亲爱的米克·汉密尔顿：

给闭关中的至爱巴巴读了你 23 日的可爱来信。

巴巴很高兴你对他表达了美好感情，但他要求你和妻子不要来见他，因为他在闭关。巴巴还希望你写信给我——阿迪·K·伊朗尼——讲述你们在印度的计划和活动，希望延长逗留多久，打算何时及如何回家。至爱巴巴希望你俩尽快回家，不管你们置身何处前往何方，都要全心全意地想念他。

至爱巴巴把他的爱和祝福送给你们俩，并重申由于他目前的深度闭关，不允许爱者见他。

谨致问候，你诚挚的

阿迪·K·伊朗尼

当天阿迪给沃斯·迪奥·凯恩寄去回信副本，并补注：

巴巴要你让汉密尔顿夫妇知道：他希望他们尽快回家，并持续全心全意想念他。还希望你让他们牢记，他明确不想要他们到阿美纳伽或到普纳达善他。

上述是至爱巴巴的指示，如果夫妇俩遵从，将对他们有益。

汉密尔顿夫妇和阿迪之间继续通讯。夫妇俩告知巴巴，他们吸食大麻、海洛因等毒品。巴巴答复：他们应戒毒。对此他们承诺，从那天起就戒。他们表示自己愿居住印度，因为他们其实无家可回。他们认为厄苏拉不可能去美国，因曾在德国出售毒品被捕。

巴巴回复，他们应设法移居美国。他们向使馆申请，令其惊讶的是，厄苏拉获得入美签证。

他们致信巴巴说，按照他的意愿，他们正尽快赴美。阿迪用特快专递回信，通知他们：巴巴决定允许他们“于 3 月 7 日上午 9 时整，来见他仅 5 分钟”，条件是他们当天离开阿美纳伽并启程回美国。

虽然厄苏拉仍惧怕长途旅行回德干高原，米克却欣喜若狂。“我无从言表接到巴巴电报时我多么喜悦。”他回忆道。

他们全程搭便车，除了最后一段行程。从曼马德，他们乘火车到阿美纳伽，因阿迪写信说3月7日他会到车站接他们。火车晚点，阿迪开车把他们直送美拉扎德。阿迪泊好车，他们下来。阿迪让他们坐在满德里大厅外的长凳上，叫他们等着，他进去通知巴巴他们已到。

米克开始紧张，在阿瓦塔跟前该怎么做：“我们应该行合十礼，五体投地拜他足前？我们本该带个椰子献在他足前。他在沉默，我对他说什么呢？”

阿迪出来，说：“美赫巴巴指示，你们不要行合十礼或顶拜他的足。巴巴想要拥抱你们。”其困境被解决。他们走入大厅，看见满德里，再转向右侧，看见巴巴坐在椅里。巴巴示意他们应过去拥抱他。米克先去，厄苏拉随后。巴巴示意他们，倚靠他对面的墙坐下。阿迪挨着巴巴的椅，坐到地上。

后来，米克忆述：

我直视着巴巴，他坐在4至5英尺外。我开始走向他，仿佛房间越来越大。巴巴如此近，却又如此远，我担心到不了那里。忽然间，巴巴举起胳膊，把我拉入他怀里，拥抱我。那是我一生中有过最珍贵和萦绕不去的触感。我依然感觉到在我的肩上，他的手放过的地方。

我这辈子从未觉得被这么接纳过。我感到无拘无束。我知道，巴巴比我更了解我自己，以某种我无法理解的、不可思议的奇妙方式，他其实是我的真我。

厄苏拉对美赫巴巴的第一印象是：

当巴巴开始打手势、埃瑞奇翻译时，我首先注意到的是：他个子很小。巴巴并不高大。几乎被座椅裹着。他非常苍白。面色显得不健康，几近灰暗。他的样子疲惫而苍老。我对此有点惊讶。

可巴巴一开始说话，样子就不同了。不再显得那么疲惫、苍老或病态。他的目光极为强大，我从未见过那种目光。那么美，那么慈爱，那么温暖，而又那么强大；似乎照管着其余表面的身体虚弱。巴巴的目光扫视房间，不在任何对象上停留超过一两秒。他的双手搁在座椅

扶手上，手指划圈转动。令人着迷！巴巴的手足也非常美，像年轻女子的。

巴巴问：“你们睡得可好？”

“挺好，挺好。”他们说，虽然一夜未合眼。

巴巴看着米克，问：“你怎么样？你看上去很瘦。”

米克回答：“我还好。这是我的正常体重。”

“你应该多吃面饼。”巴巴建议，拍拢双手，像做饼。

米克蓄须，巴巴用手势表示他，是拽下巴，把他叫做‘胡志明’（当时北越共产党主席）。巴巴用手势表示厄苏拉，是拇指和食指形成字母U。

巴巴问他们有无孩子。他们答：“没有。”

接着巴巴问：“你们想要小孩吗？”

米克说：“不想。”

厄苏拉答：“也许以后吧。”

巴巴问：“我该取悦谁？米克，你若爱厄苏拉，会要我取悦她。而厄苏拉，你若爱米克，会要我取悦他。”

米克回答，大意是巴巴应该只取悦他自己。

之后巴巴神情严肃。房间一片寂静，似乎缩小了。他问：“你们停止吸毒没？”

“是，巴巴，一接到您的命令就停了。”他们说。

厄苏拉回忆：“巴巴的微笑真美，仿佛全世界都开心了！显然巴巴很高兴我们听从了他。”

米克忆述：“巴巴一笑，满屋生辉！房顶飞离，四壁扩展！”巴巴露出愉快笑容，气氛立即像充了电。

巴巴重申他的“莫用毒品！”讯息，并解释：吸大麻、服 LSD 或其他致幻药，都不可能使人证悟上帝状态。“神只能通过爱被证悟。”他表示。

接着问：“你们读过《神曰》没？”

米克说读过。厄苏拉说没读，太艰深。她解释说，自己英语阅读能力不佳。巴巴建议她尝试阅读希尔妲·哈尔彭的德语书《爱与智慧》。阿迪后来给她书。

“你们读过《与神同在》没？”巴巴问。

“《神曰》和《与神同在》是要读的两本最重要的书。”补充说。

少顷，巴巴问：“你认为我是谁？你把我视作谁？”并看着米克。

米克答道：“您是活基督！”

厄苏拉吃了一惊，因为米克未对她吐露这点。巴巴看着她问：“那你认为我是谁？”

“我没概念，”她说，“不知道。”

巴巴表示：“我是人身上帝，我知道这点，因为我持续体验之。就像你自知是女子。你从不问自己是女是男？同理，我通过持续体验知道：我是人身上帝。”

厄苏拉后来忆述，巴巴授予这番话时她的感受：

我坐在那里，巴巴直视着我，告诉我他是上帝！这令我十分震惊。我唯一能感受并意识到的是：他就是那。他说话带着的权威，以及他说话的方式，使我心中丝毫不留怀疑的余地。简单如斯。

这对我的震撼太大了，我哭了起来，彻底失去镇定。我抽泣呜咽，没有手帕，只好在黑运动衫袖口上揩鼻涕。

“你们有问题吗？”巴巴问。

厄苏拉喃喃地说：“没有。”

米克也说他没有。

阿迪敦促他坦率直言：“这是你向巴巴提要求的机会！”

米克对巴巴说：“也许我们做不到按应该爱您的方式爱您，但我们保证会百分百地听从您。”

巴巴未予回应。反而询问：“你们怎么去美国？”他们告诉他，计划搭便车旅行至德国，从那里飞赴美国。

巴巴建议：“去美国，劝阻年轻人不要吸毒。要鼓励、说服他们停止吸毒！这样做，是当今世界上要做的最高灵性工作。”

巴巴问他们是否参加过德里的生日庆祝，他们参加过。又提几个问题后，他表示：“我爱你们俩胜过你们爱自己。我将帮助你们——在内在。带上我给你们的爱，就像我给予你们一样慷慨分享给他人。来拥抱我，吻我，再去。”

米克走近巴巴，接受他的拥抱，并亲吻巴巴，厄苏拉同样做了。巴巴吻她的双颊，指示他们和阿迪用午餐，当天离去。要他们别耽搁，而要立刻前往美国。

厄苏拉吻巴巴后，想到：“我记得他的体香。不是鲜花或香水，他闻起来像个婴儿。一种纯净的香气，像天真的新生儿。”

他们和阿迪在库希如大院用午餐时，巴巴捎讯来问，他们需不需要钱。如果需要，阿迪就给他们。他们没要钱，表示有足够的钱回国。

当天下午，他们离开阿美纳伽。经陆路行至德国，从那里乘飞机赴美。米克和厄苏拉先居住纽约，再旅行至加利福尼亚，遇到罗伯特·德雷福斯、瑞克·查普曼、艾伦·科恩、保拉·戈登等人，像他们一样，帮忙将美赫巴巴的讯息传播给大学生、“嬉皮士”和“瘾君子”（LSD吸食者），警告他们莫吸食任何类型的毒品。

克基·纳拉瓦拉的儿子，19岁的饶希文，在德拉敦的大学读书。但自从1965年5月赴普纳见过巴巴后，饶希文一直行为古怪。在此期间，1966年3月19日，他突然决定舍弃一切，直接到美拉扎德，希望作为满德里伴随巴巴生活。并表示，若巴巴拒绝，他就去远地山洞，静思巴巴。学士学位的期末考试临近，他却决定不参加考试。母亲听说后，秘密致电巴巴，汇报儿子的决定。

3月22日，巴巴给饶希文发电报：

弃世非必要。参加你的考试。1967 年底之前莫来达善。放心，有朝一日我的恩典将降临，使你认识我的真性。我的爱之祝福送给你和全家人。

另外，巴巴给饶希文授予此信：

弃世对灵性求道者有所帮助，但那些爱阿瓦塔、受他直接指导的人，不必“舍弃”任何东西。阿瓦塔的爱者只要服从阿瓦塔的指导，并全心全意爱他。

专心学习，参加考试，通过后继续编辑《辉光》杂志。这些都是你当前的责任——重要性不亚于求道者在没有阿瓦塔指导的情况下不得不舍弃一切……

巴巴希望你在履行世俗义务的同时越来越爱他。

3 月 24 日，大阿迪被召到美拉扎德，给他寄给饶希文的另一封电报：

倘若你想有朝一日认识我的真性，要无保留地服从我。专心致志地学习，参加并通过考试……继续编辑《辉光》杂志。除了你当前的心态，不要舍弃任何东西。

饶希文复电表示会听从巴巴，巴巴通过埃瑞奇给他写信：

这让巴巴非常高兴，他重申：服从神人，是对人身上帝的最高崇拜形式。参加考试，通过或失利都无关紧要，只要你全心全意服从他。不管通过还是失利，把结果交给巴巴。

3 月 30 日，埃瑞奇单独给饶希文的父亲克基写信：

巴巴要求饶希文把一切交给他的意愿和愉悦，这样做乃是饶希文的成功和最终胜利。服从巴巴乃最高舍弃形式，因为在服从巴巴的授意中，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自动地逐步“舍弃”所有的渴求，直到最终甚至放弃舍弃之念！

四个月后的 1966 年 7 月，饶希文·纳拉瓦拉出版了一本献给巴巴的小诗集，书名《爱之怀抱》。扉页印着巴巴的这则讯息：“神不听笔墨之言，

而听心灵之歌。”（注：书寄到美拉扎德后，巴巴在一本书上签名，寄还饶希文。）

达克曾于 1927-28 年间任美赫埃舍学校的校长，过去常给巴巴寄贺卡短信，埃瑞奇会读给巴巴听。为回复达克的一封信，3 月 23 日巴巴指示埃瑞奇，对他传达：

你在寻神，却不知你是神！同理你渴望爱至爱巴巴，却不知你深沉热烈地爱他！而且巴巴对你的爱非常满意——你却不知自己爱他与否！

3 月 25 日，赫曼·阿瓦拉多跟佳尔一起来到。他被给予巴巴的一件粉色上衣，但鉴于巴巴在闭关，让他对来访之事保密。

次日上午 9 时，希琳·达玛尼亚被召到美拉扎德。她多年来身体一直很差。巴巴向她保证：“你不会死。你将见证我的荣耀。”并敦促她照顾好健康。

汤姆和伊冯·赖利曾于 1964 年 9 或 10 月，请求并获得巴巴的许可，在默土海滨中心的土地上建屋。赖利夫妇一直未能实现。不过他们的好友林恩和菲利丝·奥特，也获准这样做，于 1965 年带孩子们从伍德斯托克迁至美赫中心生活。

1965 年 10 月纽约世博会闭幕后不久，巴巴命令简·海恩斯和孩子们“三重奏”（约翰、查尔斯和文迪）返回默土海滨，让她帮助伊丽莎白·帕特森和吉蒂做美赫灵性中心的工作。简也获准在中心土地上、巴巴屋和伊丽莎白屋的附近建房，于 1966 年 3 月开工。伊丽莎白接受她作为灵性孪生姊妹，很爱简，出资建房。那年晚些，海恩斯一家迁居新家，巴巴致电：

现在简和“三重奏”在我的中心，他们应该过的生活将成为我的爱与真理讯息，抵达他们所接触的所有人。他们不会且绝不能让我失望，因为他们对我很宝贵。

后来，达文和珍妮·肖、弗雷德和艾拉·温特非特、朱利雅·马弗里斯等人，也想迁居美赫中心，但那时伊丽莎白开始担心中心过于拥挤，便请求巴巴“关闭大门”，以免再有人试图居住中心。

古鲁帕萨德闭关

1966年4月1日，周五，美赫巴巴率男女满德里离开美拉扎德，前往普纳。巴巴不在期间，卡卡·巴瑞亚留在美拉扎德，因他健康虚弱，帕椎与他同住。实际上，卡卡仅靠巴巴的纳扎活着。此前心脏病发作，导致他心律不齐，医生都惊讶他仍活着。据观察，卡卡已成为“活尸”，全靠巴巴维持。

与去年数百人来达善巴巴形成鲜明对比，1966年的古鲁帕萨德很安静，基本没有爱者获准进入。少数被选者获准见巴巴，也只有几分钟。

一日，《十字路口》期刊编辑B·N·绍吉，携家人来访。那格浦尔的茵度玛提·奈克，也带她孩子过来。给他们施达善后，巴巴要他们离去。珊塔迪薇王妃获准来访古鲁帕萨德，巴巴居住期间有一周左右，她基本每天来。一天，巴巴还召见辛德家人，就巴布萨赫伯的逝世慰问她们。

有个例外“访客”，是一个古怪的爱尔兰男子，叫丹尼斯·柯克帕特瑞克。他年近六旬，身材高大。父亲曾是普纳医院的一名著名外科医生。柯克帕特瑞克受过良好教育，印度独立后留居下来。他曾在一个教堂担任秘书和教区牧师，但陷入贫困。如今他勉强糊口，像个乞丐。一直住古鲁帕萨德隔壁一间摇摇欲坠的蜗室，他即将被驱逐，因为付不起房租。由于房东关闭了他房间的供水，柯克帕特瑞克每天冒着炎炎烈日，走到古鲁帕萨德，用小铜桶取水，提回房间。巴巴注意到他，指示美赫吉资助他。巴巴评论，他像个玛司特。

巴巴住古鲁帕萨德期间，柯克帕特瑞克见过他几次。巴巴会问他：“你开心吗？”爱尔兰人会跪着，抬头默默凝视巴巴，点点头。

一天，巴巴问柯克帕特瑞克：“你需要的样样都有吗？”柯克帕特瑞克说有。巴巴转向美赫吉，指示继续给他每月津贴。

美赫吉满脸不情愿。一见他的表情，巴巴调教他：“高高兴兴说行；否则，别同意！你根本不知你从中获得什么。我会付给他，不用你考虑了！”

美赫吉辩解：“可是巴巴，我没说不给。”

巴巴再次纠正他：“你有那么多钱，却连这点小钱都嫌太多。我不是为柯克帕特瑞克的好处要的。我是给你服务我的机会，你没意识到。”

美赫吉遂把钱递给柯克帕特瑞克，开始照顾他的福利。（注：美赫吉代表巴巴给的每月津贴，持续到1973年柯克帕特瑞克去世。）

在普纳，高荷给巴巴做了医疗检查。4月7日，巴巴在医院做了血液指数和糖耐量检验，12日做了尿检。

4月的一天，巴巴召见弟弟贝拉姆和全家人：佩琳、希鲁、索拉伯和鲁斯特姆。贝拉姆的女儿谷娜和女婿杰罕古·苏卡德瓦拉，带来女儿美赫娜丝和儿子默文。（注：1964年杰罕古和谷娜的儿子出生时，名字是“美赫文”，后来巴巴亲自给侄孙取名，对玛妮拼出“默文”。）

佳尔、希鲁、鲁斯特姆、索拉伯、杰罕古、美赫吉或美赫文·杰萨瓦拉，方便时就来访古鲁帕萨德，不受限制。

贝拉姆一家获召的当天，斯甘坡瑞亚和伽吉瓦尼也来了。谷娜的女儿美赫娜丝很小巧，外婆佩琳双手捧了一把糖果给她，伽吉瓦尼开玩笑说：“要是美赫娜丝一直这样吃糖，也会变得像鲁斯特姆和索拉伯一样胖！”

巴巴认真对待，禁止给女孩吃任何甜食。从那天起，若有人给她甜食，美赫娜丝会拒绝，说：“巴巴命令不能吃。”她虽年幼，能背诵《帕瓦蒂伽祷文》，会在巴巴跟前背。关于杰罕古的工作，巴巴告诫他：“不管你做何工作，都要诚心诚意、甘于奉献地做。没有人能动你的一根头发。”

1960年代的另一次，在古鲁帕萨德，大家照常坐在巴巴跟前。未谈及任何话题，巴巴突然对杰罕古说：“记住，杰罕古，即使世上所有的难题都落在你头上，你的两颊也不该凹陷。”意思是，杰罕古应当坚定不移地面对任何患难。

这次4月期间，巴巴对佩琳谈起她的长子：“希鲁即使年迈，也是我孩子！”接着对她讲到弟弟佳尔：“你是全家人的母亲，故为了我，你要照顾佳尔。”

巴巴问贝拉姆：“你相信我是神吗？”贝拉姆确信地说是。巴巴接着问：“时间到了，你会把生命献给我吗？”贝拉姆回答他会。

后来在美拉扎德，巴巴对弟弟重申同样的问题：“你相信我是神吗？”贝拉姆说：“即使您对全世界宣布您不是神，我依然相信您是！”他的回答让巴巴非常满意。

此次逗留古鲁帕萨德期间，巴巴也会召见宾德拉屋的两家人——盖麦、美赫文和玛奴·杰萨瓦拉、芭奴玛西（盖麦的妹妹）、罗珊、美媞和朵丽·科罗瓦拉，以及佣人恺莎。

朵丽才4岁，蹒跚学步，却会跑向巴巴，在他耳边悄语：“亲爱的巴巴，我非常爱您！您爱我吗？”

巴巴会打手势：“是，我爱你。”

“您有多爱我？”

“非常爱。”

“您怎会那么爱我呢？”

“因为你很爱我，所以我也很爱你！”

“可我想念您！”

“我也想念你。”

“我念：‘巴巴，巴巴，巴巴。’你念啥？”

巴巴微笑，回答：“朵丽，朵丽，朵丽！”

那年尽管孟买帕西组没有来普纳，纳瑞曼·达达禅吉和高荷妹妹恺娣，每周末都会来，阿娜瓦丝获准住几日。寇诗德照例住满三个月，纳纳·科尔也是。保·纳图也来住六周。白天，阿娄巴和纳纳会在走廊看守，确保无人从前门进入庭院，而韦希奴表妹苏希拉，有时也分担此职。阿露·卡姆巴塔医生常来访，帮忙照顾病者，或带人去看医生，或去医院检查。

22岁的詹姆斯·霍尔·麦克格鲁，在丹佛上高中时，和瑞克·查普曼就是朋友。后来在哈佛大学上一年级时，两人是室友。1965年，大学的最

后学期，受一朋友影响，吉姆（詹姆斯昵称）对印度产生浓厚兴趣，渴望赴印。那年夏季，他申请印度和平队职位，被录取。7月在丹佛准备启程，当时瑞克来访，对他讲起美赫巴巴。

瑞克于1965年春通过艾伦·科恩得知巴巴。当时瑞克正从旧金山返回，充满对巴巴的热情，在那儿结识了艾薇·杜思、邓·斯蒂文思等苏非们。他看过巴巴电影，买了些书，并报名包机赴印度参加撒晤斯，当时巴巴计划于1965年12月举办。去年在波斯顿，吉姆和瑞克两人都对灵性产生兴趣，吉姆对巴巴有强烈兴趣。吉姆讲述：

我对西方文明及其带来的结果深感幻灭。从大学毕业，进入职场，在郊区购房，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争取成功，这种前景让我感到索然无味。我对生活给予的东西感到不满和气馁。对西方如此普遍的物质生活，神秘主义似乎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如前所述，1965年9月，巴巴取消了12月撒晤斯，承诺将于“某时某地、某种方式”会见他的爱者。巴巴继而宣布他打算进入闭关，希望不受干扰，尽管他很清楚：错过见他的爱者们黯然心碎。

吉姆和瑞克的共同朋友罗伯特·德雷福斯，在撒晤斯取消前，已搭便车旅行至欧洲，经陆路继续到印度，不知撒晤斯取消。1965年11月，吉姆和瑞克接到消息，德雷福斯在美拉扎德见到了巴巴。

此消息令吉姆深受鼓舞，也想办法要见巴巴，却不知如何去做。他致信旧金山的苏非教再定向，以及邓·斯蒂文思。苏非教的凯莉·哈勃回信说，他应该联系巴巴的秘书阿迪·K·伊朗尼，请他帮忙安排见巴巴，要说明理由以及准备在印度待多久。

应和平队派遣，吉姆在迈索尔邦（现称卡纳塔克邦）卡伽特吉的一家基层健康中心做志愿者工作。1966年1月，吉姆致信阿迪。阿迪回信说，将他的信读给闭关中的巴巴，巴巴希望吉姆2月10日再写信。他遵照巴巴指示，按巴巴指定日期寄出申请信。吉姆在信中还问，他在和平队建立恋情的一名护士，戴安娜·格雷斯，可否也陪他来见巴巴，因为戴安娜表示有兴趣会见巴巴。

巴巴通过阿迪回复，他在古鲁帕萨德时乐意接见吉姆。也允许戴安娜·格雷斯来。给吉姆·麦克格鲁安排在4月15日，他致信巴巴，确认会按巴巴指示赴约。（还报告巴巴，戴安娜决定不来见面，也许认为她尚未深到对巴巴作承诺。）

吉姆·麦克格鲁于4月14日下午，从孟买抵达普纳。他极为开心，即将拜见至爱，令他激动万分。他想把生命献给巴巴，暗自期望能伴随巴巴生活，至少获邀重新回来见他。他入住旅馆，要求清晨5点半叫醒他，因为担心睡过头，错过一生中最宝贵的约见。

上午8点半许，吉姆走进古鲁帕萨德的入口时，感到天堂般宁静，十分明显，“几乎能尝到！”《圣经》所述“超乎一切理解的和平”，浮现他的心中。他思忖：“这是上帝所住之处。上帝周围当然会有这种神圣气氛。”他看到一个穿便裤T恤的人坐在走廊。那是埃瑞奇。被他的外表所震惊，吉姆想：“上帝的侍者穿这种T恤合适吗？”

埃瑞奇作自我介绍，示意吉姆坐下。很快玛妮和拉诺过来。吉姆之前从未见过巴巴爱者（除了瑞克·查普曼和罗伯特·德雷福斯）。

埃瑞奇告诉吉姆，巴巴来了，要见他。他们沿走廊走，埃瑞奇对吉姆解释：巴巴不希望他表示致敬，比如五体投地或摸巴巴的足，但巴巴会给他拥抱和亲吻。

以下是吉姆对他会见众心之主的描述：

我非常兴奋而又紧张，像一只猫。但对这个宝贵机会高兴极了。我跟埃瑞奇走过走廊，来到巴巴会见男满德里的房间门口，脱了凉鞋。

埃瑞奇推开法式房门，我第一次看见美赫巴巴。他直视着我。我十分惊讶，这么快看到他。他示意我过去拥抱他。巴巴充满活力，总在动；从不静止。他总在打手势，手始终在移动，目光从不停止。他的表情和手势似乎传达着：“你干嘛站在那里浪费时间？走呀，过来，拥抱我。我爱你。”

巴巴拥抱我，吻我的两颊。他的碰触轻盈优雅——像仰躺着顺流而下，就是那么温柔自然。巴巴发光的在，弥漫满德里房间。那是巨

大的提升。我感到完整。我感觉自己所做、呼吸乃至思考的一切，都发生在一种温柔、美丽与和谐的氛围中。

他的身体脆弱不堪。看似三个月未进食！面色很可怕，幽灵般惨白。这表明他为人类做的重大内在工作的压力。那一眼瞥见巴巴，我多少能感受到他不可思议的工作。就好像有人在路上全速飞奔，突然停步，跟朋友打招呼，然后以最快速度继续奔跑。巴巴肯定在做超级的努力，把我纳入他的计划。我多么感激他的慈悲。

巴巴的体香很精致。起先我以为他用了特殊的古龙香水，但后来得知巴巴体香是天然的。

吉姆坐在他足前，巴巴问他：“你认识理查德·阿尔伯特吗？”

吉姆说：“我知道他，但不认识他本人。”

“他刚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他承诺停止服用 LSD。我很高兴，理查德要停止吸毒。你也不该吸毒。”

见巴巴之前八个月左右，吉姆自己决定停止吸毒，虽然他未提到这点。巴巴谈起毒品时，吉姆后来忆述：

那一刻我知道，我的灵魂对巴巴来说是透明的，无需我告诉他，他就能看到我的所作所为、我的长处与弱点。不过，我感到沐浴在他的爱里，仿佛它支持了我。我知道，我可以把灵魂托付给巴巴。这种可以信任巴巴的感觉，给了我极大的感情寄托。

接着巴巴问：“你离开美国前，见过罗伯特·德雷福斯吗？”

“没有，”吉姆说，“没见过。”并解释他是在德雷福斯回国前出发的。

巴巴问起戴安娜：“她现在在哪里？”

吉姆说：“她回南印度做工作。”

巴巴说：“很好，但你要幸运得多。”

巴巴随后问：“你读过弗朗西斯·布拉巴赞写的《与神同在》吗？”

吉姆回答没读过，巴巴要他转身认识一下弗朗西斯。弗朗西斯和其他满德里坐在房间的后方。巴巴介绍了他们，要吉姆阅读《与神同在》。会面期间，吉姆一度看着埃瑞奇，他翻译巴巴的手势，巴巴说：“看着我，不要看他。”

此时，吉姆变得有些不耐烦：

我原指望巴巴给我一些严肃重大的训导。我没料到寒暄聊起我认识的人和国内人士。毕竟，我在余生任何时候都可以想到这些人。巴巴为何把这宝贵的5分钟用于谈论其他人？巴巴为何不谈严肃的灵性问题？我内心深处，期待巴巴对我论述灵性道路的艰辛，并告诉我，我很年轻，缺乏经验。我期待他告诉我，我应当回美国，承担那里的正常责任。我准备好接受一场严厉的训导：关于试图跟随阿瓦塔的严肃性，以及这样的任务多么艰难。

可巴巴给了我需要的训导，他通过他的榜样而非言语来给予。向我表明他常告诉我们的东西，即最实际的爱神就是爱我们的同类。他向我表明，在我渴望接受严肃的灵性训导中，依然是自我中心的，并向我表明治愈自私的良方就是与他人交往、关心他们。

巴巴问吉姆：“你昨晚睡得好吗？”

“非常好。”吉姆答。

“你有什么计划？”

吉姆说：“我很快离印返美，回学校。我下午3点要乘火车从普纳去孟买。”

“我很高兴听到这个。别错过火车。回美国后，写封信给我。”巴巴接着说，“你有什么问题吗？”

吉姆措手不及。从未想到，阿瓦塔会让他提问题。他想不出，脑子一片空白。不过，他为巴巴写过一首诗，呈给他。巴巴叫他念，吉姆便念道：

对您的无知是绝望。

对您的知识是希望。

对您的爱是幸福。

为您服务是高贵。

顺服于您是极乐。

听到最后一行，弗朗西斯从房间后面大声喝彩：“嘿！嘿！”巴巴说他最喜欢这行。

吉姆继续忆述会见过程：

会面到了此时，我被弄糊涂了，虽然挺高兴。我期待发生的事没有发生。我期待一位严肃而“灵性”的大师，却遇到一个慈爱、不拘礼节、富有人情味的人，他真诚、深切地关心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和人。巴巴除了人性，还有神性，其临在弥漫整个房间。

尽管巴巴和我正进行一场完整、反应灵敏的对话，他与房间后面的满德里之间，有一种深沉无言的交流。从巴巴流溢的爱如瀑布一般，流向房间各个角落——不管有谁接受它。满德里比我能接受巴巴的更多爱，原因只是他们比我更清空了世界。

巴巴让吉姆站起，把他引见给弟弟佳尔。巴巴说：“佳尔会带你参观普纳。”打趣道：“市民们看见这对美国人和印度人一高一矮，会感到特别好笑。”

弗朗西斯大声说：“这是明摆着的，巴巴。”

巴巴开玩笑：“佳尔发育受阻！”

最后，巴巴告诉吉姆：

你追求的是神，但神不是你眼前看到的这个（巴巴的）身体。神在你里面。记住，神在万人万物里。神在理查德·阿尔伯特里——我是神，我爱他；神在罗伯特·德雷福斯里——我是神，我爱他；神在戴安娜里——我是神，我爱她。神在你的日程表、你的火车和你返校的路上。”

巴巴接着说：“要忆念我胜过造物界中的所有人。爱与服务——我给你做了榜样，现在我希望你专注于它们。如果你忠实于你的最后一行诗，有朝一日将看见我的实相。”

吉姆讲述：

我有生以来从未想过能够看见神的实相——我甚至还未入门！我想，那非我所能企及。我甚至没有去争取。然而是他，让我专注于目标。我进去时，带着对他是谁和目标为何的诸多误解，而短短几分钟内，巴巴就作出榜样，帮助我懂得这么多。

巴巴召吉姆过去，拥抱并亲吻他，让他出去。上午剩余时间，吉姆跟佳尔参观普纳的多处巴巴旧地，之后前往班加罗尔和德里，于5月1日返美。他总结：

我对那次会面的最深刻印象，是对巴巴临在的记忆。不知怎的，无需言语，他就对我传递：他自始至终爱我，我可以信任他，并且为了体验他永恒不断体验的极乐，任何事——真的是任何事——都值得忍耐、承受并为之努力。不知怎的，巴巴让我知道一件事：在道路的尽头，那就是他，是某种极美之物。巴巴唤醒了我内在的某种东西，认识到这些。

我可以理解，玛司特怎样为他丢弃生命的。我可以理解，亲近门徒为何只想回他身边、爱他服务他而别无所求。一尝他的爱酒，已使我渴望整桶。我多么渴望，有朝一日我能亲见他的实相。

在写给巴巴的信中，吉姆说：“希望有一天我足够大，成为什么都不是。”巴巴通过阿迪回复：“有一天你会的。”

4月下旬，拉姆·金德医生获准到古鲁帕萨德短访巴巴，会见后很快回孟买。4月23日，大阿迪来访处理工作。

期间，希拉·喀邱瑞的耳朵感染化脓，疼得厉害。必须到普纳做乳突手术，故巴巴把她、拉玛和美赫纳施接来，让她们住古鲁帕萨德。往常她们来达善巴巴时，拉玛的弟弟迪拉吉会安排她们住附近旅馆。但今年，她们获得机会与巴巴同住，后几年亦然。

5月12日是希拉14岁生日，她希望那天巴巴会召她们去普纳，但他没有。四天后，5月16日，她们坐出租车去普纳。她们到后，巴巴问她：“你们可知，我为何把你们都召来古鲁帕萨德？今天是宝贝（希拉昵称）的生日，她得过来，先拥抱我。”

“不，巴巴！”她抗议说，“我的生日是12号！您忘了给我寄生日贺卡。您爱美赫纳施胜过爱我！您总在美拉扎德庆祝他的生日。我的生日您会给我寄贺卡，可今年您连这个都忘了！现在您说今天是我的生日，只是试着哄我开心。我不想拥抱您！”

巴巴试着安抚她：“我知道你哪天出生。听着，希拉，神告诉你，今天是你的生日。我比你更知道。今天是你的真生日。”

此时希拉意识到，她确实是在跟神说话，冷静下来。她拥抱巴巴，巴巴叫她们都去吃蛋糕。拉玛为女满德里带来一道烧好的素菜。巴巴看到，说：“今天，你们都要为宝贝生日吃纸杯蛋糕，我会吃这道菜。”

1966年5月18日，希拉的手术日，她去医院前，清晨6点半巴巴把她、拉玛和美赫纳施召到他房间。巴巴拥抱希拉，问：“你害怕吗？假如你在手术中死了呢？你会开心地来我这里吗？”

尽管她母亲听到此言，哭了起来，希拉却说：“是，我会开心地永远伴随您。现在我只能偶尔见您一面，可如果我来你那里，将是永远！”

拉玛说：“您的纳扎应该和她一起，巴巴。”

“只是我的纳扎？你应该高兴，你女儿将和我在一起！别哭，我将始终在她身边。即使在医院，我也将与她同在。你认为这个医生能做如此复杂的耳部手术？将是我通过他做。”

稍后，太阳升起，美媞为巴巴梳发，巴巴又把喀邱瑞家人召到他卧室。美媞给巴巴两枚吊坠，每个孩子各一枚。巴巴拿起希拉那枚，别在她的衬衫上，说：“手术期间莫摘下这个。我将与你同在，但假如你摘下，我将不会去。别跟人讲这是谁。若医生问你，别告诉他。这个吊坠将保护你，以免受伤。始终戴身上，你身体会好的。”（注：事实证明，巴巴的命令是希拉极难服从的，因为医生会磨着她打听“吊坠里的人”，试图查明那

是谁。更奇怪的是，该医生 W·G·阿特雷，曾于六年前 1960 年由美赫吉送到美拉扎德为巴巴治疗。巴巴不希望希拉把他的名透露给医生的原因，以及医生何故未能认出美赫巴巴，仍是个谜。)

在医院，护士叫希拉脱去衬衫，但希拉坚持手术期间戴着吊坠，几经争论，护士让步。美赫吉和纳纳·科尔陪希拉在医院，大范围手术期间，巴巴多次指示宝，打电话了解希拉的最新状况。手术成功，一周后希拉回古鲁帕萨德休养。

萨达希乌·帕特尔每天会来古鲁帕萨德，美赫吉也来。一天，巴巴发信号，美赫纳施就问萨达希乌：“帕特尔大大（伯伯），你每天做多少运动？”

萨达希乌回答：“我每天做 2000 个仰卧起坐！”

巴巴讶然，以手捂嘴。他点一下头，美赫纳施嚷道：“2000 个仰卧起坐！天哪！”

萨达希乌淡定地说：“那不算什么！我还每天散步三英里，上下帕尔瓦提山五遍。”

巴巴又给手势，美赫纳施问：“那你吃什么？”

“两壶脱脂乳，两西尔牛奶，五条面包！”

巴巴被逗得大乐，美赫纳施说：“帕特尔，你跟 25 岁年轻人一样强壮，可你不是常人，而是巨人！”

萨达希乌说：“的确，这有啥不对？”

每天，巴巴会让希拉问萨达希乌，天何时下雨。萨达希乌每次给出确切日期，却没下雨。这发生几回，一天，希拉对他说：“巴巴以为只有他会骗我们，可现在萨达希乌精于此道，因为他连巴巴都骗！由于缺雨，人畜都没水喝，大大却当成游戏！”

萨达希乌回复：“这次，四日内必降雨！”第四天，天空乌云密布，萨达希乌对希拉说：“现在去跟巴巴讲，如我所言，今天必定下雨。”

很快乌云消散，太阳重新照耀，于是萨达希乌表示5月30日确定降雨。可那天也未下雨，巴巴示意一下，希拉数落起萨达希乌：“你是骗子！雨在哪儿？”

萨达希乌答：“我现在放弃！我无能为力了。只有巴巴愿意，才会降雨。”

一次，巴巴发信号，美赫纳施对萨达希乌说：“帕特尔伯伯，让我做你的继承人吧。”

萨达希乌说：“抱歉，我不能接受男孩做我的继承人。”

巴巴一示意，希拉说：“我是女孩，让我做你的继承人。”

萨达希乌说：“行，我领养你。”

“带我去你家吧。”

“不，我不能那样做。”

巴巴微笑着说：“帕特尔，你很自私！你领养孩子，而我得照顾她！你可真公正。如果你带希拉回家，我会把她给你，当你的养女。”

萨达希乌说：“不，谢谢，我不想领养任何人。当然啦，如果您吩咐，我会；不过她的抚养费将由您负责。”

巴巴大笑，说：“老头子相当聪明！他不上当。”

希拉留长指甲，巴巴问她为啥留。虽然她是为赶时髦这么做，却回答：“我需要用它画画，巴巴。”

巴巴对她说：“你看着像母老虎！拥抱我时，你的指甲会刺破我的脸，所以你最好剪掉。”

“可我怎么画画？”

“你会画得很好，别担心！”

希拉别无选择，只好服从，巴巴接着警告她：“这是我的命令。永远莫再留长指甲。”

在古鲁帕萨德，每当巴巴和满德里在一起，就指示美赫纳施坐在他身边足前，美赫纳施照做。一天，另一些孩子来见巴巴，美赫纳施坐到远处。巴巴问他：“你为啥移开？”

美赫纳施回答：“这样别人才有机会挨近您。”

“你感兴趣的是取悦别人，还是取悦我？我叫你坐我近旁，你为啥用自己的脑子？这次我原谅你，但别再这样做！”

5月27日，德希穆克博士来见巴巴20分钟。

有一年在古鲁帕萨德，巴巴对美赫纳施和希拉说，德希穆克博士当天会到，指示说：“他到达时，把他推出去！别让他进来。这是我的命令。”

德希穆克到了，两孩子抓住他的手，试图阻拦他进入。德希穆克挥手赶他们，表示：“我是来把你们的巴巴扛肩上带走的？让我也在这里坐会儿。”巴巴示意他们把他赶走，希拉努力捉住他的手，可他猛地抽回。巴巴对他们打手势，别让德希穆克进入，于是希拉拖着他的一只手，美赫纳施则咬他的另一只手！德希穆克大声呼叫，巴巴被逗得大乐，却佯装生气对孩子们打手势说：“现在德希穆克已进来，放开他吧。我不想让他进来，可现在我们能咋办？”

同他交谈一会儿后，巴巴要德希穆克离去。德希穆克坐着不动，于是巴巴指示美赫纳施，打手势：“拿针扎他，让他走！”美赫纳施站起，走向他，德希穆克夺门而逃。

德希穆克逗留普纳的一两周，这一幕天天上演。一天，他问巴巴：“我应该带茵度玛提（妻子）和桑吉瓦妮（女儿）来见您吗？”

巴巴显得恼火，揶揄道：“瞧这人！我连他都不想见，他还跟我提妻子女儿！”

另一天，德希穆克带来一整盒巴巴吊坠，请巴巴触摸。巴巴表示他触摸盒子足矣，可德希穆克坚持让他摸每一枚吊坠——有200多枚！巴巴说：“他故意这样，就想在我跟前待久些。”尽管巴巴不喜欢做这种乏味的事，却满足了德希穆克的请求。

6月4日，拉玛和美赫纳施被送回阿美纳伽，因美赫纳施的学校假期已结束。希拉留在古鲁帕萨德，因每天要去让医生换敷料。

母亲在的时候，希拉和母亲会同女满德里用餐。可现在，巴巴指示她同男子们一起吃饭。由于做过手术，她不能咀嚼硬物。一天，男满德里的午餐都是硬食物。巴巴指派高荷，把希拉叫到女子这边，他把自己的米饭豆糊给她吃。希拉不情愿，想到巴巴会挨饿，他却解释：“这饭菜没味道，我吃不下。你吃吧。”希拉吃了，发现很美味。

期间6月4日，哈里·肯莫尔抵达古鲁帕萨德，获准每天来访，直到11日下午离去。哈里从美国远道托运了一张软垫躺椅给巴巴用。遗憾的是，运输途中被放错位置，卸在贝鲁特。最终运抵普纳，巴巴对哈里的体贴感到高兴。

哈里随身带来磁带录音机，打算到萨塔拉访问拉姆玖，记录他早年与巴巴联系的回忆。不过，巴巴没有派哈里去。

哈里·肯莫尔来访期间，6月7日，在谈到他在纽约做传播巴巴名的工作时，巴巴指示他每年在纽约市举办两场公开庆祝：一场纪念巴巴生日，另一场纪念沉默日。

巴巴还从哈默坡召来克夏夫·尼伽姆和普卡，商议当地做的巴巴工作。他们逗留一两天，接受巴巴指示后离去。

6月5日周日上午，贝拉姆全家来古鲁帕萨德，出席杰罕古和谷娜的女儿美赫娜丝的皈依礼。孩子的长衫、腰带、帽子和新衣，摆置在巴巴面前的一只钢盘里。巴巴递给她长衫腰带，还有一张纸，上面写着他关于摆脱夏里亚特（宗教传统）之多余束缚的讯息（六年前，吉姆·米斯特里的儿子办皈依礼时授予他们的同一篇）。由埃瑞奇宣读，然后美赫娜丝念诵《帕瓦蒂伽祷文》，再去女子那边，由美媞给她穿上长衫腰带。

在古鲁帕萨德，部分日常事务是处理通讯。尽管禁止通讯，常有信件电报寄到，而且逐年增多。埃瑞奇和玛妮处理印度和西方的英语通讯，宝处理印度的印地语通讯，阿迪处理安得拉邦及一些欧美通讯，阿娄巴用波斯语回复伊朗爱者。彭度是古鲁帕萨德管家，还同拉诺和宝分担守夜。

弗朗西斯忙于创作诗词、格扎尔和歌曲。（注：弗朗西斯·布拉巴赞的格扎尔著作《在尘土中歌唱》献给了巴巴——“其诗脉乃扩展的宇宙，其旋律是众心的渴望。”）每天上午，他会向巴巴念他的一首作品。一天，他念着一对歌词，巴巴又自发授述两行：

寻求我的愉悦者，

将找到神圣珍宝。

6月，巴巴召开普纳中心工作会议。他讨论了他们的进展，以及在向普纳市区及周边的民众传播他的讯息时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还有他们内部的争吵分歧。（注：如耶稣所言“先知在自己家乡不被悦纳”。普纳是当代阿瓦塔的故乡，常有反对势力。）满德里惊讶地看见，巴巴在本次漫长会议中如此活跃，他倾听工作者发言，鼓励一些人，警示另一些人，为全体提供建议。好像满德里平常观察到的，巴巴眼中不可估量的疲惫，在这些场合都被搁置一边。巴巴显得精力充沛而健康，仿佛身体没有承受宇宙工作的紧张压力。

会议期间，巴巴常提到已故的巴布萨赫伯·辛德，他的缺席令人痛心。

离开普纳前，高荷再次让巴巴检查血和尿。6月25日采血样，两天后采尿样。



同高荷在古鲁帕萨德

希拉·喀邱瑞受令，留下和杰萨瓦拉一家住宾德拉屋，因其治疗尚未结束。巴巴离去前一晚8点左右，把她召到他房间，说：“我想现在与你道别，若我明天当众拥抱你，将不得不拥抱每人。”巴巴拥抱女孩，打发她回父亲房间，可希拉对留下极不开心。她整夜哭泣，对父亲坚持说，她要跟他们一起回阿美纳伽。

次日上午，巴巴又召见她，劝告说：“我昨夜听到你哭。别沮丧。”

“可巴巴，我不认识这些人。”她说。

“你认识美赫文，不是吗？别担心。我命令他们，按我的要求照顾你。我让你和他们同住，不是因为你在养病。我想要你学会吃肉和鱼。这是我给你的命令。开始吃荤食，它将改善你的健康。十天后，你一回阿美纳伽，我就召你到美拉扎德见我。”